

文選

二

李蕭  
善統  
註選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文

選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十六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日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子司馬安

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劇通讀鞏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詔佞善

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其傳而歎息黯於減切字林曰慨任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之大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宜然

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曰玄天也言其節微與天通也

傳注曰効致也燕丹子夏扶曰土無鄉曲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僕少

竊鄉曲之譽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威榮緒晉書曰買充字公閔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堯贈太宰諡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逮事世祖武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皇帝世廟上號世祖禮記曰帝諱炎字安為河陽懷令咸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尚書郎廷尉平

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

之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上簿駭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

曰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上簿駭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

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

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

國曰知天命之終始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

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

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

平領太傅主簿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昔通人和長輿之

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昔通人和長輿之

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人咸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尚書曰俊又在官又曰百工惟

時孔安國曰百工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

皆是言政無非百工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

復為列侯乃得命太夫人左氏傳荀罃曰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

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膝下以養父母日

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晉儀以亟方言曰屑

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久處斗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

不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

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

日入而息。遺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家語曰。原憲衣幣衣冠。而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

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酪酪。以俟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

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名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

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

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孝乎惟孝。友

蜡。漢改爲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

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

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寧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尚書曰。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遠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

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紫胤被禪

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

五。陪京沂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

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

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

立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

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詩曰。元戎

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詩曰。元戎

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谿子巨黍。異綦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

不書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敵。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綦同機。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

曰。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綦同機。言弩。索雖異。而同一機也。漢

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綦共一臂。然綦弩弓也。李奇曰。綦。弓也。字林曰。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

牙也。本或為異。礮石雷駭。激矢。蚩飛。駭。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

卷同。歸。誤也。異。礮石雷駭。激矢。蚩飛。駭。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

光武作飛。蚩。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方音曰。凡箭。三。謙。謂。以先啓行。耀我其威。詩曰。元戎十乘

賦曰。耀。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廟

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廟

樂。乎。其。敞。閑。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滸。池。象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衿服振振音真服度

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風俗

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風俗

煌乎隱隱乎若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

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君未親夫巨麗兩學齊列雙字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

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親夫巨麗兩學齊列雙字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

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在國

光殿賦曰萬戶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在國

徒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蕭望之以儒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

入室升堂七十餘人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

以為故髦士投紱名王懷輿言棄紱輿威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

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術孟

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及孟子長學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

六藝卒成大儒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

為游鱗漫漶菌苔敷披滄漶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竹木翁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棗之

柿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

之李西京雜記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

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靡不畢殖著頌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容成造曆為確磨之磨

櫻桃也冬桃李冬熟也樵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櫛

櫛也蒲陶似燕奠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鷟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似櫻桃也張揖上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武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林賦注曰莫山李也郁與奠音義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

董薺甘旨藜菱芬芳注曰藜廉藜也韻略曰菱香菜也惟切與菱同蕤荷依陰時藿向陽注曰藿古今

菜似藜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綠葵含露白齧負霜於是凍秋暑退熙春寒往

秋字書曰凍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微雨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

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六合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

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禮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

素木為之以皮為褱擱之自天至庶人通得乘之

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病有痊近周家園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以

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遷曰陸離紫房水挂頰鯉

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滌上續漢書曰三月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也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

也方音曰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壽觴舉慈顏和和而怡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  
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屬俗通曰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印頓足起  
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君  
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幾陋身之不保  
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  
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婢女也曾祖嬰與項  
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增龍驤貴十餘年而無子聞  
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嫫嫫妙切  
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  
於市滌器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陳皇后復得親幸而免凶也幸吉其辭  
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嫌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也爾雅

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若

付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今以飲食志樂而忘於為人後自謂也心慊移而

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周禮注曰慊絕也書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

慊之懽心許願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慊謹也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尙

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薄具

也史記曰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

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毛萇詩傳曰

曰日窈冥兮晝晝晦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飄風迴而起閭兮舉帷幄之

檐檐楚辭曰雲纒纒以含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闔酷烈閭闔香氣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

長吟說文曰存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脅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

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正殿塊以造天

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

壘少頃也郭璞方言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

宏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

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瑰木之構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音曰櫨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構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構櫨柱上榘

也方言曰窳虛也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

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綴錯石之瓴甃兮象瑋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錯

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瓴甃采色閒雜象瑋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甃謂之甃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甃為甃甃瓴甃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尚書曰

龍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器人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殿央央白鶴嗽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廣雅曰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也懸明月以

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矯容修態巨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

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

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

厲抗揚之意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白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蹉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

楚辭曰僇悽增欷著頰篇曰秋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蹉跟為跣掛趾為蹉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

之僇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

蘭而莖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翼君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

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搏著也段九切

常夢想 惕寤覺而無見兮 魂廷廷若有亡 廷廷恐懼之貌 狂往切 楚辭曰 魂廷廷而南行 衆雞鳴而愁子

今起視月之精光 楚辭曰 目眇眇兮愁予 觀衆星之行列兮 畢昂出於東方 言將曉也 淮南子曰 西方其星昂畢今

梁昂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 若季秋之降霜 藹藹月光微闇之貌 禮記曰 季秋之月霜始降 夜曼曼其若歲兮 懷鬱鬱其不可再

更 楚辭曰 終長夜之曼曼 又曰 望孟夏之短夜 何明晦之若歲 曼曼長也 一作漫漫 又曰 心鬱鬱之澹澹

蹇而待曙兮 荒亭亭而復明 說文曰 澹 搖也 李奇曰 澹 猶動也 偃蹇 佇立貌也 楚辭曰 思不眠而極曙上

欲明貌 亭 遠貌 妾人竊自悲兮 究年歲而不敢忘 憂必有外患 不敢忘 不敢忘君也 非有內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 向秀 字子期 河內懷人也 始有不羈之志 與嵇康 呂安友 康既被誅 秀

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 呂安居 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 嵇康 字仲暢 東平人也 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

上與牛 然稽志遠而疎 呂心曠而放 其後各以事見法 十寶晉書曰 嵇康 諱人 呂安 東平人 與阮籍 嵇

而人 安 巽 庶弟 俊才 夏美 巽使婦人醉而幸之 醜惡發露 巽病之 告安 謗已 巽於鍾會有寵 太

安邊郡 遺書 與康 昔李史入秦 及闕而歎云 太祖惡之 道收下獄 康理之 俱死 魏氏春秋 曰 康 寓居河

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 所昵聞而造之 乘肥衣輕 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 會至不為禮 會深恨之 康

亦至烈 有濟世志 鍾會勸大將軍 因此除之 殺安及康 康臨刑 自嵇博綜技藝 於絲竹特妙 王肅周易注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居嘗從吾學廣曉散書每斬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淮南子曰日入于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濟黃河以汎舟兮

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

曰侯我平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閒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毛詩

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墟見麥秀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

禾黍又方禾黍油油尙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

聲曰麥秀漸兮黍米隴隴彼狡僂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念也韓詩曰擡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

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榑桷其器皆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

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

人犬之憂斯乃歎曰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

國皆弱無可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

說秦矣至秦秦王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天下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

之官以中郎令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成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善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清淨厭感。長門賦。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曰聲。幼妙而復揚。

歎逝賦一首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  
言纒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宮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密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

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得長

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分。再得。思玄賦曰。辰候忽其不

慰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慰，怨也。西京賦曰：層瓊藥以朝淩，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嗽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音揖。藺音俱。望，湯谷以企。

予惜此景之屢戢。出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語注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情，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而為世人，冉

再而行暮。呼為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

能故。言皆滅亡，呼為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

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概，木槿。概，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棗，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一曰：王蒸。潘尼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

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爾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

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威威兄弟，莫遠具爾。

之悼堂構之隕瘁，愍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

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吞，嗟也。芒，猶夢也。毛詩曰：民今方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眇歡。若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爾雅曰：殆，危也。方，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眇歡。若

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

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牛，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

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

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

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諒多顏之感。日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尋平

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大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貌

毛詩曰。翹翹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

薄暮而意迨。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途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協

韻所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

見上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言

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然後引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

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引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

思自出胸中。周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

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

死之理。雖則長。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

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抵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亂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般憂而弗違。夫

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般憂而不去。何云識道

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

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曰解心累於未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未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位者中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戴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瑗邪內史潘岳楊驥碑曰始見知名遂申

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譽為暹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驥父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勤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培之父母相謂為昏姻而道元公

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詔字公嗣打聲司馬位松不幸短命

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

衡曰充罷州後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

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

焉楚辭曰不能晨風淒以激冷夕雪霏以掩路埤蒼曰嵩白輟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近顏延年纂要

復陵波以徑渡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定辭曰仰瞻

軌車輪謂之輒王逸楚辭曰輒文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晡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定辭曰仰瞻

歸雲俯鏡泉流游風西都賦曰仰瞻雲迴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

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高丘山去太室七十

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如淳漢書注曰瑩冢田也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

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如淳漢書注曰瑩冢田也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

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壘丘

之清塵毛詩曰總角非兮孔安國尚書傳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自祖考而

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

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閭其無人周易曰闕其戶聞其陳蓼被子堂除舊圃化而為薪鄭玄禮記注曰宿

不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遺沈濁而汚

寡婦賦一首并序寡婦者任子成之妻也子成死安仁

潘安仁

樂安任子成護字子成奉車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雖兄弟之愛無以

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不辛弱冠而終不幸弱冠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卿子曰夫人必將其妻又吾姊也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

擇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姊也

其妻又吾姊也

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孤女藐焉始孩。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昔阮瑀既歿。魏文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禮。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安國曰：荼毒。苦也。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故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但以

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切切。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切切。憂勞也。又怛。猶切切也。覽寒泉之遺歎兮。

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情長感以永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永

慕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箭。賦。曰：長。感。感。不。能。閉。居。兮。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

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生。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麻。索。輪。

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萇曰：木下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賦曰：怨身。曲曰：樛。桑。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藟。力。追。切。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輕。而。施。重。恐。往。患。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大。人。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袁公大人。碑曰：義方之訓。

如川之流毛萋詩傳曰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酌夏禘秋嘗冬

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菘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萋詩傳曰洒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痲

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戍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

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

必厭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

掃地孤惻以窮居以卻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墜易玄幃以素幃

拂壁羅幃張爾雅曰綺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幃幃丈尤切命阿保而就列兮覽

巾篋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

傳曰明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

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

以去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櫟擊垣而棲為櫟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恰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

屯王逸曰昏亂曜靈曄而端邁兮四節運而推移楚辭曰蠶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

也昏莫遠切

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遺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字之寥寥兮瞻靈

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披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

賦曰登筵對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

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以憑附冥冥幽味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

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龍輶儼其星駕兮飛旒

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輶於門側旒纒紛以飛揚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有龍輶鄭

志焉設旒夏也然旒喪極之旌也爾雅曰廣幅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馬踟局而不行局與潛靈逸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晞形影於几筵兮

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俯察機筵其器存而不視其人說文曰晞望也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

疾凡喪曰疾鄭玄毛詩箋曰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惇余在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

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口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濂濂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

濂濂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意忽悅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

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

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

寒也。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築，撫素枕而歎歎。上節賦曰：泣而泫然，交橫而下。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

其逾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觸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容貌備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慙。家語曰：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備備。鄭玄曰：備，羸貌。鸚鵡曰：容貌慘以類類。丁儀妻寡婦賦曰：顧顏感三良之殉

貌之滄滄。對左右而掩涕。洞蕭賦曰：架陌驚博，備頓頓。說文曰：備，敗也。洛罪切。滄，普櫛切。秦兮，甘捐生而自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為殉。

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自引，自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戕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顧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重曰：仰毛衰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

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天也。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化故謂之遺也。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

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愬，亦訴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

賦曰：賤妾榮榮，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

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

漢迴。韓子曰：衛室至澗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夜漢迴西流。夢良人兮來遊，若闔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闔闔而望，恒驚悟兮

無聞，超愾愾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出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脩壟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結

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好蹈恭姜兮。明誓詠栢舟兮。清歌序曰：毛詩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沱。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願歸骨。要吾君兮。

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兮。

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

哀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它心。

恨賦意謂古人不解其情，皆欲恨而死也。

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夢郭璞謂之曰：君

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禮泉侯諡憲。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武川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人生

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

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鄧通，毒茅焦上。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軌。華山為城，紫淵為

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壘置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

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一且魂斷，宮車晚出。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

章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

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今忽崩隕，則爲晏駕。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

趙王遷徒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薄暮心動，昧且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別

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為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

注曰。填。千秋萬歲。為怨難勝。萬歲千秋。後誰與樂此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

年李陵為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拔劍擊柱。羣臣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弔影慙

失。並盡。陸澄降孫。一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

魂。存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漢書有上郡。雁門郡。並秦置。

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以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以

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

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諫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

十。七。獻元帝。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遂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

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相和歌石度。關山曲。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颯謂風。颯音扶。颯與搖同。登樓賦曰。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

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

期。終無絕兮。異域。蓋子曰。引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敬通。明帝以衍才過

真。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發。先。事。自。歸。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

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發。先。事。自。歸。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司

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却。掃。非。德。不。交。吳。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

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悅。恨。之。土。塞。其。門。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

宕。文。史。曰。略。節。也。楊。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齋。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齋。恨。入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思。也。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



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濁醪夕引素琴晨張曲又贈秀才詩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蕭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於前阿素籟流於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

曰釋輿馬於山椒奄修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諫曰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

心當云危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庶子也然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徒蘇武北海上無人

西此人但聞悲風泪起血下霑衿琴道雅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亦

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

曰屯黃塵而地歌吹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誦鳴鼓雷震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

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曰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

瑟滅兮丘壟平琴道雅門周曰高棗既已傾曲池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

古有死生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

而黑賈逵也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或春苔兮始生

乍秋風兮整起言此二時是以前子腸斷百感悽惻飽昭東門行曰野風

荆柯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舟凝滯於水濱車透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

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

曰透遲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懺齊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草誕詩曰旨酒盈金

歷遠貌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懺齊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草誕詩曰旨酒盈金

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為之袁叔居人愁臥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

正情賦曰解蘊窮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露軾居人愁臥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

君惘然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會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

若自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會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

涼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住足

切躑躅錄切曹植悲命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

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已

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焞焞翠

蓋空脚謝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與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

無字曰君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

車衣文繡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

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

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琴羽張分簫

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

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簞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

琴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謝靈運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闌乃有劍

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客慙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韓國趙廟吳宮燕市深井里人也

嚴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嚴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

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

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拔拭也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拔拭也

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燕丹太子曰荆柯與武陽入秦燕丹太子曰荆柯與武陽入秦

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

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

於心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於心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無極鴈山參雲無極鴈山參雲

暖陌上草薰暖陌上草薰

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

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

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

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

一揮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一揮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

絕國絕遠之國絕國絕遠之國

子曰故國者非為喬木有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詩曰淚為可班荆兮贈恨唯樽酒兮敘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

生別滋願子留斟酌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涸雅詩曰居河之涸爾

敘此平生親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郡有河陽縣淄或為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華將朝將翔佩玉瓊瑀司

馬相如美人賦曰金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登

爐香薰繡帳周垂玉帝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蕃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蕃並音遠然蕃

與瑤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簡中布何以報之流春宮闕此青苔色

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閨空有值毛萇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夏簾清兮書不暮冬釭凝兮夜

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葦為夏施夏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鞞秦

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修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

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石室中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

之後去不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壑南越志曰長沙郡瀏

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駕鶴上漢驂

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駕鶴上漢驂

鸞騰天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織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

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鑿豫章

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整遊萬里少

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香鬢未之能今西

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世間分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說文曰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謠詩塗清章刺亂也兵革

行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贈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能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

上宮陳娥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

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

答遠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

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

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

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遜甲開山圖曰明月白露光陰往

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部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五文也左氏傳衛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

徐樂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

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衛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

衛曰孝明好文班固等爲蘭臺令史也論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彘趙人年五十始來

閩辭爽也文雅施齊人爲諺曰談天術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誰能摹暫離之狀寫

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

卷十七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於文莊子堯曰此吾所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

多變故非一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雅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廣

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為文之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

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

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論至於操

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也注則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

逮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

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曰瞻

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

秋收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潔也說文曰懷懷寒也孔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

見半慨投齋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其始也皆收

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精驚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八極萬仞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曠曠

液漱六藝之芳潤楊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浮天淵以安流灌下泉而潛浸言思

至無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創秦美新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

出重淵之深佛悅難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聯翮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

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以喻文也觀古今於須

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然後選義按

域中也



部考辭就班小雅曰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孔安國尚書傳曰

也水本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周

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在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嵒而不安施貌公

羊傳曰帖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嵒不安貌楚辭馨澄心以凝思眇

衆慮而爲言周易曰神也者妙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說文曰挫

士之舌端辟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廣雅曰躑躅躑躅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躑躅也躑與躑

曰邊流辭津液流貌劉公幹詩曰彼意於濡翰同躑躅與躑躅同蒼頡篇曰吻唇兩邊也草粉切字林曰吻

以樹喻也廣雅曰幹本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楚辭曰情與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

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逸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

詩曰聽我藐藐毛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課虛無

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萇詩傳曰函舍也古

文學謂叔龍曰吾見子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播芳蕤之馥馥發

青條之森森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要曰草木華曰蕤字林曰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爾雅

曰翰林以爲主人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紛紜亂

疾貌西京賦曰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衆辭俱淺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者在有無

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僂俛由雖離方而逐員期窮形而盡相也方圓謂規矩

有方圓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為文尙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

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

賦注曰瀏清也字碑披文以相質誅纏絲而悽愴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

博約溫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

精微朗暢彬蔚已見上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敘事故下微閑雅雖區分之在茲亦禁

邪而制放要辭遠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子曰辭達而已矣文類漢書注曰冗散其為物也多姿其

為體也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其會意也尙巧其遺言也貴妍管音聲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雖逝止之無常

固崎嶇而難便言難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嶇音綺音蟻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

泉言其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言失謬玄黃之秩敍故澳忍而不鮮言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

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

累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

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黃鍾之一善也章昭曰第一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

芒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善也章昭曰第一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

芒十音義曰芒稻芒毫免毫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之聲類若頤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

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而無兩致其

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而無兩致其

言又盡而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

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

語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真故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

日謂文藻思如綺炳若縟縵悽若繁絃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縵五色彩備必所擬之不殊乃開合乎曩

篇爾雅曰蕘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子懷忱佗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

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若草之若也言作文

一句同乎若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陸形不可逐響難為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

也韻冠子曰影之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心宰落而無偶意律

隨形響之應聲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心宰落而無偶意律

徊而不能掃牢落猶遠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普師賦曰時半石韞玉而

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載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

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音也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

故岸不枯廣雅曰韞囊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

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

故岸不枯廣雅曰韞囊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

栗格木可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

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

而孤興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

響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含

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混妍蚩而成體

累良質而為瑕妍謂言靡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體翻累良質而為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閒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或遺理以存異

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漂猶流也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

循絃謂之微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囀而妖冶埤蒼曰嘈囀聲

同才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言聲雖高而曲下張衡舞賦曰既娛心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

雅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七諫然靈運

桑閒先亡國之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

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言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

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羹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

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靈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

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靈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

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靈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

而歎之大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其之辭也然大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約儉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或言拙而踴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孔安國尚

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釋曰邪

沿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釋曰邪

現鼓下元音也節左氏傳曰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

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擻也公政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斷輪徐則甘而不

魄耳公曰寡人讀其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斷輪徐則甘而不

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郭子玄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預曰齊桓

公也扁音當又扶緇切斷丁角切謂斷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預曰酒滓曰糟司馬彪曰爛食

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能與徒能

華說之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禮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

之所淑楚辭曰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

或於拙目受黃吹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同囊籥

笑也吹與黃同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同囊籥

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

音託籥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子掬毛萇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思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掬小

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

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織也故蹠蹠於短垣放庸音以

足曲廣雅曰蹠蹠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爲蹠蹠不定亦無常也莊子曰憂謂螭曰吾以一足蹠蹠恆遺恨

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言才恆不足也。答賓戲曰。孔終篇於西狩。

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鳴聲也。文子

曰。蒙塵而欲無味。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壤叩缶。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

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莊子曰。其

其去不可止。毛詩傳曰。遇止也。孔安國曰。過絕。

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杖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曰。

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璋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

論衡曰。吾言

紛紛威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

威蕤。盛貌。馭選。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萎蕤。毫筆。文徵徽以溢

目。音洽洽而盈耳。

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也。及六情底滯。志往神留。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

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

自得。雖撓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

爽於自求。

自求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退周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

曰。醫。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恒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前讀千賦。則善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

作賦。思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

之及覺。病喘悸。少氣。士衡與弟書曰。思苦生疾。是以前論曰。恒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前讀千賦。則善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

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至於多悔。論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勩。物事也。勩。并也。言文之不來。非子

曰。勩力也。故時撫空幃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塞謂天機。駿利。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

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闕。假令億載而今為津。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

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論語曰：子

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

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爾雅曰：泯，盡也。配密澗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雨

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配密澗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雨

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配密澗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雨

萬牒以上，賈子曰：神者，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錫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

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漢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

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

變變或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注曰：方，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肅也。言

其聲肅肅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籥。

**王子淵**漢書曰：王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襄

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襄祀焉。其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

竹圓，異衆處，曰俗倫。採竹，嶺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條暢，條直通暢

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條暢，條直通暢

節稀疎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嶠嶽歸崎，倚幟迤嶻，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嶠嶽歸崎，皆山險峻之貌。迤嶻，邪平之貌。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做閑也。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

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曠音靡。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做閑也。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

又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吸至精之

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墜周易曰精氣為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曰孫卿子

大化周易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風賦曰翔翔乎激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蕭兮

四時變化說文曰灑灑灑也言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磳磳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

之流注灑灑灑也言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磳磳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

字指曰灑灑灑灑灑也言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磳磳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

注灑也灑灑灑也言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磳磳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

下兮春禽羣嬉翺翔乎其顛說文曰嬉樂也秋蝮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爾雅曰蝮蝮為蝮

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蝮徒獨切抱音附若頡篇曰朴木處幽隱而奧庠兮密漠泊以獯獯廣雅曰

皮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案所自切處幽隱而奧庠兮密漠泊以獯獯廣雅曰

說文曰屏蔽也庠與屏同噴咆竹密貌獯獯相連延貌字書獯獯獸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方

逃走也漢與噴同浦百切泊與咆同亡百切獯獯勅陳切獯勅勅勅獯勅勅勅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方

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幸得諠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可謂惠而不

本體清而不譁諠也幸得諠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可謂惠而不

孫卿子

曰陰陽

曰風蕭蕭兮

曰橫中流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曰廣雅曰



珠子謂之眸趙岐孟子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言冥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故吻

吮值夫宮商兮蘇紛離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雜也溢聲四散也形旖旎以順吹兮

囁囁言蕭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音義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猗以招搖說文

紆鬱曰頤頤也釋名曰囁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囁頤類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囁與頤

劉重音含氣旁迤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逕律旁迤言氣競旁出遞相逆迤也飛射氣出迅趣從容其勿述

兮驚合選以詭譎勿述無所逆譎之貌合選盛多貌也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渾沌不分潺湲

之折也漢字曰潺湲水流貌狼聲也詩曰伐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漫衍流溢貌駱驛多貌惴惴密牽掩

以絕滅惴惴密牽安靜也掩止息貌噤震辟蹠蹠然復出噤震辟蹠衆聲疾貌文曰蹠蹠

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嗽吐噉而將吟兮行鏗鏗以蘇囉嗽衆聲也吐噉聲出貌行且也胡

雜貌吐音筆噉音節鏗鏗切鏗奴鏗切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婉婉以婆娑鴻洞相連貌婉婉柔弱也婆娑

乍棄而爲他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蘇謳謠已發韻聲於

之與二相和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舍若慈父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其妙

聲則清靜厭感順敍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科條譬類誠

應義理澎溥悻悻一何壯士言聲之慷慨如壯士彭溥波浪相激之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大戴禮曰優之

潤而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輾轉伏豫以沸帽輾轉呼萌切沸或爲漬扶味切帽音謂其仁聲則若颯風

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曰南方曰飄風飄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或雜選以聚斂兮楚辭曰憤憤兮惻惻傷痛也廣雅曰活靜也被

曰側手擊曰撥蘇制切悲愴愴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說文曰淡安也綏遲也上肅尚書注曰肆緩也被

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

周禮注曰陽清也又哀悵悵之可懷兮良醴醴而有味毛詩曰中心悄悄說文曰醴甜同長味也大舍切禮記注曰遂遠也故

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尚書曰叨憤曰欽孔安國曰貪饕急橫禮記曰懟怨也剛

毅彊慤反仁恩兮嘽嘽逸豫戒其失綏自放縱之貌嘽吐誕切嘽音誕舒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

妻不能為其氣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人可為鼓琴者按列

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屍於其

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魯襄公二

十九年齊侯襲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中則無夫下則

師字書曰愕驚也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也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

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

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芭與杞同也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

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而使執燭放於平旦蒸

顏叔子獨處於室隣之嫠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旦蒸

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豎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嚮博以頓顛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

為庶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黠也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之三王天

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嚮夏育也古字同博中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

希申博角勇臨額奮椎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時奏狡弄則彷徨翺翺

偏羸疾貌領即愁領也



生微風兮。漂漂餘響。少騰相擊之貌。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千舞。有羽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傅武仲。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為賓。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雲

夢。在南部。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假設為辭。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樂盈。鳴曲沃。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

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以論其詩。

不如聽其聲。謂言之不足。聽其聲。不如察其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音。激楚結

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鄒鄂。續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

風為節。楚辭曰。宮庭震鶯。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蹠。陽阿之舞。又曰。歌采芟。發陽阿。鄒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倡也。材人之窮觀。天下之

至妙。噫。可以進乎。鄭玄注禮記曰。噫。恨辭也。王曰。如其鄭何。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王逸曰。鄭國舞也。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是。以

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踞之舞。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楛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禮設三爵之

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敬。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

協神人也。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鄭衛之樂。所以娛

密坐接歡欣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

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光。古詩曰：明月何皎皎。楚辭曰：夜皎皎兮既明。朱火暉其延起

兮，耀華屋而燿洞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舖，帳也。結組兮，舖首炳以焜煌。司馬相

賦曰：舖，帳也。周垂祛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帳兮。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

垂楚組之連網。漢書曰：舖首鳴說。文曰：舖著門，搯首。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

曰：茵，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

金罍，玉觴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

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毛詩曰：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雅曰：文

曰：既醉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康。毛詩傳曰：康，樂也。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雅曰：文

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言皆欲聘其材能效其技。簡惰跳踯般紛挐兮，淵寒沈蕩改恆常兮。言

度也。簡惰，簡怠惰也。埋蒼曰：躡跳也。先聊切。紛挐，相。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

著牽引也。毛詩曰：其心塞淵。毛萋曰：寒實也。淵深也。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

鄭舞高誘注曰：鄭襄也。楚王之幸姬善歌。姣服極麗，姁媮致態。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貌，姣妙以妖蠱兮。

儷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羅些。姣服極麗，姁媮致態。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貌，姣妙以妖蠱兮。

紅顏暉其揚華。毛萋詩傳曰：姣，好貌。理紹切。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

慢末事之飢曲。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飢曲者今輕慢之周禮曰弛懸也鄭

君之好無益。舒恢矣之廣度兮。關細體之苛縞。恢矣廣大之貌苛縞煩數之貌言度之恢矣者更令舒緩

故廢而慢之。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賀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縞。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

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疎而闕之。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揚激微。騁清角。激微清角

太真。太極真氣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隔絕使通之。呂氏春秋曰。闕唐氏之揚激微。騁清角。昔雅曲名。時除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揚激微。騁清角。昔雅曲名。

琴操曰。伯牙鼓琴作激微之音。韓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汁圖微曰聖

子師曠曰。清微之聲不如清角。贊舞操奏均曲。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

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雍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

此鼓既陳故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其始與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

志意舒廣故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其始與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

象形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其少進也。若翽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

失志也。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也。其少進也。若翽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

皆應聲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道珠駱驛飛散颯搗合并風折貌與曲度相

合并。鷓鴣燕居。拉搯鶴驚。鷓鴣輕貌。拉搯飛。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美赴曲機疾

綽約若處子。埋蒼曰嫺雅也。機迅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挈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潔清說文曰脩儀

體輕言舞之回折如弩機之發迅。姿絕倫之妙態。懷愨素之挈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潔清說文曰脩儀

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修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

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

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然明。

詩表指噴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喟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

印我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言既高且潔也。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待次第而出也。

埒材角妙，夸容乃理。音灼。漢書注曰：埒，等也。言關巧也。夸，猶美也。理，謂裝飾也。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

齒。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舞人更遞蹈之，而為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鍾聲，為鑿鑿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履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

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卻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蜺蛇丹庭，與七盤

其遞奏，覲輕捷之翻，翻義並同也。說文曰：哇，詔聲也。於摘齊行列，經營切儼。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

佳切，咬，注聲也。烏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以娉兮。摘齊行列，經營切儼。來，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

鄭玄禮記注曰：儼，猶比也。魚里切。扱引也。言彷彿神動，迴翔竦峙。子虛賦曰：彷彿見不審也。彷彿，擊不致策，蹈

不頓趾。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閭復輟已。人呼閭，殆與奄同。方言曰：奄，速也。古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

節。已輟，迫於復迴身旋入舞也。浮騰累跪，跼蹐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跼蹐，摩跌也。或反

跌也。方于切。字書曰：紆形赴遠，灌似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紆曲其纖，毀蛾飛，紛森若絕。織，細

飛如蛾之飛也。紛，森飛揚貌。上林賦曰：垂霧殺大超趨鳥集，縱弛殞歿。殞，舒緩貌。言舞勢超趨，如鳥疾

戴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超趨鳥集，縱弛殞歿。殞，舒緩貌。言舞勢超趨，如鳥疾

捨也。字林曰：鳥趨跳，蜺蛇娉媚，雲轉飄留。說文曰：委蛇，邪行去也。娉，媚也。長貌。忽如風之疾也。毛萇詩傳曰：

迴風為飄，忽與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垂絳幡之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

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篇曰：蓬徐也。蓬與黎同。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

色賦曰：逡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權情已洽，而宴迫擾躑就駕，僕夫正策，躑疾

行貌也。史記曰：天下躑躑，僕夫執駕者策。車騎並狎，寵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寵從，良駿逸足，踏捍凌越。

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踏，動也。踏捍，馬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錙馬勃旁鐵也。馬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

材不同，各相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靈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激，言馬踰越於地。

遠羣，闊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躑躅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鄭玄：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按：言馬

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習習。鄭玄詩注曰：洋洋莊敬，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鬱控忌。毛義曰：習習，貌。又詩箋云：習習，和調貌。

其所為進退，車音若雷，駭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紛漠，駱駝

之貌也。中夜車皆歸城邑之天，王燕胥樂而不洗。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娛神遺老，永年之術。

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

卷十八

音樂下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殿之子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牛徒後列女

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 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嘉也說文曰覈考實事也核與覈又性好音能

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此官不自造書上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自

子之居即獨臥郡平陽鄆中有維客舍逆旅漢書右扶風有鄆縣平陽鄆聚邑之名也鄆烏古切毛詩曰

墨無留事獨臥郡平陽鄆中有維客舍逆旅漢書右扶風有鄆縣平陽鄆聚邑之名也鄆烏古切毛詩曰

眼度通俗文曰營居曰鄆左氏傳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曰庫城在阜部

京師謂洛陽也踰年整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賦王子淵作洞簫

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箏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岑兮臨萬仞之石磴山海經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續無所通豁尸子曰焦原者臨萬仞之

特箭臺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

幹謂之莖尙書曰惟爾箚箚鄭玄曰籥籥箚風也蒼頡篇曰聆聽也音響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禮注曰箭

徒歡切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巔根跼之禁別兮感迴颯而將頽巔根生於嶺也作頽根頽謂之

絜吾結切則五刮切夫其而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頽面前也爾雅曰重巘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巘

頭落也五限切字林兀巘狻猊傾吳倚伏兀巘狻猊嶽峻之貌巘力摩窳巧老港洞坑谷之貌窳巧老

巧老依字港胡貢切嶽壑滄峴峒窳巘窳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嶽又兩山夾澗也滄峴嶽壑深平之

也坎窩內王弼曰巘巘不平也廣雅曰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巘巘也

曲不平也屬連也林簫蔓荆森樛柞說文曰樛小竹也簫與篠通本草經曰蔓荆實味苦森樛

水猥至淳涔障潰廣雅曰猥衆也埤蒼曰淳水止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涔涔澹滂流確投澹穴澹滂流確投澹穴

感切淡徒敢切確投似確之所投也說文曰確春也部隊切爭湍萃縈汨活澎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

活扶貌字林曰澎瀑水瀑至聲也波瀾鱗淪窳隆詭辰爾雅曰大波為瀾郭璞曰言蘊淪也鱗淪相次貌

瓜濇瀑噴沫犇遞礪突濇瀑沸湧貌噴沫搖演其山動杙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說文曰濇灑也

漢書上林賦曰杙搖是以開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

也字林曰不至也

也。蹊徑也。言山開隔絕，無有蹊徑也。猿、雉、晝吟、鼯鼠夜叫。爾雅曰：雉，鳴而大，郭璞爾雅注曰：鼯鼠，一名夷，鷓鴣狀如漢書曰：舟車所不至，人迹所不及。小狐似蝙蝠，肉翅，亦寒能振頰，特覆昏影。振動也。方言曰：頰，頤也。胡感切。爾雅注曰：鹿，牡，魯，牝，鹿，一名夷，鷓鴣狀如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雉之朝，雉向求其雌。說文曰：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雉，謹謙。由衍行貌。羽羣，雉，晝，雌，雄，雞之鳴，為雉，野字，晝，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雉，謹謙。由衍行貌。羽昆鳴，雉，子，由切。鄭玄：經涉其左右，唯聽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左右，謂林之左右。國語：管子曰：四民雜周禮注曰：譟，謹也。語：夫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險巖，猶傾側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織末，奮藉，錚錚，警噓。方音曰：措，措同。所交切。警，噓，並謂其仿聲也。錚，錚聲也。錚，士庚切。說文曰：錚，金聲。若緇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子曰：絃，緇，大絃，緩，高氏注曰：緇，急也。楚辭曰：緇瑟兮交鼓，又曰：破伯牙之號，鍾王逸曰：緇，急張絃也。博物志曰：鑑，育，善琴名。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已，彭彭，胥伍子胥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謂伯奇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將行，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已，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攢乎下風，收精注耳。收精，不窺。雷，歎，頰息，拈膺。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攢乎下風，收精注耳。注耳，也。聽。雷，歎，頰息，拈膺。拈，揆，歎聲，若雷。息聲，若頰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雷，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類。郭璞曰：暴風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忿高，邊人拈之乃止。泣血，泣流，交橫而下。毛詩曰：鼠思泣血，禮記曰：高子臯之執親毛詩曰：寤，辭有擗，毛萋曰：擗，擗，拈心貌。泣血，泣流，交橫而下。毛詩曰：鼠思泣血，禮記曰：高子臯之執親分法。通旦忘寐，不能自禦。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也。淮南子曰：流。

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為木鸞而飛論衡曰魯班刻木為鸞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為御機  
 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  
 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擗按墨子削竹  
 以為鸞三日不行韓子曰為木鸞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  
 在後今案其人在蹉纖根跋篋縷言以足蹠纖根又跋蹠細縷也蹠七何切一作搓埤蒼曰搓擗也方  
 七十弟子後也蹉纖根跋篋縷言以足蹠纖根又跋蹠細縷也蹠七何切一作搓埤蒼曰搓擗也方  
 皆生細根如相結故名縷今俗呼鼓琴草而幼童對銜之膺陷地腹阻阻言以膺服於陷地而腹突於陸  
 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雖草名抑亦義兼似縷也膺陷地腹阻阻言以膺服於陷地而腹突於陸  
 慎曰陷峻也七笑切陸落也直紙切字林曰陸小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護矩也鄭玄曰挑決  
 崩也爾雅曰山絕陸郭璞曰連山中斷也陸音刑小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護矩也鄭玄曰挑決  
 篋曰挑支落之徒堯切說文曰矩法也莫奴切鞵喚襄比律子攴協呂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  
 亦燻字王逸楚辭注曰燻度也矩法也莫奴切鞵喚襄比律子攴協呂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  
 曰比次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  
 鍾中呂夾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音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音十二畢具黃鍾為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  
 志曰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者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  
 薄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黃鍾律呂之長  
 故曰播揉斤械刺揆度擬蒼頡篇曰矯正也鄭玄周禮注曰揉謂以火播也如西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  
 為主播揉斤械刺揆度擬蒼頡篇曰矯正也鄭玄周禮注曰揉謂以火播也如西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  
 度擬量度 錕磬階墜程表朱襄說文曰錕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錕也蘇董切廣雅曰嗣鑿  
 比擬也 錕磬階墜程表朱襄說文曰錕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錕也蘇董切廣雅曰嗣鑿  
 注曰表定名曰笛以觀賢士故可觀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  
 稱外也 定名曰笛以觀賢士故可觀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  
 木食舉雍徹勸侑君子中樂殿中食舉樂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  
 日侑助也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重丘宋灌名師郭張曰漢書

原郡有重丘縣名師有名工人巧士肄業脩聲達國語注曰肆習也賈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宛孔氏

師也宋灌郭張皆其姓也工有遊閒公子之名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章昭曰閒暇也服虔曰諸公閒遊戲若依服解閒當

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

也胤亦曲也字或為引蔡雍琴操有思紛葩爛漫誠可喜也紛葩盛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毛萇詩傳曰穿距

劫還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還也說文曰穿柱也鄭玄禮記注曰穿觸也五故切啾啾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

啾啾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咋咋然聲大也住白切肆肆曰啾啾聲貌音曹肆才震鬱拂以憑怒兮聵礪

駭以奮肆憑怒杜預曰憑大也肆肆曰駭聲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

時蹠以狼戾蒼頡篇曰噴吒也肆肆曰駭聲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

正瀏漂以風冽言音如雷之叩鍛岌岌為聲也蒼頡篇曰鍛椎也都亂切岌苦協切岌苦合切漢薄湊會

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躡也期會也節曲節也趣向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志在流水鍾子期

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汜濫溥漠浩浩洋洋汎淫汎濞溥漠以翻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長轡遠引旋

復迴皇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競集充屈鬱律瞋南稷挾鄰切南去倫切稷於迴切換烏郎切鬱

琅磊落駢田磅唐衆聲去大四布之貌鄭普耕切琅力耕切取予時適去就有方莊子曰去就取予能知

毛萇詩傳曰適中適也洪殺衰序希數必當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所屆切左氏傳魏獻子微風纖妙若

存若亡。老子曰：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方音曰：燼餘也。蓋與燼同。在進切。喪服子夏傳曰：奄忽滅沒。惝然

復揚也。方音曰：奄，遽也。惝，盛貌。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漂凌，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冠

冒也。風俗通曰：簧，笙也。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縹。伶儼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縹也。說文曰：縹，以長繩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舜樂也音籥又曰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箭舞者所執南籥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籥謂之產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曰中取度於百雪淥水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下采制於延露巴人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愚智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鷓鴣狼顧拊譟踴躍之憂淮南子曰鷓鴣視而狼顧

熊經而鳥申其養形之人也莊子音各得其齊人盈所欲小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在細切皆反中和以義曰熊經若熊之舉樹而引氣也

美風俗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

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譏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

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澹臺載尸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澹臺載尸

歸臯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哭聲其悲則臯魚也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左傳曰

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莊十二年

年長萬南宮萬也弒宋閔公於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

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昭公立懼其殺已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昭公所惡而復殺君事也昭公鄭莊公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夫復重本為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昭公所惡而復殺君事也昭公鄭莊公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夫復重本為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昭公所惡而復殺君事也昭公鄭莊公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夫復重本為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昭公所惡而復殺君事也昭公鄭莊公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夫復重本為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聩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而立蒯聩之子輒爲衛侯晉趙鞅乃納黜贖於威至哀三年衛石姑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爲驩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途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愕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此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

宦夫樂其業十子世其宅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鰭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韓詩外傳鼓琴而淫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沫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注曰瓠巴楚人也亦善於瑟淫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鳴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噉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注仰頭吹氣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于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日和伯之樂舞玄鶴

孟子淳于髡曰昔蘇駒處高瓠巴聃柱聲襄弛懸潛魚出聽江遼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聃安也丁唐而齊右善歌伯牙已見上瓠巴聃柱聲襄弛懸潛魚出聽江遼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聃安也丁饒切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大留脉矇胎累稱屢讚字林曰矇直視貌皆韻篇曰矇直下失容墜憂令弛懸鄭玄曰弛釋下也懸鍾格也

席搏拊雷抃廣雅曰搏擊也說文曰拊焦眇睢維涕洟流漫小也亡小切擊類曰睢大視也字林曰睢仰目也許惟切字林曰維持也周易曰齋吞涕洟王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彌曰齋吞嘆嘆之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物計切

精神感致萬物舒寫致誠効志率作興事致極也効驗也尚書咎繇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孔安國精神曉喻志意也

盟汙濊澡雪垢滓矣毛萋詩傳曰濊滌也古殺切本或爲槩音義同禮記曰食於質者盟亦滌也公緩切溼濊也溼壯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庖羲即伏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女媧制里切溼音殿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天眞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

簧暴辛爲塤周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爲塤燒土爲之大如雞卵塤虛袁切捶之和鐘叔

之離磬禮記曰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或鑠金鑿石皆理器之名也樂汁圖微

玄曰華畫也說者以腕為刮節目也腕胡縮切爾雅曰骨謂之切犀謂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之割毛襄詩傳曰治骨曰切尚書曰爾雅曰骨謂之切犀謂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切一挺重曰挺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也填上土和土為食飲之器也淮南子曰陶人克挺埴埴子曰埴埴埴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也郭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削郭璞曰治器之名也說文曰鑽所以穿也又曰鑿穿木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斧韋昭注為斧而買遠注為鑿然斧與鑿音義同也鑽子丸切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鏤

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以日月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天姿

之委也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視易從則

言簡易不煩劇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黻益六器琴瑟簧損鐘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

況笛生乎大漠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

不知其弘妙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風俗通曰笛元羌出

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有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見胡鍊切刻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常籛便

謂商聲五音畢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鐘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房本

莊周蒙人謂蒙莊及磬囊宋翟之比

琴賦并序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氣

稽叔夜賦榮諸晉書曰稽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杜預左氏傳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夫物盛則衰莊子曰空滋味有狀而此不勸色滋味之

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閻沒女寃曰及饋之墨願以小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管子曰導血氣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獸而已說文曰獸從甘田犬會意字也氣不蕩乎外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孟子曰柳下惠遺佚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

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

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仲長子昌言乘北風順

也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

也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禮樂之情者能作衆器之

中琴德最優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

而高驥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

光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引日月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說文曰蕤草木

且晞幹於九陽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又曰入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視物經千載以待

價兮寂神時而永康。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崑岑崑。盤曲紆屈隱幽深遠也崔嵬高峻之貌岑

崑危峻之形字互嶺嶸巖岵嶢嶮嶮嶮。皆山石崖嶺嶮峻之勢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巒增起假蹇雲覆。假蹇高貌言高

在上假蹇然逸隆崇以極壯嶢巍嶢而特秀。嶢巍高大貌廣雅曰秀出也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蒸氣上貌言如雲覆下也

以清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彪至也隈以通乎天地開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

貌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潏汨澎湃蟹螯相糾。潏汨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蟹螯展轉也放肆大川濟乎

中州。肆猶備也中州猶中國也安回徐邁寂爾長浮。安回波靜遠去象上林賦曰寂滲無聲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說文曰澹詳觀

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廣雅曰奧藏也毛詩傳曰宇居也珍怪琅玕瑤瑾翕絕。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尙書曰球

翕盛貌詩傳曰越赤色貌叢集累積免衍於其側。若頡篇曰免散貌衍溢也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楚辭曰春蘭兮秋菊

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李涪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龍者天

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玄雲蔭其上

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邊讓章華臺賦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爾雅曰謐靜也夫

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東都主人曰於是遜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周易曰遜

世無悶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

地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襁褓者吾年九十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

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即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

皆河內軼人。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援瓊枝，陟峻嶒，以遊乎其下。莊子曰：南方周旋一曰在汲。

永望邈若陵飛。言若鳥之降飛。左氏傳：邪睨崑崙，俯闕海澗。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闕，指蒼梧之

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悟時俗之多累，

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鷦巢在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隱乎沛澤，堯讓不已，於是遁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巔，十五里。堯因就封

其羣。號曰箕公。子仲武，陽城槐里人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西京賦曰：赫

爾雅曰：愷，博樂也。史記曰：穆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軒轅，黃帝也。慕老童於醜隅，欽秦容之高吟。

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醜隅，欽秦容之高吟。

山海經曰：醜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顛頊之顧茲梧而與慮，思假物以託

心。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說文曰：斲，斫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

郭象曰：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

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按：慎子為離珠，周禮禁督

逆祀者，鄭玄曰：督，正也。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

字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夔及師襄，班垂，鏤會，窳廁，朗密，調均。廁之會，謂鏤鏤其縫會也。窳廁，謂窳鏤其填

繪彫琢，布藻垂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繪，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蠶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紫，繅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

之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

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占於何逃聲哉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

麗也說文曰灼明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簞谷斷兩

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而下不成曲

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

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進御君子新聲燦亮何其偉也燦亮聲清微貌及

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王逸楚辭注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蹠蹠礫礫美聲將興廣雅曰蹠蹠無常

與品同固以和昶而足歟矣廣雅曰昶通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

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卜公曰試聽之

師曠授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

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為勝紛淋浪以流離免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

高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沛騰選而競趣翕擘擘而繁緝擘擘盛貌繁緝聲之細也郭

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峨峨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佛懼煩寃佛懼煩寃積不安貌佛扶味切憫音陵縱播逸霍瀟紛葩言聲隨縱播而起霍瀟然似水聲紛葩

澗風賦曰勃鬱煩寃上林賦曰紆餘委蛇

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含顯媚

途曲終也列子曰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軒長廊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子虛賦曰

太素者質之始也

張揖曰翠粲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粉翠粲兮執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張

之唯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縹郭璞曰今之香纓也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詩傳曰觸撻如志唯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撻同初涉淶水中奏清徵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

閑習也門雅昶唐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琴道曰堯暢逸又曰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昶寬

明弘潤優遊蹻蹻蹻蹻時蹻蹻時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楚辭曰期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謂曰凌扶搖兮憩

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仙也列子曰

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鄭玄曰餐夕食也說文

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莊子有齊物篇楚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凌陽子明經曰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辭曰漢靈靜以恬

偷濟無為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己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會節會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

闌衆音將歇引亦曲也牛在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澤洛飛纖指以馳

驚紛儷露以流漫儷露聲多也儷不及也師立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廣雅曰盤桓

舉動也賦曰牛散照爛粲以成章豐融披離斐韡兔爛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韡明貌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廣雅曰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雙美並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著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倨傲也居頤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

殊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時劫拑以慷慨或怨墟而躊躇說文曰拑偏引也墟嬌也子庶切或作

而不見搔首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或參譚繁促復鼻攢仄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

攢仄聚聲長箭從橫駱驛奔逐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開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開不容息瓊

賦曰踞踞攢仄從橫駱驛奔逐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開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開不容息瓊

豔奇偉彈不可識高唐賦曰詭詭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

貌上林賦曰陰淫案衍之音衍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敍而委蛇毛萋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或乘

險投會邀隙趨危邀會也譽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岸若韻篇曰譽譽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

鳴姑耶紛文斐尾懣繆離纒紛文斐尾文彩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順風貌或摟摟攪摟摟

摟摟攪摟摟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摟率也劉熙孟子注曰摟率也力頭切說文曰摟反手擊也廣雅曰摟

擊也毛詩曰薄言摟之傳曰摟取也縹縹激冽聲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縹纏也上林賦曰轉騰激冽激冽

水波浪貌輕行浮彈明熿際慧說文曰熿靜好也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

吾聲似也輕行浮彈明熿際慧說文曰熿靜好也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

翮縣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古本葩字為此莞郭

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曰天地烟熅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字書曰贍足也封

百辨含騰鳴鶴交頸唯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西京賦曰盡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

善終成毛詩曰高嗟姣妙而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

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而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

夏之初纂要曰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涉蘭圃登重

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麗服揚菁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涉蘭圃登重

葦春秋運斗樞曰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嘉魚龍之逸豫樂

山者地之基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臨清流賦新詩明王逸曰賦鋪也嘉魚龍之逸豫樂



百卉之榮滋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

天子喟然念親魏巍上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邊讓章華賦曰蘭肴山椒

也進南荆發西秦南荆即荆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

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又對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箏籥之能倫若次其

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

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上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飛龍鹿鳴鷓鴣雞遊絃漢書曰房中

應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他皆類此

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流

哀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者有鷓鴣曲遊絃未詳

楚窈窕徵躁雪煩言流行清楚窈窕之聲足以懲下逮謠俗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

坐愁秋思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開篋乏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義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

幽居也之歌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苦勳重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

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

娶牧子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丁里別鶴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鶴

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

愉然歌曰將乖比翼隔天淵山川悠遠路漫漫披衣不寢食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

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老聃曰其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說文曰忝亦食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

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說苑曰應侯與賈子

侯曰今瑟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則濁

長故徽鳴開遠謂絃開遠也絃長謂徽闊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開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開遠而音理義與此同鄭玄周禮注曰庫短也音婢傳殺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微而控

商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絜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

情矣說文曰泄除去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憺慄慘悽愀愴傷心字林曰慘毒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愀變色貌說文曰愴傷也僣七感

愀切慘七敢切含哀悽咷不能自禁字林曰悽咷悲也列子曰喜懼其康樂者聞之則欲愉權釋拈舞踊

溢說文曰欲笑留連爛漫嗚噓終日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噓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稗玄真

廣雅曰恬虛樂古棄事遺身莊子曰虛靜恬愉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列子夏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

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仁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

水王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

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

子皆二千石人臣無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昔馬者與尾而五

今迺四不足一禮死矣其為謙雖佗皆如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為五建上書矣其餘觸類而長所致

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

不失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孔安

屏除王豹駿謳狄牙喪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

而下墜。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爲水伯其形首足尾並舞鸞鸞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

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鸞鸞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

賦曰游女弄珠感天地以致和。況鼓行之衆類也。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

文曰鼓行也凡生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

而密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遊子心以廣觀且德樂之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

世兮。紛綸翁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能盡雅琴。唯至人兮。唯獨也

笙賦。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鄒魯之珍。

有汶陽之孤篠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若乃絳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

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賈逵國語

簡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而短長。周禮曰審曲而勢以飾五材鄭司劇生簞裁熟簧也。則割設宮分羽。經

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也。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揜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

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物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匏首。插定所也。苦回切。今古怪切。基黃鍾以舉韻。望鳳

儀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皇來儀。寫皇翼以插羽。摹

鸞音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翾翾歧歧。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賦曰：鳥

歧。飛行貌。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明珠在味。若銜若垂。郭璞爾雅注曰：味鳥口也。音畫。脩櫨內辟。餘簫外透。修櫨長管也。辟開也。餘簫

田蕩擺。鯽鯨參差。駢田聚也。蕩擺不齊也。擺音歷。鯽鯨鮪也。裝飾重疊貌。鯽音押。鯨助甲切。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

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

琴而孟嘗君流涕。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援鳴笙而將吹。先隕噦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則先

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為之悽愴。心傷。盡祭不舉樂焉。

噦。噦也。又曰：噦氣。氣悟也。噦於忽切。噦。紆月切。噦。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懼。佛。不安貌。終峴峨以蹇

愕。又颯。逡而繁沸。蹇。愕。正。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

奔邀。似將放而中賈。微。羅疾貌。肆。音激。愀愀惻惻。馳。韓熒熒。愀愀惻惻。悲傷貌。馳。韓熒熒。多貌。或與慙同。

也。熠以汎淫。汜。豔。晔。岌岌。汎淫。汜豔。自放縱貌。晔。音急。或按行夷靡。或踈踴剽急。夷靡。平而

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苒斐。苒斐。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

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列子。秦青曰：昔韓娥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搯纖翻以

震幽簧越上筳而通下管也攜指揜也奴協切翻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翻也周易曰震動應吹噏以往來隨

抑揚以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慳亮顧躊躇以舒緩音留廣雅曰躊躇猶豫也且也輟張女之哀彈

流廣陵之名散闕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

行古咄暗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東欲初赤時人從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

宛其落矣化為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諡為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爾乃

引飛龍鳴鷓鴣雙鴻翔白鶴飛飛龍鷓鴣已見上文古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

悲歌錄曰吟歎四曲王昭君楚妃歎楚王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爾雅曰關關含關

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鵠之從母也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行古

辭歌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從九鵠郁搖劫悟泓宏融裔郁持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聲哇咬則發皓齒說文曰哇詔聲也咬淫聲也楚

時陽初暖臨川送離然似春楚辭曰登夏為陽莊子曰暖酒酣徒擾樂闕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

日闕疎客始闌主人微疲韓子曰穰歲之秋疎客華食文穎漢書弛絃韜箏徹墳屏籬杜預左氏傳注曰

謂琴瑟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廣雅曰長琴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二十七弦也爾雅曰大

簫謂之產郭璞注曰簫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墳謂之簫郭璞注曰燒土為之大如鷄子銳上

平底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大鱗謂之斲郭璞曰鑱竹為也尺四寸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

圖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曰六七孔也

文 選 卷十八 賦

三八七

幽情舞賦曰嚴顏和而怡 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 鄼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

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深鄼鄼鄉若下齊公 光歧儼共偕列雙鳳嘈以和鳴 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

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 晉野棟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 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

不吹竽鼓瑟歌錄有美人篇齊瑟行風俗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燿以放豔鬱蓬

勃以氣出蓬勃秦出貌 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 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傳玄長蕭歌

又奏朝日故曰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國語洽州鳩對

韶武樂助聲儀曰 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樂動聲儀曰樂者

魯後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 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為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逼遠而不

攜節有度守有敘凡人邇近者好在逼迫此樂中乃有不逼之聲凡人相遠者好在攜節此頌中乃有遠

不攜離之音毛詩序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

於惡孝經曰移風易俗 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此水出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箏也能摠衆清之林 鄭玄曰清謂其質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 衛

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禮記曰順氣

與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 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聲口而出聲也

成公子安少賦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張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晞高慕古長想遠思謝承

書曰陳謙睞高視遠清舉矯俗馮衍願志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

賦曰獨耿介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由於是延友生集同好與我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

躡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孟子曰

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羽獵賦曰狹三王之阜使我高蹈逸矯俗而遺身

乃慷慨而長嘯琴賦曰弃事遺身遺身謂其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耀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

谷次子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逍遙攜手踟躕步趾廣雅曰踟躕踟躕也步趾與跬步玉趾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

於皓齒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煙起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協黃宮於

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龍

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

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取諸身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紊細

而不沈淹漫也琴道曰大聲不震譁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琴瑟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

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禮記曰夫禮樂通乎鬼神窮高遠而測深厚精微已見上文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

擊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

禪黎世界嗟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恠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根常日

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能

言可憶此文也遺宋宮童下教姓音治災之術授其策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中國中

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燼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搖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

丈於是化形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悲傷能挫於人

隱景而去唱引萬變曲用無方曰方常也和樂怡懌悲傷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體摧

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矯舉也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詩

序曰關雎摠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樂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聘望新語曰高臺百

哀而不傷摠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樂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聘望初文軒彫窻楚

辭曰白蘋唱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悽亮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孔安國尚書

分聘望唱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悽亮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傳曰駘緩也或再弱而

柔撓或澎湃而奔壯說文曰再弱長貌上橫鬱鳴而滔洶洶飄眇而清昶洶洶如水之滔漫或竭洶也

洶洶也字林洶洶也字林逸氣奮湧續紛交錯列列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

鷹之將鷁羣鳴號乎沙漠似鷹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聲也大曰鴻小曰鷹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入

晚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淳曰幕音淺章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

涉漫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爽

今書或作漠音訓同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體物無窮機發響速拂鬱衝流參譚雲屬佛扶勿切淮南

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體物無窮機發響速拂鬱衝流參譚雲屬子曰通古之風

氣以貫譚萬物之理譚猶着也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風使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上逸曰風塵風伯



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南箕動於穹蒼清颯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南

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國語冷州鳩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黎百物考

有喬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潤濁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澗濁揚穢餘說文曰澗亂

也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之行乎陰陽又曰移風若乃遊崇崗陵景山臨巖側望流

川坐盤石漱清泉景山太山也整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瀉口也藉阜蘭之猗靡陰脩竹之蟬蛩楚辭曰阜蘭被徑斯路漸猗

修竹枚乘兔園賦曰修竹檀欒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絕驛不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不憤不

賦曰修竹檀欒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絕驛不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不憤不

曰樵心誦也芳匪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

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礪碩震隱句磬唧嘈字林曰磬大聲也礪音勞嘈音曹發微則

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

而甲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摠至草木成實及秋而甲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甲羽絃

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洩及冬而甲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鄰

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均不恆曲無

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喜蒸也聲類曰喜熙字音均不恆曲無

定制均古韻字也鷓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已見隨口吻而發揚假芳

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激曜清疾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

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絲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

善謳綿駒處唐而齊右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衛之國鄧析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審子檢手

而歎息。楚漢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弱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於齊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閉門辟住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飯柏兮青且闌。鹿布衣分縑纒時不遇兮幾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客甯戚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嶸峨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禱短布單衣適至甯戚從昏飯牛薄之夜長夜吟何時日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關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樂臨韓韓必斂手。楚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圖於韶樂之至於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百獸率舞圖作韶樂之至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韶九成鳳皇來儀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柄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牛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文選

卷十九

賦癸

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姦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望高唐之觀其上

獨有雲氣崢嶸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崢嶸嶮然言雲氣形似於山峯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

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巫

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

遊高唐為高唐之客唐之言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薦進也欲親進於枕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

之陽高丘之阻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朝

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櫨曄茂貌如曄曄直

音時。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偃兮若駕駟

馬。建羽旗。韓詩曰。偃。樂。徒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旒。謂破五色鳥。建。立也。偃。居。竭切。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湫。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湫。音齋。主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廣雅曰。方正也。王曰。其

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開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故有異也。上屬於天。

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

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

折曾重也。謂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石勢。臨大陜之稽水。說文曰。秦謂陜曰陜。丁兮切。周禮曰。以

橫斜而上。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澗洶洶其無聲兮。翁淇淇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翁。然聚貌。麗。深貌。

貌。洶。謂羣切。澗。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平滿貌。滂洋洋而四施兮。翁淇淇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翁。然聚貌。麗。深貌。

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山畝。勢薄岸而相擊

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壘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

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阻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中怒而特高兮。若

浮海而望碣石。碣。聚也。謂兩孔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礫礫而相摩兮。嶰震天之礫礫。相摩

急石流。自相摩礫。聲動微天。說文曰。礫。小石也。巨石溺溺之瀼瀼兮。沫潼潼而高厲也。潼。濁也。瀼。濁也。沫。水也。溺。沒

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潼。高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

厲起也。埤蒼曰。澹。澹。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

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霏霏。賦曰：穹隆雲機，義出於此。其文曰：雲若大波，霏霏然。上林：猛獸驚而跳駭。

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鷓鴣鷹鷄，飛揚伏竄。妄謂不覺。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鷓鴣鳥也。與照切。字林曰：竄，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

玩切。七股戰脅息，安敢妄摯。脅，戰猶股慄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水蟲，魚鼈之屬。篤而陸處，方言曰：篤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

魚鼈游焉。龜鼈鱉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蜚蜚蜿蜿。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魚鼈，邊兩鼠也。蜚，蜚蜚

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玄木冬榮，煌煌熒熒，每入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

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也。葩，花也。長與葉閒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樹屬

梧屬。爾雅曰：徒靡澹澹，隨波闇藹。徒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也。水波小。東西施翼，猗猗豐沛。謂樹枝四向

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猗以招搖。猗，於宜切。猗，於危切。綠葉紫裹，丹莖白蒂。裹，猶房也。古臥切。纖條悲鳴，聲似

竿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

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

淚欲出。長吏墮官，賢士失志。尚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

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盤岸嶮岈，王逸楚辭注曰：嶮岈，山貌。銳貌。張已見上林賦。音振也。磐石

險峻，傾崎峿隕。隕，音曰：崎嶇不安也。廣雅：嶮岈，山貌。銳貌。張已見上林賦。音振也。磐石

切。偃蹇，言山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蹇，陷也。特逆也。路有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

交加者，言石相

有突加石之勢在巖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此唯仰視山顛肅何千千炫耀虹蜺

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干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俯視晴嶽望寥窈冥廣雅曰晴嶽深貌望寥空深貌晴不見其底虛

聞松聲言山下杳遠不見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久而不去足

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悠悠忽忽招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

貌招耽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使人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賁育之斷不能為勇賁育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峻卒愕異

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午故切愕與還同言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縱縱莘莘衆

曰藹冠織也繼與繼同所綺切詩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

毛藹曰莘衆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燒往來貌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

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秋蘭菝蕝江離

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干一名烏扇今江東為烏蓮史記為薄草靡靡聯延天

天越香掩掩靡靡相依倚貌天天少長也越香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王雎

鷓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籬高巢其鳴喈喈爾雅曰王雎郭璞曰鷓類今江東通呼為鷓詩傳云鳥擊

一曰鷓鴣方言曰或謂翟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嘒啁爾雅曰鷓周郭璞曰子鴝鳥出蜀中或曰即

子規一名姊歸爾雅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

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為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

名重難未詳高巢巢高也當年遨遊萬世返遊未詳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

成曲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

形辭銷化玉充尚美門高二人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進純犧禱於室進謂

禮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醮諸神禮太一醮祭也子宵切史記曰傳祝已具

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傾宮瑤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醮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

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洌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

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於於是調謳令人憚悒悒兮息增欷並悲傷貌竹息縮氣也增

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紬引也音抽於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備告衆上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上張晏曰

語置謹也枚狀如著橫銜之弓弩不發罟罟不傾涉漭漭馳萃萃漭漭水廣遠貌爾雅曰萃輶音郭璞曰今輶飛鳥未

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閒而獸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

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冬王水色黑故衣服黑簡略風起

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

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歸氣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延年益壽千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

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昝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

也日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

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髣髴見不審也罔憂也撫覺也見神女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

既無世所未見環姿瑋態不可勝贊贊明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

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温乎如瑩毛

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為明切曄盛貌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

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馳施也綺五色也皆頡篇曰縠似纂色赤胡憤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

之禮不短纖不長說文曰禮衣厚貌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嬈被服倪薄裝裔裔行貌

曰婉美貌方言曰嬈美也他臥切說文曰倪好也與媿同他外切又倪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以

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

毛嫵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慎子曰毛嫵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嬌音嬌近之既

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近看既美復宜遠望孰誰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顏暢申也

未可申



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妹，好也。毛詩傳曰：妹，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日也。

力小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聯娟，微此貌。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秦而體閑。既媚嫵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躡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意放縱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

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袵兮，立踟躕而不安。說文曰：袵，衣衿也。自矜嚴也。澹清靜其悒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澹，靜貌。情和也。嫵，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聲類曰：潛見魏都賦，嫵已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嫵，悅也。說文曰：嫵，靜也。蒼頡篇曰：嫵，密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

襄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幃，牀帳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煒煒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煒煒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

怒曰：薄，微也。捉，顏色而自矜持也。蒼頡篇曰：頰，色也。匹，若切。方言曰：頰，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

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

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

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徇腸傷氣，顛倒

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徇腸傷氣，顛倒

文選卷十九賦

三九九

失據毛詩傳曰據依也。聞然而瞑。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姪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玉爲人體

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

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

有說乎遣白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

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

白雪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雪。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王逸

楚辭注曰。嫣然。笑貌。廣雅曰。嘒嘒。歡喜也。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齜唇歷齒。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鬢。病也。力專切。歷。猶疎也。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踽僂。個個也。廣雅曰。個。個。曲貌。個。央矩切。僂。力主切。說文曰。疥。瘙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執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

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

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爲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

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視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七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上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鄒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鶴鷓喈喈羣女出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深閨兮此郊

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此郊即鄒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

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爲辭甚妙於

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

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悅失意貌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

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齊莊也言自黎已之生不如不生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無生恨之辭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

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 洛神賦一首

曹子建井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甚思夜想

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轅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白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

枕席權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寒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觀君王附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黃初文帝不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

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四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背伊闕越轅轅伊闕轅轅已見東都賦經通谷陵景山華延洛陽記曰城內五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

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

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毛詩曰彼何人斯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

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榮耀秋菊華茂春松朱穆

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正歷曰太陽迫

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禮織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削成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

束素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

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

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

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

白黛黑施芳澤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粉張雲髻我我脩眉聯娟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鉛華兮忠離塵而無光雲髻我我脩眉聯娟聯娟以蛾揚我我高如雲也脩長曲而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離騷曰靨輔奇牙宜笑環姿

豔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瑰姿瑋態又曰志解秦而體閑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綽也

君之相應圖應書圖也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郭璞曰名玉也又曰沃人之國爰有璿瑰瑤碧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翳

名曰皇后首飾曰副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裙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綃輕綃也

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

車分結爾雅曰岸上曰澗郭璞曰崖上也毛詩曰在河之澗毛萋曰桂旗一名玄芝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澗水崖也漢書音義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傳贊曰瀨湍也本

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要屈也佳人信修整

善言辭古人指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璵玉也徒帝切潛淵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

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日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賦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

樹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收和顏而

待久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收和顏而

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說文曰靜審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神

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踐椒塗之郁。

烈步蘅薄而流芳。椒塗蘅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選，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厲，急也。雜，選衆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漢上游女，無

求思。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

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揚輕袿之

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袿之

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韞生塵。陵波而韞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

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足行於水，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

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華容婀娜，令我忘冷。張衡七辯曰：嬌齊之領，阿那宜

玉顏。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冷。張衡七辯曰：嬌齊之領，阿那宜

婀娜，鳥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章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

娜，奴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章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

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也。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

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也。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

翹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

上灑，又曰：將騰駕兮皆逝。玉鸞已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

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泚，過

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刻王母乘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泚，過

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爾。雅曰：水中渚曰泚。孔安國：動朱唇以徐言。

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

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孽茹蕙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言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淚下貌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致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瑋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太陰衆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漢書音義孟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邇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逆流向上也詩曰耿耿不寐又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騑驂駕也毛詩曰正月繁霜不進也盤桓

詩甲

補亡詩六首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哲與司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平陽陽干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璨與哲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賈謐請爲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

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未仕者言在家之子無有縱樂須供馨爾夕膳絜爾晨飧馨芬香也絜鮮靜也致其朝晚供養

之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彼居之子色思其柔

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羞有滋有味者有獮有子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

獺在河之浹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凌波赴汨噬魴捕鯉汨深水

也于筆切廣雅曰噬齧也爾雅曰嗷嗷林鳥受哺于子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

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毛萇詩傳曰祉福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

白華朱萇被子幽薄弟比於華萇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萇自然鮮絜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信乎傳習乎

而不渝白華詩曰白華鮮明貌論語子曰不竭誠盡敬齊桓忘劬勉勉也亡匪切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附與跌同陬山足也蒨蒨士子

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鮮侷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玷古字通與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則畜積缺矣

黼黻重雲輯輯和風黼黻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輯風聲和也毛詩曰黍稷薿

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稭麥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

黍稷下田宜稭麥玄曰九穀稷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奕奕玄霄濛濛甘露

華微子有麥秀

華微子有麥秀

華微子有麥秀



鄭玄毛詩箋曰：奔奔，光也。玄，黑也。霱，雲也。黍發稠華，亦挺其秀。皆頌篇曰：稠，衆也。廣雅曰：稠，穢也。直，靡田。

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穞。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穞，種也。今切。稽我王委，充我民食。

傳曰：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燭。郭璞曰：道，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以安也。蠶，蠶庶類。王亦柔之。

安國傳：尚書曰：柔，安也。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獸在

于草，魚躍順流。言皆得時也。四時遞謝，八風代扇。

延年要曰：景曰：晉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五是不逆，六氣無易。尚書云：日雨曰暘，日燠曰風，日暉曰暉，日暉曰暉，日暉曰暉。

秦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僭，僭杜預曰：僭，僭安

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周周宅也。毛詩

辭古。漫漫方輿，回回洪覆。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日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恢恢大圓。芒芒九壤，左氏傳曰：芒芒九壤，九資生仰化。

日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恢恢大圓。芒芒九壤，左氏傳曰：芒芒九壤，九資生仰化。

于何不養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人無道天物極則長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成生長也天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詩頌篇曰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明明后辟仁以為政爾雅曰明明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郭璞曰肅肅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

游清沼鳥萃平林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鵲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賓謂羣臣也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為文化內輯武功外悠輯和也

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一首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殺苻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龜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

人達賢相祖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守為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

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纓

也垢滓也氣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繞不雜塵霧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段生上木也己見上展季

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春秋傳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

人德彌大兮遂諡曰惠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

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

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贖勝以十二生秦三帥對

曰寡君使丙也衛也視也於邊候賂之道也迷感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勝國名也晉晉今為

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謂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晉仲連齊

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

拜請出秦將聞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

為欲十五里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

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思惠及物而不

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明哲謂祖玄也清塵已見

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懷舊賦經綸見南都賦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之人也魏志詔曰爾然改節以隆斯民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劉聰等賊破洛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太元

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太元

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編萬邦咸震懼橫流賴君子儲帶也

小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閒也毛詩曰今也登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萬邦咸震懼橫流賴君子

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拯溺山道情竈暴資神理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

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拯溺山道情竈暴資神理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

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龍勝也曹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尚書曰僕子后後來賢相謝世連遠圖因事

植武帝誅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尚書曰僕子后後來賢相謝世連遠圖因事

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賦注

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勛榮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文選 卷十九 詩 四〇九

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隨山疏濬潭傍曬蓺枌梓麗之所申高栖之  
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  
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正見丘壑之美  
謂深水為潭蓺樹也

勸勵勸者進善之名勸者勗已之稱

諷諫一首四言并序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為楚王薨子郢客嗣

是為夷王薨于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善曰應劭曰黼衣衣上畫

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古彤弓斯征撫寧遐荒此得專征伐善曰

毛詩曰彤弓昭摠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也至于有周

今荒荒服也顏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王蔽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蔽周未王聽譖受語謂絕豕韋

歷世會同事也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蔽聽譖實絕我邦應劭曰王蔽周未王聽譖受語謂絕豕韋

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自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善曰尚

由古字通蘇與庶尹羣后靡扶靡衛顏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五服崩離宗周

以墜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我祖斯微遷于彭城顏師古曰言我先祖遂

魏切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

彭城在予小子勤喉厥生應劭曰小兒啼聲喉厥也許其切阨此媯秦未祐斯耕顏師古曰言還秦暴

野悠悠媯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顏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顏師

古曰於讀為烏為敬辭也轉明貌靡適不懷萬國攸平顏師古曰懷思也秦也言漢兵所乃命厥弟弟謂

此詩中諸數稱於者其音皆同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於楚國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惠此黎民納彼

惟王統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顏師古曰大雅曰皇正也善曰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顏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邦事是廢逸遊是

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顏師古曰將與悠同行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置我王以媯善曰馳騁犬馬

與論同樂也人矢稼穡以致困賈而王反以為樂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顏師古曰恢大諭諭諂夫諤諤黃髮

如淳曰諭諭日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等嬰嬰諤諤同諭以朱切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應劭曰

言疏遠忠賢之輔道情欲縱遠遊也臣瓚曰藐陸嬖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貌也善曰儀禮曰凡自稱於君上大夫則曰下臣昭乃顯祖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顏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

曰我王也尚書曰九族既睦會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

下土照臨斯罔羣司執憲靡顧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

恬特漢賦不自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思鑒鏡之彌彌其逸岌岌其國勸

勸慎以致危殆勸

曰彌爾猶前船也罪過滋其及欲毀壞之意顏師古曰岌岌危動貌致冰匪霜致墜匪幔霜堅冰至言非  
 五答切又鄧展曰般孟子曰天下殆哉岌乎司馬彪以為岌岌危也致冰匪霜致墜匪幔霜堅冰至言非  
 一日之寒也普灼曰致冰無不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輿國救顛執違悔過善  
 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輿國救顛執違悔過善  
 言欲與其邦國救其顛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善曰尚書秦穆公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歲月其徂年  
 其逮者顏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耆善曰徂往也言日於赫君子庶顯于後也顏師古曰於歎辭  
 善道所以能光我王如何曾不斯覽也顏師古覽視黃髮不近胡不時鑿之顏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奇老  
 顯於後代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也顏師古覽視黃髮不近胡不時鑿之顏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奇老  
 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一首 此四言廣雅曰勵勸也  
 此詩茂先自勸勤學

張茂先

大儀幹運天迴地游也大儀太極也極以生天地謂之大儀成地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  
 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四氣鱗次寒暑環周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  
 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  
 次差池雜遷范子曰度如環無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大星也見上爾雅涼風振落熠燿宵流涼風  
 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大星也見上爾雅涼風振落熠燿宵流涼風  
 已見上毛詩傳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思悲也謂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行女日與月與往  
 曰熠燿燿也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思悲也謂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行女日與月與往  
 苒代謝顏延年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躡馳逝者如斯曾無日夜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爾  
 庶士胡寧自舍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仁道不遐德輻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大猷玄漠，將抽厥緒。毛詩曰：秩秩大猷，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  
 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毛詩曰：秩秩大猷，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  
 而至於先民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雖有淑姿，放心縱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  
 可知。先民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雖有淑姿，放心縱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  
 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養由矯矢，黜號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養由矯矢，黜號  
 于林。淮南子曰：茶王遊于林中，有白援綠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一矢不藉。盧蒙神感飛禽，捕  
 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睇，援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藉盧蒙神感飛禽，捕  
 舊說云：即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汲冢書曰：蒲且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就道，安有幽深也。其五物賦：蒲且  
 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就道，安有幽深也。其五物賦：蒲且  
 浮英華，執道德。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農  
 彪虎文貌。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蔗蓑致功，必有豐殷。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  
 爲秦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冥。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神善  
 殺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潤且清。張揖字詁曰：歆，氣上出貌。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  
 故能成其高，王不勉爾舍弘，以降德聲。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  
 願學，故能成其聖。勉爾舍弘，以降德聲。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  
 生於毫末。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  
 人在始，成之此謂成人。成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孫卿子曰：盡小縷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  
 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  
 千里之馬，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纒牽長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論語：顏淵問仁，  
 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爲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論語：顏淵問仁，

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安國曰復及也  
 身能及禮則爲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於終身也  
 征賦謂陶家泥輪以爲成進德脩業暉光日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曰  
 器也老子曰埴埴以爲器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  
 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隱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隱朋則利在鈞已見西



文選

卷二十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豐歸藩 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刻肌刻骨 孝經

決曰削肌刻骨聖聖勤思追思罪戾 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爾雅曰寢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誠以天網不可重擢聖恩難可

再恃 老子曰天網恢恢洵罔遺竊感相鼠之箝 無禮造市死之義 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形

影相弔 五情愧赧 奴簡切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曾子曰君子朝有

有過朝改則與之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出於此伏惟

陛下 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誅曰化侔春風澤配甘

雨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七子均養者鴈鳩之仁也 毛詩曰

桑其子七分毛衰曰鳴鳩之養其子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左氏傳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前奉詔書臣等

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恆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耆珪者古之諸侯執

楚執不圖聖詔猥垂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心輦轂胡廣漢官解詁注

曰轂下喻在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東京賦曰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望不及又曰展轉反側不勝犬

馬戀主之情史記荅相書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

賁躬詩一首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

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警日登徒子好色賦

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

故玄化滂流荒服來王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

比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上契孫也鄭玄曰威烈毛衰曰相

烈烈然也尚書曰肇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受禪於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郡賦尚書萬邦既化率山舊則不

忘山舊則帝曰爾侯君

茲青土。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諸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詩曰：奄有青土。

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車服有輝。旗章有敘。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

方比。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

貴賤。鄭玄曰：章，職也。應劭曰：漢濟濟。僑父。我弼。我輔。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僑父。在官。伊余小子。恃寵驕。

盈。三王。述曰：閔子。小子。晁常。山驕。盈。十舉。挂時。網動。亂國。經。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作蕃。作屏。先軌。是。臨。

孔安國尚書。傲我皇使。犯我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國。有。典。刑。我。削。

我黜。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主。免。為。庶。人。尚。將。寘。於。理。元。兇。是。率。也。周。易。曰：箕。子。受。械。毛。萇。詩。傳。曰：真。

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曰：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

記注曰：理。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尊。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曰：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

子不。賈。永。錫。附。類。鄭。玄。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違。彼。執。憲。哀。子。

小臣。章孟。諷。諫。詩。曰：明。明。天子。時。惟。篤。類。改。封。竟。邑。于。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植。安。鄉。

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推。兗。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淫。之。闕。誰。弼。子。身。章孟。諷。諫。詩。

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荒。淫。之。闕。誰。弼。子。身。章孟。諷。諫。詩。

淫不。遵。道。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

作。諷。諫。詩。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

以。維。為。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謂。

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謂。

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纁。毛。

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纁。毛。

籍。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頰。光。光。大。使。我。榮。我。華。紹。瑤。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剖。符。受。土。王。爵。是。加。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封雍  
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

三王皆以策書皇恩過隆祇承忱惕  
祇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  
齊我小子頑凶是嬰說文曰逝慙陵墓

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

百沒齒無怨言孔  
吳天罔極生命不圖  
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嘗懼顛沛抱

罪黃墟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僂仆也淮南願蒙矢石建旗東嶽  
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

常佛鬱思欲赴庶立室驚微功自贖  
漢書音義曰十毫為釐班超危軀授命知足免戾命亦可以為成人

矣左氏傳太史克甘赴江湖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  
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奉聖顏如渴如飢猶

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潤悠悠曠久飢  
湯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昔可也班固說  
東平王昔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日吳之聽

應詔詩一首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鄭玄禮記注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鸞者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芒芒原

隰祁祁士女  
毛詩曰采芣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  
毛詩曰雨我公田又曰爰有樛木重陰匪息  
毛詩曰

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雖有糲糧飢不遑食  
毛詩曰乃實根楨毛萋曰惟糲食也音侯望城不過面邑不

遊鄭玄問禮注曰血猶向也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玄駟藹藹揚鑿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鏗飛沫

流風翼衛輕雲承蓋甘泉賦曰風從縱而扶轄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曲也遵彼河澗黃坂

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澗毛萇曰水崖曰澗爾雅曰階因也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

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騶駟行薛君曰兩駟左右駟騶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引節長駘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潘安仁

開中詩一首

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譎故引證喻以懲不恪

觀莫從毛長詩傳曰覲見也俯瞻城闕俯惟闕庭說文曰闕門楣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楚辭曰情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

于五刑晉夫論曰刑薄威此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十一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蘇爾戎狄狡焉思肆

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

毛詩曰蠶爾蠻荆傅暢諸公讚曰北地盛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上虞我國告窺我利器左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

傳管子曰執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皆過也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內有百揆

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我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二賈逵國

語注曰素預也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王進征西服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

人往平齊萬年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詩三萬桓桓梁征高牙

乃建勛設夫子尚桓桓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旗蓋相望偏師作援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

罪執大馬又曰要虎視眈眈威彼好時千寶晉書曰形為大都督督關中諸素甲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

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誰其繼之夏侯卿士遺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瓜羌左氏

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惟系惟慮列營棊時其四王隱晉書曰屏系字少連濟

曰是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守有完鄂戰無全兵孫子

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姦雄恭時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守有完鄂戰無全兵孫子

全兵為上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棠端頭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飛檄秦

郊告敗上京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美齊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唯勅曰

塗戰死威榮緒晉人之云亡貞節克舉楚辭曰原生受命上貞節盧播遠命投畀朔土孫盛晉為秋曰

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詐論功免為庶人徙北方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馨

雅曰遠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馨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肝腦塗地白骨委

衢傲獨又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夫行妻寡父出子孤無夫曰寡禮記曰少

而無父俾我晉民化爲狄俘達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論其日月爲惡久熱言

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矜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

門不啓陳洪危逼漢書右扶風有華縣陳倉縣觀遂虎奮感恩輸力一時左氏傳曰孟親身當大敵功蓋

於王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揮領二萬人以繼之室守疏勒城賦曰日分月分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曰色溫潤也豈曰無

過功亦不測其十一過謂虛島浦德功謂重圍深不可測情固萬端於何不育故萬端西京賦曰林苑

之饒于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

何不有曰納其降曰梟其首二曰皆語辭也觀曰梟梟疇真可掩孰偽可久其十二言誰為真事而可蔽

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既微爾辭既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微其

斷其獄訟蔽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好爵既靡顯戮亦從謂之

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不見窳林伏尸漢邦其十三此喻駿也東觀漢記

兩屈林以誣謂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周人之詩實曰

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毛詩序曰采薇造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

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以古況今何足曜威言古弱而患今強而勝之抑亦常理何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是囚論語子曰加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荆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

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

子重師之所刺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縣鄺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洽之陽左氏

狄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申命羣司保爾封疆孟說詩曰明明羣

傳重日曰余從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申命羣司保爾封疆孟說詩曰明明羣



司左氏傳知營曰而靡暴于衆無陵于強誠羣司也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惴惴寡弱帥偏師以修封疆如熙春陽其上下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殘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陽溫生萬物惴

公讌

公讌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字澄

滿也說文曰景光也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

輕輦隨風移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轂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爲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爲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總名楚辭曰上葳蕤以防腐木初生貌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

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爲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榭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

華榭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爲炎暉也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毛詩曰嘉肴脾臠南都賦曰珍羞環玕充溢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孔

國尚書傳曰徵美也。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與常開詩人語。不醉且無歸。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日不極權。含情欲

待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權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見眷良不翅。升守分豈能遠。言上見恩遇，不翅過

不翅猶過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正當曰：天子

桓子福。綏綏之。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克符周公業。奕世

不可追。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用事居

公讖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翾

翔。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古詩曰：日出東南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新語

梓豫章。立則為梁木之珍。風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芙蓉散其華。菡萏溢

金塘。毛萇詩傳曰：菡萏，荷也。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水裔，思玄賦曰：且螭龍之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

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翰，筆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

應德璉。魏志曰：汝南應璉，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言我寒

門來將就衡陽棧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管

曰夫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

簡珠墮沙石何能中白諧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樂動

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隲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漢書曰左馬翊薛宣

曰君白鬮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漢書曰陳平厚和顏既以暢乃肯願細微鄭玄禮記注曰暢充

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猶步下趾而慰存之鄭玄為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四言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遙字熙祖惠帝即位立

陸士衡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自昔哲王先

天而順尚書曰在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羣辟崇替降及近古國語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

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黃暉既淪素靈承祐魏為上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千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

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黃暉既淪素靈承祐魏為上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千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

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道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錄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

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白故曰乃眷斯顙祚之宅土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三后始基

世武丕承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帝也國語太子晉協風傍駭天晷仰澄風以成樂生物者也

章昭曰協和也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淳耀六合皇慶攸興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室為高室通乎六合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氏羌尚書曰璿璣玉時文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榮氏量

案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詩傳曰敬也

法者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詩傳曰篤厚也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詩傳曰敬也

后受九區克咸讎歌以詠劉駒駘郡太守議曰天漢遼周化治九區尚書曰對揚王休又曰吳天有成命也

也經猶理也論於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宗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語曰人能弘道於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宗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儀刑祖宗爰綏天保毛詩曰天保定爾篤生我后克明克秀我后謂太子

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儀刑祖宗爰綏天保毛詩曰天保定爾篤生我后克明克秀我后謂太子

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體輝重光承規景敷尚書曰昔先君文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茂德

武王又曰克明克類體輝重光承規景敷尚書曰昔先君文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茂德

淵沖天姿玉裕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

大將軍讎會被命作詩一首

陸士龍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

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容蕞爾小臣遽彼荒遐左氏傳子產曰諺云歲附小國儀禮曰施厥負擔振纓承華誅微機為太子洗馬

左氏傳陳公子完曰施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也蕞爾小臣遽彼荒遐左氏傳子產曰諺云歲附小國儀禮曰施厥負擔振纓承華誅微機為太子洗馬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曰：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四

宣景文武也。周景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容哲惟管，世有明聖。尚書曰：明哲睿作，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巍巍明聖，道隆自天。魏運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

明分爽。觀象洞玄。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陵風協紀：絕輝照淵。極光炎絕遠，下照深

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鈞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毛詩曰：肅雍

北辰也。封禪書曰：末光絕炎，劇秦美新。曰：表光飛響，盈塞天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毛詩曰：肅雍

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在昔姦臣，稱亂紫微。魏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

中又曰：紫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毛詩曰：皇矣上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

致天之屆于河之沂。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屆，毛詩曰：文穎

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有命再集，皇輿凱歸。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頽

綱既振，品物咸秩。說文曰：振，舉也。周神道見素遺華反質。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

素華謂采章實謂。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函夏無

塵海外有謐。其四：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形為遠，東太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

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帝位，又曰：嘉賓式玄暉，峻朗翠雲崇鸞。

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俯觀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

諸罷朝表曰親玉容而慶薦奉權宴而慈潤施已唯約於禮斯豐魏文帝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

言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四言洛陽園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

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為撫軍將軍以貞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知有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桑倫攸叙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五德更運騰籙受符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

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晉錄次相代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陶唐既謝天歷存虞其一說文解字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夏書

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光我晉祚應期納禪

已見上文虞謂舜也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玄澤滂流仁風濟扇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

化滂旌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

曰回面內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質地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

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莫莢載芬孝經援神

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隸子曰堯為天子芟英生子庭為帝成歷

穆穆聖容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

嚴恪也明必精審聽必微諦論語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恭惟何味且不顯

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恭惟何味且不顯

左氏傳護鼎之銘曰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遊心于寂寞老子

味且不顯後世猶念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遊心于寂寞老子

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游心至虛同規易簡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

亂舊政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

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澤靡

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澤靡

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毛萇詩傳曰幽

故平不肆險服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度曰肆棄也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

傳注曰充滿也典義列辟赫赫虎臣毛詩曰奉璋戡戡典引曰德內和五品外威四賓尚書帝曰五品

引曰盛哉皇家典義列辟赫赫虎臣毛詩曰奉璋戡戡典引曰德內和五品外威四賓尚書帝曰五品

五品謂五常也脩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主人備言錫命羽蓋朱

又曰四夷咸賓脩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主人備言錫命羽蓋朱

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

好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篤上疏曰聖策

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發彼五的有酒斯飲其八毛詩

於四體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肆射毛發彼五的有酒斯飲其八毛詩

的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

道未墜於地，在人也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凡厥羣后，無懈於位。其九：毛詩位，民之攸暨。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

臺初建，以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命有司衣服有量，必脩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

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蕪遵濟有。來鴻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踵曰：夫子之在此，猶鶩之巢幕。上杜預曰：

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蕭而害之。百濟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

雅疾，又曰：薄附也。爾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四筵

霏芳醴，中堂起絲桐。 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扶光迫

西汜，歡餘讌有窮。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曰：終

日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言已幸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

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懼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一首 五言 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樂園也。



范蔚宗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安靜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

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軒駕時未肅文囿

降照臨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囿鄭玄曰文王親至纒囿言

愛物也毛詩曰明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鑿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王逸楚辭注曰薄處蘭池清夏氣脩帳

含秋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峒嶽瀋瀆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

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濞除邪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莊子南郭子

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促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

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絜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

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楚辭曰吉日兮長辰東征賦曰撰長辰而將鳴葭戾

朱宮蘭卮獻時哲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

為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莊子

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歸客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歸客

遂海嶠脫冠謝朝列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杜預左氏

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言彼夫河有急瀾而不留言

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問必有洽焉趙壹報羊陟書曰兩山

相背之疾也孔安國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之問必有川焉大川之問必有洽焉趙壹報羊陟書曰兩山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康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齋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貞于丘園束帛養王

顏延年

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

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也治帝迹懸衡皇流共貫述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

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帝迹懸衡皇流共貫述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惟王創物永錫洪筭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仁周開

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仁周開

周義高登漢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祚融世哲業光列聖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

遺塵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海賦曰因湛亮以靜制以化裁樹之形性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惠浸萌生信及鏡俯遊目於淵庭

翔泳其二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謂魚鳥也周易曰豚魚崇虛非微積實莫尚言崇尚虛假諒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豈伊人和實靈所賦天賦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

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日完其朔月不掩望漢書曰天下太平日航琛越水輦贄踰障其言遠夷納通三靈之賦交錯同端也

日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沈齊爾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

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王託位焉王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且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氏位齊王攸太子箴曰

固以弘道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宮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縑縑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鄭玄

曰禮者謂器昔在文昭今惟武穆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芳之幽密

且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成王叔父也有睟容蕃爰履奠牧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

於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

謂之寧極和鈞屏京維服其五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肺魄雙交月

氣參變肺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肺魄之交皆在月三日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

孔安國尚書傳曰肺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

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開榮灑澤舒虹燦電言時候也禮記曰春季之月桐始華孟仲季以名十月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有開榮灑澤舒虹燦電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

春之月化際無間皇情爰眷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纖者伊思鎬飲每惟洛宴其六楚辭曰伊思始電在在鎬飲酒樂豈東陽無疑齊諧記束皙對武帝曰昔郊館有壇君舉有禮錢已見上文左氏傳

周公下洛蓋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昔郊館有壇君舉有禮錢已見上文左氏傳幘帷蘭

甸畫流高陸廣雅曰幘帳也畫流分流也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莊子曰分豫同夏諺事兼出濟其七孟

助曰吾王不豫吾何以濟仰閱豐施降惟微物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三妨儲隸五塵朝黻沈約宋書曰高

太子舍人徒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徒途秦命屯恩充報屈秦屯二卦名周易曰泰有悔

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秦命屯恩充報屈秦屯二卦名周易曰泰有悔

可悛滯瑕難拂其八周易曰時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

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魯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稟道毓德講藝立

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凌明夷曙達義茲昏道既以爽曙道達之

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凌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魏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

復缺然此所永瞻先覺頌惟後昆其十一言大義漸垂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大人

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

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尚書曰：王來自商，至

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

安國語注曰：僂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尚書曰：庶邦庶事，懋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

曰：金鏡喻。虞庠飾館，容圖炳晬。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容圖，孔懷仁，懷九集抱智，席丘至，懷抱謂

明道也。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懷彼淮，踵門陳書，蹠蹠獻器。

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懷彼淮，踵門陳書，蹠蹠獻器。

蹠蹠，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澡身玄淵，宅

心道秘。其三：禮記曰：儒有深身而浴，德王逸妍，放蚩曰：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

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

國尚書傳。思皇世哲，體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資此風。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

風知而暮成。禮記曰：湯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湯，遠也。尚書大傳曰：聖人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

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尚席函杖，承疑奉帙。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

左氏傳：鄭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承疑奉帙。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

也。丞疑疑丞也。禮記曰：侍言稱辭，悼史秉筆。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妙識幾音

虞夏商有師，伴有疑丞。侍言稱辭，悼史秉筆。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妙識幾音

千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聖肅肆議芳訊。大教克明，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

傳曰：肆，陳也。鄭玄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禮屬觀盟，樂薦歌笙。周易曰

毛詩箋曰：訊言也。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禮屬觀盟，樂薦歌笙。周易曰

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獻

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一襲吉孔安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劉棣瓜賦曰更鋪象

終襲吉卽宮廣讌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小三龜一襲吉孔安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劉棣瓜賦曰更鋪象

笙象簞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然鍾則金也

台保兼徽皇戚比彥存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與台同保肴乾酒澄

端服駁弁杜預左氏傳曰酒清人渴而不飲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眠命九賓相儀六官六卿也周禮

謂之序巾巾箱都莊雲動野馘風馳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制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馘薛倫

周伍漢超哉邈猗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清暉在天容光必照孟暉喻日喻帝也

容光必照趙岐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

曰容光小隙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妄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

性為情遜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

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胥子賈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賤而聞冥也家語哀

誼弔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賈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賤而聞冥也家語哀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張謨字公喬齊

丘希範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

詰去日閭闔開馳道聞鳳吹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峽闕於閭闔薛綜曰

日俗倫制十二箛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紫邕月令章輕莢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毛詩曰莢茅始生也藉

田賦曰天子御玉鬻服度漢書注曰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集本巢空初鳥飛苻齊亂新魚戲參差荷

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奇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參差別念翠肅

穆恩波被苟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左氏傳羊舌職曰豈生生命之易投

###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沈休文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六韜曰堯與有苗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推穀二嶠岨揚旆九河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推穀曰園以內寡人制之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推穀二嶠岨揚旆九河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昭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

曰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命師誅

後服授律緩前禽王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有王者則後服無函轅方解帶曉武稍披襟函函谷也

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允兩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咽喉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尚書曰奉辭伐

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

告武成也。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饋道曰簪。

祖餞：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遠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已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牆皆頓擗，荆

棘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曰：魏

露側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爲疇。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

曰：人生如朝露。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湖方。毛詩曰：嬾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方。觀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

沛宮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言恩

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毛詩曰：山川悠遠，願爲比翼鳥。

施翻起高翔。古詩曰：願爲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驥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詩以賤軀毛詩曰零其濛傾城遠追送饒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

丁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也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聲莫大於殤子

彭聃猶為天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

各安其性則秋毫亦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

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

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

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

吏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

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言禍福之相糾如此禍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

足自愛也謂鳥賦曰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

古詩曰立乖離卽長衢惆悵盈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憐上孫子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

身苦不早謂鳥賦曰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

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

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王生和鼎寶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

中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助鼎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遠毛

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又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道遲遲中心有遠何以敝離思攜手游郊畿曹子建雜詩曰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淵晉京洛陽也爾

迴谿鑿曲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東賦曰涼水澹

依薛君曰依依盛貌濫泉龍鱗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郗元水經注曰充街谷水

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上林賦曰沙棠檉櫨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毛詩曰在櫨園庶雅

記曰上林飲至臨華沼邊坐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選鄭玄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邊讓章華賦曰

不慕歲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存道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阮瑀為魏武

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

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敢石崇同日取岳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五言沈約宋詩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

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瞻時為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庚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爾雅曰大

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誅曰惟我與爾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答盧諶詩序曰對筵接几峇頡篇曰疏曠也舊知庚也明牧王撫軍也

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暝平陸楚辭曰日暝而下頽榜人理行體

輜軒命歸僕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虹長也說文曰輜頭也吳都賦輜軒之使分手東城闕因發

權西江陳說文曰闕城曲重門也爾雅曰輿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

復合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萋詩傳

纜力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軻纜然纜維船索析析就襄林皎皎明秋月舍情易為盈遇物難

可歇王仲宣公讌詩曰舍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子少思寡欲老資此永幽棲郭璞

山海經曰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眺下

死

洞庭張樂地 瀟湘帝子遊

莊子北門成開於黃帝曰帝最歲池之善於洞庭之野吾始謂之澗復謂之息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漉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

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變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

江漢流 歸藏啓蒙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 停驂我悵望 輟棹子夷猶

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

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地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部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心事俱已矣 江上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梁書曰范曄字爽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 分手易前期

春秋既高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益

田每至常別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勿言一

樽酒明日難重持蘇武詩曰我有一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

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選

卷二十一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殉葬，非禮也。杜預云：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鬪冠子曰：達人大觀。

三良惜哉空爾為。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毛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君受恩良不訾。

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穆公要之荷死。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麋彼許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

說文曰：綆，汲井繩也。糜，牛鬻也。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壯士也。

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秦

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諫曰愷梯君子永能厲兮吁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

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曰楚辭

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

人兮攬涕而野臨穴已見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記鄧太后報鄧閭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

悲鳴哀哉傷肺肝肝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八首五言歌云詠史實乃深懷首三氣揮灑最且長樓真足大手西石中府也老心多子

左太沖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密論

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遷作史記曰司馬遷乃作爲鳴鑄習勒騎射音義曰鑄也

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救乃甲冑左氏傳曰昔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

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欽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左眇

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眇視也方言曰澄清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鄒食其長揖不拜毛

吾自有  
舊山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

世肖踞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青長子也。地勢使

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而有而獻之。列子：俞金張稱雋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

國：高唐漢庭。七葉內詩：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與張志曰：侍中。中常

冠武弁。馮公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

紹尾為飾。馮公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吾聞連。好奇

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平原君

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言。秦將圍趙。為

却五。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

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上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與實。實之事。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許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吾

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禮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連。爾耀前

庭比之猶浮雲。再封故言連。鄭玄周禮注曰：璽。甲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上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毛。長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東威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衛道也。揚偉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

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

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良姊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馨令人擊磬擊磬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寂寂楊子宅門無聊相輿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寂寂

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闕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言論准宣尼辭

賦擬相如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悠悠百世後英名

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上成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西京賦曰

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

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家語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闔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

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耕於中嶽下振衣千

仞崗濯足萬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凡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

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逸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觀

詩序曰秦有兼井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揚朱曰貴

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

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糶束薪

力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

能庇其伉儷杜預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

曰儷偶也伉敵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

言背也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重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

自古昔國語曰古曰在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鷓冠子曰籠中之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疏寂貌

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

賦曰廓抱影而獨倚若枯池魚。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鄭玄毛詩箋曰向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

曰益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鄭玄毛詩箋曰親友益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

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

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

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

愁悴并頡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王弼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

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忽切咄著憤切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鷓鷀巢

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

二疎。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軼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達

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鐘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

於塗炭也。尚書曰：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爲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

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

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

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

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故樂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嘔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 顧宗微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是遺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秦人來

求市厥價徒空言 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 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 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 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

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 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史記曰官

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關 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

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莊子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也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微趙城乃

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

銅柱火出然銅有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還 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

終不與璧爰在渾池會二主克交歡 爾雅曰爰日也史記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渾池又

交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力平漢書曰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皆血

下霑衿怒髮上衝冠 說文曰皆日睚也列士傳曰朱亥睚目視 西伯終雙擊東瑟不隻彈 西岳東瑟已捨

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

書傳曰干犯也尚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

貢曰天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子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

君畏臣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也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

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也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交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智勇蓋當代弛張使我

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謝宣遠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卜洛易隆替興亂

罔不亡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下惟洛食章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

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

息肩繚民思靈鑿集朱光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忽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鑿在下有命既集曹植伊人

感代工聿來扶輿王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告縣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乎天 婉婉幙中畫 輝輝天業昌 房易和順貌也 漢書高祖曰 運籌帷幄之中 吾不如子 鴻門消薄蝕 垓下

殞攙搶 漢書曰 亞父范增 說項羽 騎見公 項伯素善張良 夜馳見良 具告事 實良乃與項伯 見沛公曰 垓下 薄蝕 攙搶 皆喻羽也 京房易飛侯曰 凡日蝕皆於晦朔 不於晦朔 蝕者名曰薄爾 雅曰 彗星為攙搶

爵仇建蕭宰 定都護儲皇 爵仇謂封雍齒也 已見幽通賦 漢書曰 良從上出奇計 及立蕭相 國音義曰 何

四勸上 是日車駕西都 長安 又曰 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 呂后恐 不知所為 或謂呂后 留侯善

書計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 劫良 良曰 願太子有所不能致者 四人令太子為書 辭安車 請以爲客 令上

見之 則一助也 於是太子迎四人 至上 破繖布歸 愈欲易太子 及置酒 太子侍 四人從 上乃驚曰 吾求公

公逃避我 今公何自從 吾兒遊乎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竟不易太子 及置酒 太子侍 四人從 上乃驚曰 吾求公

廣曰 太子國 肇允契幽叟 翻飛指帝鄉 言初即合契幽叟 晚乃遊心帝鄉 漢書曰 良從容步下 邳圯 上有

有頃 父亦來 喜出一編書 曰 讀是則爲王者師 且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 又曰 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遊

耳 迺學道 欲輕舉 莊子曰 華封人謂堯曰 千歲厭世 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 毛詩曰 肇允彼桃蟲

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 翻飛貌 尤信 惠心奮千祀 清埃播無疆 尤武功歌曰 清埃飛連日月 毛詩曰 肇允彼桃蟲

神武陸三正 裁成被八荒 神武謂宋高祖也 尙書益曰 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 孔安國尙書傳曰

道輔相 天地之宜 漢明兩燭河陰 慶霄薄汾陽 明兩慶霄 皆喻宋高祖 燭幽明也 薄猶輕易也 河陰汾陽

則堯可輕薄也 周易曰 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玄曰 明兩者 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 其於

天下之事 無不見也 孟子曰 舜避丹朱 於南河之南 然河南則河陰也 慶霄即慶雲也 王逸楚辭注曰 海

內之政 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 鑾於歷頽寢 飾像薦嘉嘗 宋略曰 大軍九月次彭城 鑾聖心豈徒甄 惟德在

無忘也 陸機高祖頌曰 念功惟德 鄭玄毛詩箋曰 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 揆子慕周行 起之而令仕 度子

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  
 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若  
 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替夫遠盛觀竦踊企一  
 實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替夫遠盛觀竦踊企一  
 替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  
 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王道平直也說文  
 足不長能行毛萇滄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  
 詩傳曰良善也毛萇滄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  
 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  
 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使人  
 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  
 威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  
 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椅桐生矣于彼朝陽

不生五穀鄒子吹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尙書上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

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

貫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嘉運既我從欣願自

此畢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良人出必

心有遠鄭玄毛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巾處士所服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履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

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戒徒在昧且左右來相依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驅身出

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善所起也郊郭行路正威遲古詩曰驅車策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蘇武

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毛詩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祖矣我馬瘠矣嚴駕越

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躐也漢書李原隰多悲涼迴颿卷高樹宋均

緯注曰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詩曰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

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離獸東南下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亡之諸侯遊宦事人毛詩

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道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婉轉良時為此別日月

方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孰知寒暑積僮俛見榮枯俯仰也

程曉女典曰春榮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陸機青河畔草詩曰空房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

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陸機青河畔草詩曰空房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

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

女歌曰歲已暮今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

暇桑野多經過在桑野阮籍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

貌說文曰傾城誰不願弭節停中阿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

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

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辭也南金鄭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從姊誄曰

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高節難久淹揚來空復辭七言曰揚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揚去也劉向遲遲

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

何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已止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

絕河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爾雅曰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慘悽歲方晏

日落遊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淒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

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

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文帝賤曰冀車速訖旋侍光塵

言周易曰歸妹如何久為別百行讐諸己左氏傳注曰魯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杜預君子失明義誰與

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九貞女

而違禮而我食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五君詠五首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



嵇康曰：鸞翮有時緘，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輅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 顏延年

阮步兵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迹，識密鑿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晉書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遁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馬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禮豈為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咸榮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咸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

###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

淪朝霞，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舉夜聞靜室

夜述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人

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

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爾雅曰：迕，

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

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

鐵羽許慎曰鐵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鐵所例切

劉參軍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遊守形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

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

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

阮始平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深識微在金奏傳暢晉諸公贊曰中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

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鼓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名士傳

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成若在官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成列子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

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祕奧測六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秀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王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天下之朝市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飛薨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攢羅鱗次仕子彰華纓遊客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京城十二衢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竦輕轡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明星晨未稀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駿集序曰毅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涿郡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長城地勢峻。萬里與雲平。

涼秋八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八月。白露變爲霜。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

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白

衛孟康曰。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旂。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

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南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

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爲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歛若雲。雲

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晉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

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

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

記所出。長笛賦曰。骨都先自聳。日逐次亡精。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擊焉。文預曰。恐懼也。玉門罷

斥候。甲第始修營。第一區。又曰。上爲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位登萬庾。積功立

百行成。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天長地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爾雅曰。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

曲池。又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已平。

百一

百一詩一首。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以事者。成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

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璉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璉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開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璉文章錄曰璉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璉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資嬰通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高唐賦曰長吏田家無所有酌

禮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璉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

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

簡切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篋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放

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武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篋篋又無尺書乃用何避席跪

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廣十重

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 遊仙

####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咸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松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

流目眺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夫衡阿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

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翻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迹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迹長

懷慕仙類眩然心綿邈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貌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鏘銖纓紱滄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道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

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綰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蓬萊中臨源挹清波

陵崗掇丹雘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萑故曰丹萑

仲雅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

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張滿列子注曰班輪為梯可以陵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

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髮先生

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平、姜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仿徨，正中也。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

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

者通，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宓妃也。

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

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

妃之所在，解佩纆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

鳥與女蘿，施於松柏，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也。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

毛萋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也。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

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

日飢，滄瓊藥，渴飲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

雨上下，柏實方，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棹馳聘，野嵇康答難曰：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

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普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大戴禮夏小正曰：蟬蟬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頤，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

高誘曰：代，更也。謝，敝也。時變，感入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蛤雉入于淮，為蜃。鼉魚鼈莫。

不能化，唯人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不能哀夫。丘壘相望，逝者莫。

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遊，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翻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也。思，拂霄及遠遊。以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

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崩巖，水增波。韓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也。言珪璋雖有特

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也。言珪璋雖有特

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也。言珪璋雖有特

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案劍相眄者。潛穎怨青陽，陵茗

哀素秋。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曉也。素秋之早至也。

若陵茗也。素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

秋已見上文。風煖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為災。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

銀臺。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鍾鄉人也好釣魚於滌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探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非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姮娥揚妙音洪崖領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巨杯自來人前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其頤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頤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頤動也五感切

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列仙傳曰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

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幸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

止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

龍水仙也次曰宮龍上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

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海求蓬萊已

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機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始也晦月盡也尙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

六日明消蔚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稷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

而魄生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

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蕪華莊生以

曰蕪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萋蕪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萋詩傳曰蜉

夕死朝生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州記曰北海外有鍾山

桂參干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

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復許平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

卷二十二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 韓子曰 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 雜詩 左居陸後 而此在前 誤也

杖策招隱士 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 連却秦軍 平原君欲封之 遂杖策而去 說文曰 杖持也 方言曰 木細

經注曰 巖穴無結構 丘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 魯靈光殿賦曰 觀其結構 尚書大傳曰 夏曰弟子

琴其中 以歌先王之風 則可以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 尚書大傳曰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 高誘戰國策注曰 山北

石泉漱瓊瑤 織鱗亦浮沈 楚辭曰 飲石泉兮 蔭松柏 漱滄漪 非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 禮記曰 絲竹 何事待

嘯歌 灌木自悲吟 詩傳曰 灌叢也 南都賦曰 寡始悲吟 秋菊兼糗糧 幽蘭間重襟 楚辭曰 朝飲木蘭之

英 毛詩曰 乃麥糗糧 毛萇曰 糗食也 楚辭曰 躑躅足力煩 聊欲投吾簪 言世務勞促 故足力煩始也 韓詩

初 秋蘭以為佩 然蘭可為佩 故以閒襟也 躑躅足力煩 聊欲投吾簪 言世務勞促 故足力煩始也 韓詩

之辭 許頡 籀曰 簪 笄也 所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 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 左思徙居洛城東 著經始東山廬詩 毛詩曰 前有寒泉井 聊可盥

心神周易曰井冽寒泉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蔭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

矣廣雅曰瑩磨也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

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結綬生纒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

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問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惠連

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曰子貢問曰

於是無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猿豷而不爽王逸曰爽悅也新序曰古老躑躅欲

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藻于

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騶阜與蕙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靈穿

鳴玉亦瓊瑤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

也見上注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澗澗散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澗澗也澗與澗同

樂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稅古字通。

###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

無中林士。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裘詩傳曰：中林，林中。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

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鵲鷄先晨鳴，哀風迎夜起。楚辭曰：鵲鷄嘶而悲鳴，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左傳曰：凝霜之冱，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周才信衆人，偏

智任諸己。君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曰：錄曰：至於力命篇

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蘊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

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濬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

莊子注曰：至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

###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卑枝

拂羽蓋脩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曰折羽翼兮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丹霞夾明月

華星出雲間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

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五言水經注曰淮南郡之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

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東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賦

玄周禮注曰興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言欲成也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者託下於物也

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擊起也孔安國論語

注曰叩擊也人戴禮曰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南貞

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玄也

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也言秋長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友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伊余樂好仁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憩榭面曲汜。臨

流對迴潮。韓詩外傳曰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李弘法言哀鴻鳴沙

渚。悲猿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颿。注曰瀏風疾貌寡婦

賦曰風瀏瀏而風興。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注曰斐斐輕貌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

曰聞喧囂則人意動作。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

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

東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曹植武帝誄曰聽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馬銜也言鑣以明。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

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漢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

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聘驚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王。原隰黃綠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

注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聘驚兮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原隰黃綠柳。墟囿散紅桃。夏小正

日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桃則華。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

糞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鈎命決





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窮海傾耳聆波瀾舉

欲及時也尸子曰為令尹而不喜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傾耳聆波瀾舉

目眺嶺嶽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

為陽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芣芣楚永為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毛詩幽風曰春日遲遲采芣芣楚

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曰兩責

與周易曰遜世無悶今子起何其無持操遊南亭一首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密林含

餘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箠清有餘也張載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毛萋詩傳曰痾病也

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墊弱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皋蘭被逕分斯路漸廣雅曰

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皋蘭被逕分斯路漸廣雅曰

逸曰芙蓉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

蓮華也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楚辭曰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

岸毛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楚辭曰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

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

棄地。章昭曰謂綠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顯啓期婁地。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

記曰。漢山海中南極之觀崑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

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覆

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尾背黃青。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廣覆

一絹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覆

終始。不知端倪。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莊子孔子曰

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

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

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殺遂屠聊

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郭象莊子注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

###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謝靈運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

已微。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辭：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杜預注：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

買遠國語注。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

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而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為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

曰：抗，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

迷感失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

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蕘。古樂府有歷九

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

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注曰：雲梯可以陞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五言 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

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曹璉贈

詩曰轉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且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濊。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毛萇曰深水會也濊與深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初筍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葦叢竹也薛竹皮也蒼頡篇曰海鷗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蜂

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滌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

聖人遊於萬化之塗萬化萬物亦與之變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人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

通言已孤遊非情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方始也透迤傍隈隩。

茗遞陟陁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隈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過澗山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陁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

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川渚屢逕復乘

流既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瀦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企石挹飛泉攀林搥葉卷

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運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搥茗咸

露分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情用賞為美事味竟誰辨言事無高既

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

即以為美此理幽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

無所不至於無遺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椒迹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尚書禹曰子乘四載隨山乘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

輶山乘輶輶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國尚書傳曰豈是欽明懋德之後善遊天下皆是容聖神仙之君孔安

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廈周易曰聖人以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帝輦動出則傳樓觀眺豐穎

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

騰緹殺騎也緹漢書曰緹騎一百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步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

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毅騎煌煌

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  
子曰程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  
開存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曰吳越春秋越王  
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書傳  
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遠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仞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  
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仞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衣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  
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  
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  
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凌遠取累非纏牽言己才疲弱而謝急遽其  
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經牽長故經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莊子曰闕奔之隸與股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  
者雖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使蒙恬築  
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  
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歷山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  
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  
宇衿帶周固衿帶易守兵都賦曰山川不足周衛賦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類曰化營靈光殿賦曰  
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兵都賦曰山川不足周衛賦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類曰化營靈光殿賦曰  
神之園縣極方望邑社摠地靈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陝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徒人以奉園勝今所  
營之園縣極方望邑社摠地靈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陝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徒人以奉園勝今所

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宅道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雅曰摠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也睿思纏故里巡駕而舊垆爾雅曰林外謂之垆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蕤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蓋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穉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分列宿順極兮左氏傳注曰葬屋棟也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嶽濱有和會祥習在下征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躬儉以弘下濟之惠卜征五年歲卜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其祥祥習則行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肆也說文曰廊嚴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嚴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禮記曰東

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長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山祇山神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山祇山神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鳴軫玉輪也。漢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影，修建萬軸胤行衛，千翼汎飛浮。萬輪謂車也。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丈三尺五寸，長八丈；小翼一丈二尺，長九丈。彫雲麗琬蓋，祥颯被綵旂。山賦曰：彫雲斐亶，以翼樞。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旌之旒也。趙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鑿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波，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羅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日驚聲震海浦，列子：藐盼靚青崖，衍漾觀綠疇。藐盼，窈窕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北極之北，有溟海。日驚，日北極也。丘，騫，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麟，皆驚懼之意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柔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闐。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闐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隅，城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闐也。市井人營營而求生，非惑乎莊子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

秋胡子妻謂秋胡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  
曰子辭親往仕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真固所當惜也陸尊賢  
機桑賦曰覺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  
永昭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慙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感感苦無惊攜手共行樂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棕為樂亟卓昭曰棕樂也魏文帝  
樂耳須富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遠樹暖任任生  
貴何時煙紛漠漠也任與芊芊盛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  
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  
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之丹  
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子也好道術之士

於是八公乃往。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駐。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處也。鸞崗西有鸞崗，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駐。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蜒虹之長，繫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頽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日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極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晴賦曰：藉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於。光誦猶華篇也。後旂猶後來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尙爲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嶺，以爲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戰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蒸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之旗然也。衿帶神垆，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眠北阜，陸機擬古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鳥窠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鬱律構丹巘峻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嶙鬱律巘巘已見上文勢隨九

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即事既多美臨

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山中咸可悅

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醴首秋風生桂枝其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遠本源故八解鳴

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

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

尼相若列了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旆旌旗之垂者

旆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白雲隨玉趾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

分結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注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

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此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潘岳詩曰東東郊豈異昔聊可閑

余步七啓曰雍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權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

華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盡掩，樹頂鳴風，草根積霜，露驚麝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麝，今江以東人呼鹿曰麝。呂氏春秋曰：征鳥風號。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迥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崗走寒兔。任預雪詩曰：寒鴛鸞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逾寧止歲云暮。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胸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注曰：充滿也。銳意

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

所造，望仙宮在華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

陰漢武帝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

也。豐多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

而開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

鴻。袁彦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卽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

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

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

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訓到長史慨登琅邪城詩一首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琅邪郡琅琊國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

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與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弊烽候上谷拒樓蘭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此江稱豁險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

茲山復鬱盤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下屬江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弟鬱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

帶已見上文說文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子虛賦曰下屬江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帶已見上文說文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河上干已見上注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

預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瀾澹甬道入鴛鸞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

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中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

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少年負壯氣

耿介立衝冠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

途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陳豨據天水元說器曰東收三輔之豈如霸上戲差取路傍觀漢

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白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  
匄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 選 卷二十二 詩





文選

卷二十三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帝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將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曰：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號鳴也。徘徊將何

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權勢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

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傾城迷下蔡，客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

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與猗靡。傾城迷下蔡，客好結中腸。登徒子章指曰：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生憂思，緩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果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秋風吹飛，落從此始。沈約曰：風

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

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

實戲曰：朝為榮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

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

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凝冰堅也。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纔得寵於楚，

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蛇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纈曰：萬

歲後子將誰與樂。纈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纈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

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

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

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蠱之所。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

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

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折。日

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宿雅曰：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

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璧之懼。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明設

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璧之懼。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明設

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春秋非有託，富

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清露被皞，凝霜當野草。

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慨

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并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

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

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命，以至於

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

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古詩

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

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

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錄曰：雞鳴高樹，顧古辭。孔叢子孔子歌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

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

金百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

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

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辱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驚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買遠

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軫當為吟。宋衷太玄經注

閒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

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

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竄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練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

磻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

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

境界。薄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良辰在何許。凝霜密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密

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

王仲宣詩曰。鳴鴈飛南征。題鵲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鼻腐耳善曰。楚辭。素

白露沾衣。鳴鴈飛南征。題鵲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鼻腐耳善曰。楚辭。素

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山。古人字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

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而衰冕而執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

辭注曰小丘王逸楚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噉噉今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丘大

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史記曰始皇使燕

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噉笑也噉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

彼曠野楚辭曰莽茫茫之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鴛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

無涯毛萋曰浩浩廣大貌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

厲猛也管子曰陰羈旅無時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

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氣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

常體君子道其功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

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

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

心怛怛楚辭曰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

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而西頽。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

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鉅虛比。為邛邛鉅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鉅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鑿。郭璞曰：鑿音厥。如

何當路子聲。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銜羽以免。顯

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選曰：當仕路也。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可

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

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

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

俛趣荒淫。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狹路。不辱恬淡。競赴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

術。可以慰我心。王喬之乘雲。分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

曰：延年不死。今誰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淇淇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淇淇水。上有楓樹。皇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皇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駸。毛

長曰駸駸。驟驟。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

魏駸駸。七林切。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

歷山秀士從之高唐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曰：劉辛諫楚王曰：郢粒賦曰：委且為朝雲。仰柄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揣丸以其頸為的書遊茂樹夕調酸醃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侯為事不知大夫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贖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古詩曰：長風懷苦心。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展轉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雖好相如反側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爾雅曰：水

頽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魄月魄也。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眇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境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

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

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

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蓬伯玉

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

課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恢恢六合間。四

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綱。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松柏隆冬

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何為九山。曰。太行

野河內。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霸王縣。霸者定分之謂也。其本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惻惻



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遭凶殘毛詩曰將安將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環曰萑蘭涕泣闌干萑與

哀傷

幽憤詩一首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哀焚靡識越在緹緹左氏傳后成叔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緹緹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織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母兄鞠育有慈無威譜曰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緹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緹小兒大藉也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毛萋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寤則尊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抱樸少私寡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

人適自作 憂患也 大人含弘 藏垢懷恥 曰國君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曰君臣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

又曰於乎小感悟思愆恒若創痛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疥癢擊人刺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瘡疥欲

寡其過 謗議沸騰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性不傷物頻

致怨憎 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柳惠今愧孫登 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至樂於

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內負宿心外惡良朋 鄭玄禮記注曰頁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

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

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

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實由

頑疎 天囓背增職競由人 理弊忠結卒致囹圄 杜預左氏傳注曰繫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答鄙

訊繫此幽阻 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 實恥訟免時不我與 論語曰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毛詩傳曰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

意忘憂 毛詩曰雍雍鳴鶴管子桓公曰夫鴻鵠南而不失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事與顯

達。遺茲淹留。爾雅曰淹留久也。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

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懷玉，謙惡。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道，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

處之象也。曾子曰摧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酒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嚴安徐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煌煌靈芝，一

年三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謂芝草也。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

疚。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

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天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慄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溼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沈各

異勢，會合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

賤妾之故  
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龜爾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如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干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山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

崗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暎，久也。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狐死必首丘。所流

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獨夜不能寐，攝

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聞也。王羈旅

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壘壘相次之貌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

望原陵鬱臙臙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臙臙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齊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章昭國毀壞過一杯使房啓幽戶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發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白居

墟爾雅曰墟謂之墟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墜狐兔窟其中蕪穢不

復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頽隴並墾發萌繇營農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恒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

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

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記曰孟秋寒蟬

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也楚辭

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顧望無所見惟觀松柏陰已見上文肅肅高

桐枝翩翩栖孤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

吟已見上文注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

纏綿思好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袷楚辭曰

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歎歎而沾襟

情又曰泣歎歎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

百兩御之琴賦曰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

披重壤以誼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

役毛詩曰僮僮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彷彿翰墨

有餘迹似見不諱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悵恍如

或存周遑仲驚惕曰悅楚辭注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易

雙栖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春風緣隙來晨露承檐滴說文曰露寢息何時忘沈憂

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有時衰莊岳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死惠子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變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秋風爲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

暑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所枕席長箴竟牀空展轉已牀空委清塵室虛

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獨無李氏靈髣髴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

燭張帷令帝居他帳遙見好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漢書公孫瓚曰累撫衿魏武帝嘗寒行曰延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快悲懷魏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日常存乎遺形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賦詩

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歧卒歌曰有志無時命

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

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

露凝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柰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仇

曰幽靈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若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改服從朝政衷心寄私制茵幃張故房

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

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塵塵而過中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駕言陟東阜望墳

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徒倚

步踟躕。楚辭曰步徒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芟帶墳隅。聲類曰埏墓塚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

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

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輕諂不任主社稷。因

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

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舍悽泛廣川。灑淚眺連

崗。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阮

中道消結憤滿。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

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神期恆若在。德音初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

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

延州協心許。



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

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白燒膏以明白銷鬢先解劍竟何及撫墳

徒自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感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若人謂延州

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載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理感深情慟

定非識所將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

我耳蝦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脆促良可哀

天枉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良甚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舉聲泣已

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

拜陵廟作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哀敬隆祖

廟崇樹加園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

者衆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早服身

義重晚達生戒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否來王澤竭泰

往人悔形

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

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

常會昌成封岱宗宋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論語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夙御嚴清制朝

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垆在也莊子曰宣尼伏軫而嘆東垆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漢陵邑轉

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廟一月一遊衣冠弔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

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

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

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

其神已謝故同 幼牡困孤介末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 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

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五言集曰謝諮議瑣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

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

謝玄暉

繡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繡今南陽有鄧繡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

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也芳襟染淚迹楚辭曰心嫵嫵而傷懷玉座猶寂寞

况迺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五言劉瑤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

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劉瑤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也一朝萬化

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待時屬與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固漢書

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左氏傳曰楚二君使椒舉如晉曰寡

云下邱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袁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處

左氏傳曰王孫運阻衡言革時秦玉階平曾安國尚書曰衡平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滿曰德之休明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孔安國尚書曰衡平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之甚也長楊賦曰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李穀字茂彥重以清尚殺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

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李穀字茂彥重以清尚殺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

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

曰寧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壑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狂生壑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

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

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言將乖之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

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復相  
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嘲諛常與虛舟值若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嘲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何時見范侯還紱平生意  
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弗觀朱顏改徒想平生人醜又曰容則秀雅稚朱  
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一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高翔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我友云徂言戾舊邦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  
楚辭曰將舫舟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慨  
下流舫與方同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濟岱江行邈焉異處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江風  
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瞻  
曰瞻望弗及佇望以泣又曰跂予望望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望遐路允企伊佇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瞻  
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苟非鴻鵠孰能飛因所見  
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

毛詩曰：匪鷓鴣，飛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墓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

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於時。晏信誓且且。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君之使也，苟

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藥，醴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

滿中心孔悼，涕淚漣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泣血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

無幾果為李催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潯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榮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

失越用遁，遠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遷於荆楚，在漳之涓。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在漳之

涓，亦尅宴處。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篋墳，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墳，仲氏吹篋。毛長云：土曰墳，竹曰篋，

車相依，臂亡齒寒。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儀卒度笑語，卒獲禮。庶茲永日，無讐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讐，時不我已。鄭玄毛詩箋曰：與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

帶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

何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曰：人亦有言，靡

衛靡日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迅高而難

常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

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益尚書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仲山甫

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悠悠澹澹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

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澧水出縣西陽山又曰

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城邈其迥深

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

又曰允矣君子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四言千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騅說君子於征爰聘西隣毛詩曰之子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

思兮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親近臣賢者

於主遠臣自遠而至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申或為車非也延陵有作僑胥是與公孫僑

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辛舌醉行謂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緝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先民遺迹

來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知微曰聖人見微知著觀

始知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褐荷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

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命於藩離之外董褐既致

命乃告趙鞅曰親吳王之色類有大愛小則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

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君若卑

也董褐晉大夫司馬寅衆不可蓋無尚我言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我叔長也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

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焚雅門飲馬于淄邇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

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

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纏

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

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

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

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自是二邦若否職汝之山順此汝之由毛詩

善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山順此汝之由毛詩

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載過彼豐沛都與君

共翱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寒衆

賓會廣坐明鐙燿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羸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燿會廣坐明鐙燿炎光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燿熾也燿大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

中堂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千舞也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楚辭曰醴醴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

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自夏涉玄冬彌曠

十餘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

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爲啓強曰清談同日夕情取敘憂勤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爲別

辭遊車歸西隣西隣鄰都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途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追問何

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琴師賦曰勉哉脩令德北面自



寵珍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絃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茱茱明鏡

照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禮記曰歲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

既殫矣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皜皜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

輝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輿論立說結連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

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儷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

與鹵同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

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扞中情而爲詩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

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且輕葉隨風轉飛鳥

何翻翻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兮

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

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

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澙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憊而交下。豈不羅凝寒。

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

與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

卷二十四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圓景光未滿，衆

星粲以繁。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論語子

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聊且夜行遊，遊彼讎闔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

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爾雅曰：扶搖謂之輶，郭璞曰：暴風

在郭，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爾雅曰：扶搖謂之輶，郭璞曰：暴風

樞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窗也。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蓬室，士謂徐幹也。若頤篇曰：顧旋也。列

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賈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葬成王，卽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卽位

過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

士者申。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破亮懷乎。知已。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亮懷

瑀。瑀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瑀瑀美。積久德逾宣。子房陽虎將以瑀瑀斂。杜預曰：瑀瑀美玉。君所佩也。瑀音餘。瑀音煩。

申章復何言。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漢書：孝武傷李夫人。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楚辭曰：澈凝霜之紛紛。字書曰：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賦曰：桂枝落而銷亡。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凝亦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

形庭也。又曰：修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黍稷委疇。農夫安所獲。

王逸：楚辭注曰：委也。說文曰：疇。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言俗之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

耕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君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

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

卒。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於死。而况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

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樂也。毛

匹鳥也。楚辭曰。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樂而無良會也。欲歸忘故道。覽可與兮匹儔。

願望但懷愁。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願。悲風鳴我側。義和逝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

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

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員闕出浮雲。承露

槃泰清。西京賦曰。園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

交兵。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權家雖愛勝。全

國爲令名。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君子在末位。不能歌

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

非忠貞之則。雖有中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闕城作

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

居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塗塞而不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左氏傳穆叔謂晉

平楚詞曰永懷兮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霖雨泥我塗流潦浩

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中遠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蕭蕭兔置施於脩坂造雲日我

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紆將

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鳩鳥鳴衡扼豺狼當路衢以喻小人

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鳩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蒼蠅開白黑魏詩曰讒巧令親疎毛詩曰

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復楚辭曰攬騑驂而魏詩曰踟蹰亦何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開毀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其楚辭曰攬騑驂而魏詩曰踟蹰亦何

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原野何蕭

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暎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尚書曰不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太息將何為天命與

遠暇食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我違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萸詩傳曰遠離也謂不耦也

皇帝下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孤魂翔故城魏志城

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漢書李陵謂蘇武

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

人開自顧非金石咄嗒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何必

同衾幃然後展慤勤毛詩曰抱衾與稠毛萸曰衾被也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

行曰痛哉世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

人見欺神仙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慎重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

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

詩曰俟我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微歌。錄有美女簫。齊瑟行。史記蘇秦說

虛歸。醜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大國多良材。譬海出

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侍。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

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人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楊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

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

生姿。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攬我好仇。載我輕車。毛詩曰君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於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琴瑟嘉好。又曰：咬咬黃鳥，願  
疇弄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  
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詩傳曰：畿，疆也。姜姜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瀟灑，山鳥羣飛。樂動聲儀。風雨動魚龍。仁義

向七言曰：山鳥。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流磻平臯，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弋

釣者以絲。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漢虛靜以恬

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

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

斷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當能斷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噉噉之閑夜，明月列以微風動。徒組帳高褰。方音曰：桂謂之謁，音圭。桂

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為帷帳也。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交歡。漢書曰：鳴琴

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蘭，佳人不

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也。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若頽

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昔也植朝陽

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傾枝俟鸞鷲。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

曰：權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

歎兮，愁恹惚於山陸。王逸曰：恹，余生之無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

顯視也。列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

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

逝者，見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

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卞和潛幽冥，雖能證奇璞。卞和，已冀願神

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縷縷爲微縷文憲焉可踰

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

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穆如灑清風

摘藻如春華。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劬爲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爲太子

荀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

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

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鯨魚

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化稟受其形也

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闇

獨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曹植上表曰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國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都邑以成。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

也。是用感嘉貺寫心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暮春忽復來和

風與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周旋

我陋圃西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有鎮俗在

簡約樹塞焉足慕。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同班司已

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與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

躑躅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

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熊遷斥丘令一首 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熊集云文熊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鄭玄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景銘曰：時文思索，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晉宮闈名曰洛陽城，開闢

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閭闔既闢，承華再建。謂惠帝也。晉宮闈名曰洛陽城，開闢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閭闔，既闢。承華再建，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

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愨。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毛詩曰：明明，奕奕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西凡美容謂之奔奔，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強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周。劇秦美也。邁

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毛詩曰：桃之

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有命集止，鸞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

谷及爾同林。謂俱為洗馬也。賦：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人亦有言，交道實

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有頰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頰者弁，實維伊何。毛萇曰：頰，弁

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今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利斷

之類，丘藥切。與，跬同音。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僉曰爾諾，俾民是紀。尚書曰：汝諧

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時昔之遊，好

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居陪華幄，出

從朱輪。應璩與趙叔潛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

鶴謝該曰：其實卓然，比迹前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四子講德論曰：未

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玄考工記注：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廣雅曰：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

曰：軌謂轍也。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

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

之念，心孰為悲。其八

答賈長淵一首 四言并序 王隱晉書 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余

出補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

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伊昔之謂也。景命有僕，毛萇曰：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

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膺，當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

替有徵。其一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靈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在漢之季，

皇綱幅裂。章昭國語注曰：李末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

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雄臣。馳騫義夫。赴節。聖哲馳騫。不則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雄臣馳騫。義夫赴節。聖哲馳騫。不則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揮奮也。左氏傳曰。居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

生不夷。靡國不泯。如彼墜景。會不可振。丁德禮。寡婦賦曰。日躔躔。乃眷三哲。俾又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毛萇曰。泯滅也。

民其否。有能俾父。敢十雖難。改物承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爰茲有孔安國曰。父治也。禮記。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吳實龍飛。劉亦岳立。龍飛白水。乃干戈載揚。俎豆載戢。

魏即宮天邑。禮記。周公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龍飛白水。乃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

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與國玩凱入。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同。天厭霸德。黃

祚告豐。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獄訟。違魏。謳歌適

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子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堯之子。而謳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位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赫矣隆晉。奄宅率土。曹府君陳寔誅曰。赫矣。陳君。毛詩

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率土。曹府君陳寔誅曰。赫矣。陳君。毛詩

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臧榮緒晉書

大將軍。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

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

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子。襲封。槐白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詩曰。誕

焉得為和如藥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漆其過魯公戾止衮服委地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

詩曰退食自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愨懷處毛詩曰思媚公委地委地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文

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

遊跨三春情固二秋八其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尚書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書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曰我有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

也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

如玉之闌其十蔚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剛力且切協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

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比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毛詩曰民之胥好狂狷厲聖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或易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儀形在昔子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人之自勗若金之受厲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欲餞

貴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

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于福又曰欲餞

貴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

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于福又曰欲餞



伊異人兄 婉孌居人思 紆鬱遊子情 方言曰：婉，微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鬱，慕也。班固 明發遺安寐

寤言涕交纒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 分塗長林側 揮袂萬始亭 佇盼要遐景 傾耳玩餘聲

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開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 南歸憇永安 北邁頓承明 毛詩傳曰：憇，息也。頓，止舍也。 永安有昨軌 承明子棄子 毛詩

如遺：棄子。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 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言和悅，繼往歡

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 感別慘舒翻 思歸樂遵渚 舒翻謂：鴻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

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鴈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 積陽熙自南 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

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 望舒離金虎 屏翳吐重陰 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御

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艦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

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万物。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 左氏傳：申、豐曰：存無淒風矣。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

其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輕羽，謂扇也。傳殺有。 感物百憂生 纏綿自相尋 百憂，纏綿也。並 與子隔蕭牆 蕭

牆隔且深。 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形影曠不接 所託聲與音 音聲日夜闔 何用慰吾心 毛詩曰：仲山甫

朝遊遊屨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玄雲拖朱

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脩雷。

黃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涇梁穎流民泝荆徐。廣雅曰：梁，穎二地名也。毛詩傳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泝，向也。荆，徐二州名也。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 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潘

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迹。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於祈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遠、積、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臨賀。柱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旄萬里之外。

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古辭：異博遊曰：衆星累累。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穆叔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息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髣髴谷水。

陽。婉孌崑山陰。楚辭曰：時髮以遙見陸道。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婉孌，已見上文。營魄懷茲

土，精爽若飛沈。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

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響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

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袷。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悛，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幽遠也。謂秘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

不遑瞑。毛詩曰：不遑假寐。假寐，古眠字。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

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千畝。回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風俗通曰：南北嘉

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

身以總轡。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蔡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毛萇詩傳曰緇黑色脩身悼憂

苦感念同懷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修身隆思辭心曲沈歡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歡

沈難尅輿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闕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西京賦曰眇遊宦

久不歸山川脩且闊遊宦已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

臧遜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離合非有

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常譬彼弦與括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石已見上

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熊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繾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

莊子曰鷦巢於高榆之巖巢折凌風而起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所欽已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

傳曰水佇立望湖塗悠悠迴且深馮在斥丘故云湖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

南曰陰日苦風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張平子書曰酸者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

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尙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

###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

顯氏詩曰：別促會日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跼岳。言已逝如西流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

會日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跼岳。言已逝如西流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

徊居情育。逝機白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與戀居者之志彌生。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服。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

玄毛詩箋曰：兩耶中央夾轅也。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燼。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

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

分。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杜預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記曰：軒轅爲天

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畫野離疆，爰封衆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壘分州，得百姓之

者一十。夏殷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襲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

也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子嬰面視漢祖膺圖嬰

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靈獻微弱在湍則淪范曄後漢書曰孝靈

皇帝諱上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三雄鼎足孫

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白黑爾雅曰淪變也

啓南吳其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

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大晉統天仁風遐揚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僞孫銜璧奉十歸

壘僞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

長離麗前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云誰之思鶴鳴九臯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

戰路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袁紹爰應旌招撫翼宰

庭其五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

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

東隴藻崇正玄冕丹裳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略曰鞞以象裳色如

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縮自同輔鎮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桑

已見上文作謂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宦之律應劭吾子洗然恬淡自

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廊廟惟清俊又是

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俊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擢應嘉舉自國

而遷方言曰齊縵羣龍光讚納言謂為尙書郎也楊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章

書官機為郎故曰光讚也優遊省闈珥筆華軒其八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寶憲曰珥筆昔余與

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

子繾綣東朝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成孔安國曰脩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雖簡其面分著情

深孔安國尙書傳曰簡略也袁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

懷誰將西歸欲崇其高必重其層郭璞山海經注曰立德之柄莫匪安恆也恆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

北則橙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崇子鋒穎不頽不崩其十一鄭

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見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四言

潘正叔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大常

東南之美晉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顯允陸生於

今尠偉毛詩曰顯允君振鱗南海濯翼清流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答賓

乎衛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玉以瑜潤隨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史倚相趁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閒美者隨隨珠乃漸上京乃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陸玩爾清藻味爾芳風玩猶愛也  
 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崑山何有有瑤有  
 顏子碑曰秀冰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為泳崑山何有有瑤有  
 不實振芳風冰之彌廣挹之彌沖又曰挹刺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  
 珉新序管平公歎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問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及爾同僚  
 具惟近臣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仕東宮已見上文毛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喻  
 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祁祁大邦惟  
 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祁祁大邦惟  
 桑惟梓毛詩曰采繁祁祁毛穆穆伊人南國之紀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帝曰爾諧惟王卿士尚  
 帝曰俯僂從命爰恤爰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  
 爾諧爾諧俯僂從命爰恤爰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  
 再命而偶三命而俯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  
 循牆而走莫余敢侮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  
 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婉孌二宮徘徊殿闕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  
 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婉孌二宮徘徊殿闕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  
 渴待也昔子忝私貽我薰蘭陸集有贈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寸暑惟寶豈無瓊瑤  
 賢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費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  
 淮南子曰聖人不費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  
 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暑景也瓊瑤美玉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豈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豈父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  
 夜不居以身親之而豈父亦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



力任者周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返曰子奇必  
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  
父率子兄率弟以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舒桐鄉吏其人愛我必  
私兵藉遂敗魏師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舒桐鄉吏其人愛我必  
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至今  
驪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驪龍喻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賈充府出爲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  
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流聲馥秋蘭擣藻艷春華唯學之所致耶楚詞曰秋  
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澹以西流聲馥秋蘭擣藻艷春華唯學之所致耶楚詞曰秋  
也擣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大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爵有人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凱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遊鱗龍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  
辭曰攀天階而下視齊蘭孰爲銷濟治山賢能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甲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  
階而下視齊蘭孰爲銷濟治山賢能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甲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  
明之盧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左崇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也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曰尺蠖又呼爲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百官有司之事舉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  
步屈也於縛切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百官有司之事舉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

卷二十五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咸榮緒晉書曰：何劭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

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左氏傳曰：鄭罕駟豐

將求賢師而事之 擇其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傅暢晉

相得甚歡咸亦慶之 漢書曰：灌夫賢嬰兩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

從之 澗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韓詩章句曰：懷抱也。薛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冠子曰：北辰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囊

而君臨之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賤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

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實省之 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攜手升玉階。

並坐侍丹帷

見毛詩曰：攝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形庭，毛詩曰：既張金瑠，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與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

如金瑠，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斯榮非攸庶，繼緒情所希也。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豈不企高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瑠，斯榮非攸庶，繼緒情所希也。廣雅曰：希，庶也。

蹤躑躅遯難追司馬彪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遯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

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白喻任公為大釣，摺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也。毛詩曰：

籜分籜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萋詩傳曰：遯，離也。乃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歸身蓬蓽，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蓽之中，禮記：孔

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樂道以忘飢。子曰：儒有華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萋曰：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但願隆弘美，王度日

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抉瑕擿疊，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答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答其

云詩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難為容。寒女雖妙巧，不

得秉杼機。杼機，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手猶天，寒知連速，況復鴈南飛。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

辭曰：鴈雁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秉衣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

靡而南遊。

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  
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  
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亦云爲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

上林賦曰妖冶閭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

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嬈以嬈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遠蒙眷顧言銜

恩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爲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皎皎

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總歸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西城善

雅儔。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鳴簧發

丹唇。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禮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

如迴雪徘徊相俛警若電伐韓康伯周華容溢藻帷。哀響入雲漢。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傳注曰

青篋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

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知君誰能讚。論語注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

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梁姬即指西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毛詩序曰華落

答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時衡前為太子洗馬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愆焉傷別促鄭玄禮記衡恩戀行邁與言在臨觴機指

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

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

流水子為東跼岳故云南北以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

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西都賓

之悲風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

非良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歡舊難假合風土豈

虛親感念桑梓城髮髯眼中人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萸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卷卷懷顧古詩曰鸞軻長辛苦

### 答盧諶詩一首并書四言

劉越石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現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

州牧諶求為匹碑別駕諶賤詩與琨故有此答後琨竟為匹碑所害也

現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執玩反覆不能

釋手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韓詩章句曰括法度也薛君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

阮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若頴篇曰曠疎曠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

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

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矣就奚哀奚樂之謂也自頃輯張困於逆亂轉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轉與侏古字通張由切國破家亡親友

彫殘惟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囓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馮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

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

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萸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

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

之璧得之而貧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騷驥倚輅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國

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騷驥駕驅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輅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轉轅也。古今地名曰

真谷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其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

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騁。衰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書

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昂之而已。傳曰勗勉也。

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禮注曰屬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旨稱其意旨也。稱赤證切。適

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祗適也。琨頓首頓首。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爻在六。謂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接崩。僑將厭焉。戰國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

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

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

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哀我皇。昔痛心在目。其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

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逆有全邑。義無完都。逆謂劉

晉冀蕞夏落。毒卉冬敷。英藥以喻音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龜玉毀於椟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

愛萬物。類祭祀之芻芻狗也。然此吝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其子弗克負荷。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軟奴愆豐仍彰榮寵屢加預左氏傳注曰譽過也杜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威之不建謂為聽所敗而言

亂切愆類曰遷播協韻補忠隕于國孝愆于家帝詔曰陰與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之積如

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斯豐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郁穆舊姻嬾婉新婚

未詳毛詩曰如山如河又曰觀爾新婚又曰裏糧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毛

嬾婉之求又曰觀爾新婚又曰裏糧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毛未輟爾駕已

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太守高蟠反應聰遂現現父母年老不堪羸馬步檐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

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現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

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後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

之孽生長慙舊孤永負冤魂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

者為所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綠葉繁縟柔條脩罕說文曰縛繁采飾

節簡朝採爾實夕搃爾竿也協韻公且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梳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

過於衆類益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虛滿伊何蘭桂移

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羣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匪桐不棲匪竹不

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戰斂也翰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

之敬又曰敬音以賞奏味以殊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

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醢絲竹

生鹿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素卷莫啓帷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開居賦曰

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旂弓駢駢與馬翹翹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駢駢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乃奮長縻是轡是鑣廣雅曰縻索也說文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贈

之鸚鵡賦曰荀媪心於所事曹子建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

劉越石

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璆懸壁懸黎以為璧以喻謀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

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

望兆動於涓涓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

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自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

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擊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

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苟能降二伯安問黨與讎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撫枕歎想與數子遊陳謀以靜亂故已下也言數子皆能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公羊傳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注

也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喬康幽憤詩曰時不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與臨淄侯

駭駟摧雙軌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

贈劉琨一首并書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

短弱當世罕任鄭玄周禮注曰稟受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則靜在

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立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

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閒矣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幾也卷異遽子愚殊寧生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則愚而

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匠者時旣不免驥資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旣在鴈乏善鳴故不免驥資也

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宋衷保乾圖注曰五自奉清塵于今五稔楚辭曰開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

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侯

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

去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網繆束薪毛萇曰網繆纏縣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昔蒞政殉

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聶政已見別賦荆意氣之間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劬

剖心說文曰靡爛雖微達節謂之可庶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也靡與糜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可庶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

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試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也對珉

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鄭玄

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周禮

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而後歎歎哉楚辭曰泣歎歎而沾衿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

遇先謂謀父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然則書非盡言之器

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

懣憤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

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

之音則所謂成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成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謀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謀死罪死罪

滂哲惟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滂哲維商振厥菀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菀廢也蒼頡篇

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

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現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

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伊謀陋宗昔遊嘉惠爾

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

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望公歸之視

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謀父為仰悲先意俯思身

愆其四其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始則無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膠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

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喻妙哉蔓葛得託膠木妙猶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承侻卞和質

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侻等也眷同尤良用乏驥騄其七左氏傳曰晉

無恤王良也尤與郵簡子杜預曰郵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狼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

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五臣奚與契闊百權言五

由恩深分隨呢加節也綱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綱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昔在暇日妙

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尤彼意氣使是節十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

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

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

志也達德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碑曰見西征賦思玄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

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

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

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豫吏曰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實祇高明敢忘所

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也孰

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每憑山海庶覲高深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

故能成其深流退眺存亡緬成飛沈注曰緬猶遠也長徽已纓逝將徒舉乎徽纓之繫於已也周易曰

繫用徽纆說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曷云塗遠曾不咫尺步賈逵國語注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

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絲絲女蘿施于松標女蘿白喻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與女

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根淺難固葦弱易彫操彼織質承此衝颯其十五颯喻亂也

兩沙石織質實微衝颯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毛詩曰申徒兀者也謂

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得魚

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先民頤意潛山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

嗒焉似喪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

其偶也澹然無極而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遠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現被謗也臧榮

衆美從之現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惟同大觀萬殊一轍同大觀謂現也臧冠子曰

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福為禍始禍作福階也言無常

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爨在勝

齊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五以喻現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

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邈矣達度唯道是杖達度亦謂現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秦口縱秦如川

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為大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

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寒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五言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漢北方流

沙漠重揚聲平陸引長流崗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颯山阿起雲霧厲疾也遊子恆悲懷舉日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

思兮湖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酈玄周禮注曰都之所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

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伴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

曰懷念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羈旅



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恨以驚蹇姿徒煩飛子御。論曰

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

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

裁關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皆民譽也。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

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

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

答魏子悌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多士成大業羣賢

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天下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迹。言富貴榮龍時之暫來也。漢顧此腹

背羽愧彼排虛翻。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管跪而對曰主君

鷓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翻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將飛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寄身蔭四嶽託好

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翻在其中矣。將飛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寄身蔭四嶽託好

憑三益。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論語矣。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

而擊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縹緲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恩信左氏傳羊斟曰時昔之羊子為政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

關生義隨周旋積契闕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豈謂鄉曲舉謬充本州役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  
 辟諷為幽州別駕故曰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毛萇詩傳曰惕猶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楚辭曰衆人  
 本州之役已見上文非精神之不通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隴小雅曰隴深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  
 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以臨山秦嘉贈婦

帳詩曰飄飄帷帳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歎彼行

旅艱深茲容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懷慢愚牽牽誅

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曰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答棗道彥詩曰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

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綱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綱繆已見上文周易

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膺嗣也

鄭玄禮記注曰肆義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黼阮彥倫誅曰累土積功以為雲

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韝韓鄭玄曰興者

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親親子敦子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

輝方年一日長論語曰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萎葉凋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無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

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

使符履連傷在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沈布懷存

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桃蟲醜飛惟鳥

異概謂異量也凡概以平量故言概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

假京洛而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睽也絲路有恆悲矧迺在吾愛文又絲路已見上

行安步武鍛翻周數仞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為跬空藥切鄭玄

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豈不識高遠遠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

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遠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

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

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

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注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尙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

趣向也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

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瞻塗意少惊還顧情多闕其一章昭漢書總駕寒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桐林

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曰飲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毛萋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垆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曰飲

餞于福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 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 迴塘隱艫棹遠望絕形音其二南

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悲遙但自引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汎容也章昭漢書注曰棹棹也

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途已遠韓詩外 昨發浦陽

今宿浙江湄其三鄭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湄

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爾雅曰重曲汜薄

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臨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

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 西瞻

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疾疴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諠草忘憂也萱與諠通痲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徽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遇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學道

輕舉又曰琅邪郡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遜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免去東山謂會稽如寧也權道驚管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

宣。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何意衝颯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衡驍投沙理既迫如耶願亦愆居長沙長沙卑濕已見上文尙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子猛火投沙理既迫如耶願亦愆

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緣因浮舟昆弟假貸猶足以爲壽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千仞壑。總轡萬尋巔。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林豈

爲艱。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

石。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言史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

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盛明溢氛昏貞休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躡音致

康屯適。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適如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微靈運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

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

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楚辭曰悲靈修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會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曩基卽先築故池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不更穿爾雅曰翼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石千里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綈曰願聞衛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卽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發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觀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軫當爲軫說文曰軫非田開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

忍毛萇詩傳曰判分也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

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願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望脰亦悁說文曰痠疲也痛與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

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

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

悲端謂秋也楚辭曰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圍郭璞曰山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許願

悲哉秋之為氣也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

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列

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潘安仁詩曰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

地之閒而心意自得也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夕慮曉月流朝忌曠日馳王逸楚辭注曰

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

後情更延爾雅曰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遲猶思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

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猶復

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胡逝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陶喜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未

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櫻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戲毛詩義

孔安國曰漸進  
 長苞叢生也  
 鳴嚶已悅豫  
 幽居猶鬱陶  
 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文選

卷二十六

贈答四

贈王太常一首五言 蕭子顯齊書 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

也。聆龍際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際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哲。孔安國尚書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觀世哲。

曰：凡厥衆人，極之數言，秋興賦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尚書曰：猥廟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孝。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側同幽人居。

郊扉常書閉。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

晏開。又曰：陳平門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外多長者車轍。

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闕。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闔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

也毛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法言

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雲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

吟秋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稷塵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

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分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鄧路之遼

韓詩曰跛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宜尚書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祇天工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泮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

闡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闡謂東宮及中臺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壚毛詩

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

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壚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子載寢載興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鑿丹宮廣雅曰踟躕清防

密徙倚恆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珠曰肆義芳訊古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詩曰感物懷所思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之開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伊昔邁多幸乘筆侍兩閨之所好也章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邁多幸乘筆侍兩閨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雖慙丹牖施未謂玄素睽惟其塗丹牖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未謂玄素睽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都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蹊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羨楚辭曰倚石

白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萸。與揭車。王逸曰：留萸，香草也。跛子開衡嶠。曷月瞻秦稽。跛子，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振舉也。葛翼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萊。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園苦也。廣雅曰：蓬，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借。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親仁敷情呢。興賦究辭棲。親仁，謂靈運也。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萋詩傳曰：借，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楚親仁敷情呢。興賦究辭棲。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辟蠶。說文曰：歇，息也。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悅，也。玩愛也。孫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易曰：君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答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鍊余駕兮入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結遊略年義。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願棄浮沈。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

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  
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  
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歸田賦曰揮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  
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誦以永周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瞻遠也高牕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

嵇康贈秀才詩曰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切切列子惠而能好

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若遺金門步見

就玉山岑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

臥而治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簞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

彼都人士箋笠緇撮毛萋曰蓋所高閣常晝掩荒塔小諍辭畫掩已珍簞清夏室輕扇動涼颺楚辭曰溢

征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

絲魏文帝與吳質書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

夙夜凌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凌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井張璠漢記曰南陽

功曹岑睦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睦音質論語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机令

自嗤詩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

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光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詩

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京室密清周禮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

曰王城隍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古詩曰驅車策馬帝王世紀

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古詩曰驅車策馬帝王世紀

荆門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馳暉日也眺至  
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路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常恐鷹隼擊時菊  
委嚴霜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罽羅設潘岳河陽詩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鷄  
字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謝王晉安一首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權長而殺也楚辭南中榮橘柚寧知

鴻鴈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檉碧樹而冬生檉則拂露朝青閣左氏傳趙鞅曰

晚日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

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誰能久京洛縹塵染素衣先贈婦詩曰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縑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五言顧氏家譜曰胖字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

傳功  
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

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

孫有異才。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

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左太沖詠史詩曰：陳平無產，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徂落猶

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臧鵠

嘯儔侶，荷芰始參差。蜀都賦曰：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田毛詩曰：河水清可采蓮。蓮，春華與秋實。

庶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顛字士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植

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

華屋皆謂太子也。下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

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三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朝。侍遊獵上林中，

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

致足。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阜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

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答杜青詩曰：矯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骨舌。平原十日

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讎，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平原十日



飲中散千里游。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曰：初，呂安友嵇康，相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千寶曾紀。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言已之事竟時，猶徐吳之在渤海，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著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矣。漢書：路博德曰：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溧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溧清毛詩曰：獻酬交錯。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也。

贈張徐州稷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來修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吳都賦曰：價從奕奕，廣雅曰：價，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軒蓋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趙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是而復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逆者非卿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

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驢人寄書雲間鴈  
 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為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答詩題云雜艸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徒

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悲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  
 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益盈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父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沂逸翻凌

北海搏飛出南皮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闔也

園飛而上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玄

若扶搖也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豈如鷓鴣者一粒有餘費

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豈如鷓鴣者一粒有餘費  
 羣兮維葉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顧野王與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

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  
運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受于民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  
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涓  
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  
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  
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五言哀傷贈答皆潘居  
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潘安仁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為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病以妨賢  
處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  
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  
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陸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注曰：趾  
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耨耨也  
足也爾雅曰：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  
大阜曰陸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  
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里乘風之勢也冠冠子曰：幹流遷徙  
如淳漢書注：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係久尚書曰：王次於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綰顧視也呂氏春  
曰：幹輕也

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緇洪流何浩蕩修芒鬱若嶢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

遼毛詩曰邇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

曰人生天地間又類如槁石火譬若截道飄爾雅曰類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

見也張衡舞賦曰譬若電滅古詩曰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人

奇及死子葬之桐鄉邑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驪雖無君人德人為之起家立祠也

視民庶不恍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恍君子是則是傲毛萇詩曰恍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

轍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引領望京

中注薛君曰大渚曰沚之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

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

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揔揔兮九州王逸曰揔聚也

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淮南子曰夫洋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為朱博糾

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洋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為朱博糾

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裙不中

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黔首左氏傳季梁曰

民和而神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必子賤治單父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降之福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未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子。祖嗣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

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飄土鬻于中宇。涼颯自遠集。輕

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瓜瓞蔓長苞。黃芋紛廣畦。韓詩曰：絲絲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稻栽肅任任。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達京輦。四載迄於斯。胡廣漢注曰：穀下。論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

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東又曰：迨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

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

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浩然有歸志。卷然顧羣洛。山川逸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

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羣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類川北近羣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

戒命也。簡書，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社稷，馬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郡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蘩被廣隰。爾雅曰：繁，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

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憶浮。淒風尋帷入。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想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道逢深識士。

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世故尚未夷。嵒函方嶮澀。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

平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繫。翔鳳，騏驎

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

赴洛二首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諫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靖端肅有命，假楫越

江潭國語。卮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親友贈子。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文伯卒。

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無所。匿者。淚以手揮之。

寂漠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肆目眇不及。緬

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南望泣玄洛。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峽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

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瘳瘳孤獸。騁。嚶嚶思鳥吟。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銅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

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響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

思樂樂難誘。日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壘曰。飲食思禮。同宴憂苦。欲何為。纏絲胸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

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胸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借問子何之。世網嬰

我身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

曠無人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透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淮

樂錄曰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緜纏緜已見上文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

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亮顧影為憐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振策陟崇丘案辮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

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楚辭曰馳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

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璠迹步玄闕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

棲翔鳳之條雷暹遊升龍之川誠真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周禮曰大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

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繫必垂厲以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大司徒頌職事十有二曰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古字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夙駕尋

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音夙駕靡雅曰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沈約宋書曰 陶潛字淵明 或云字元亮 潯陽人 少有高趣 為鎮軍建威參軍 後為彭澤令 解印綬去職 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 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 簡文詔曰 會稽王英秀玄虛 神棲事外 郊被褐欣自得 屢空常晏如

家語曰 原憲衣冠弊 井日而食蔬 衍然有自得之志 論語子曰 回也 時來苟宜會 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答其庶乎 屢空漢書曰 楊雄家產不過十金 室無檐石之儲 晏如也

曰 遇蒙時來會 宛屈也 言屈長往之駕 息於通衢之中 投策命晨旅 暫與園田疎 七命曰 夸父通衢喻仕路也 毛萇詩傳曰 憩息也 通衢已見上文

遊絲歸思紆楚辭曰 安眇眇兮無所歸薄 又曰 縹緲之 我行豈不遙 登降千里餘 目倦脩塗異 心念

山澤居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隱士 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 望雲慙高鳥 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所 而已獨違其性也 文子曰 高鳥盡而良弓藏 大戴禮曰 魚遊於水 鳥飛

于 真想初在衿 誰謂形迹拘淮南子曰 全性保真 不虧其身 老子曰 俗之於 聊且憑化遷 終反班生廬莊

謂惠子曰 孔子行年六十化 郭象曰 與時俱化也 班固幽通賦曰 終保己而貽則 里上仁之所廬 漢書曰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 家有賜書 楊子雲曰 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 赴假還江陵 夜行塗口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 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不復屈身後 熙已前 則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已來 唯云甲子而已 江圖曰 自沙陽縣下流 一百一十里 至赤圻 赤圻三十里 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 遂與塵事冥漢書曰 司馬相如稱疾 閑居 塵事 塵俗之事也 郭象莊子 詩書敦宿好 林園無注曰 凡非真皆塵垢矣 說文曰 冥 窈也 又曰 窈 深遠也

世情左氏傳 趙襄曰 邠穀悅禮樂 而敦詩書 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荆 西荆州也 時京都 在 西荆州也 時京都 在 西荆州也 叩棹新秋月

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

川上平。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文曰：昭昭之字，李顛離思。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毛詩曰：不

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辭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

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

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

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頽暮。心楚辭曰：歲智智其若頽，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音遊子多悲，觸

者若莊生之念，曠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

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

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

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楚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至道王使諱皆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賜將軍，將軍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脫文曰：揮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

傳曰使鄒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鄒子登婦人  
笑於房杜預曰跋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左氏傳曰惡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  
杜預曰惡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  
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  
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租括  
孫滿曰德之休明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注曰班次也  
英達謂廬陵王也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注曰班次也  
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  
漢落零落也楊然大貌捨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  
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楊許喬切捨方部  
言欲之郡必塗經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於此長乖鄭玄  
始寧故曰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於此長乖鄭玄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  
曰惟民生厚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廣雅曰遠背也楊雄解 淄磷謝清曠疲蕭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  
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廣雅曰遠背也楊雄解 淄磷謝清曠疲蕭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  
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爾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  
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爾極貌也爾奴結切爾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  
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使符說文 山行窮登頓永涉盡涸  
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使符說文 山行窮登頓永涉盡涸

沿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巖峭嶺稠疊洲縈洚連緜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縈也白雲抱幽石綠

篠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蒼宇臨迴江築觀基會巔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激其山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

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且為樹枌槽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為

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日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吳郡綠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

出山中濤迅速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溯流已見上文

謂磽岸之險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極水其肘上伯昏無

參者交錯也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逸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垂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物目之志爾於中

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險懸絕故水洊至也王弼曰重

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不能游也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張學于祿

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

果猶途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

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

曰惟草木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螻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

之零落

七里瀨一首五言 卅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  
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出照曜  
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  
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軀同塵而不渝其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諂。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  
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耕於富  
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目視嚴子瀨想屬任公釣。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鈞  
末世鎖才兮智孔寡。巨綸五十箝以爲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而釣。春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誰謂古今  
下驚揚而奮髻。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白制河以東許梧以北莫不鑿若魚也。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 永嘉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懷雜道轉迥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迥遠也亂流趨正絕孤  
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鄭玄禮  
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  
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追

區中之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環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翁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二者戰于胸臆。故臚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臚，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即是義。唐化獲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許頤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我擊壤聲。義，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顛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

謝靈運

白珪尙可磨，斯言易爲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

毛詩曰：裴兮非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譏人集作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葛嬰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髮鄭玄毛詩箋曰：察者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颺。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永也。

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以遠，家語孔子曰：若若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越海凌三

山遊湘歷九嶷。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

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越客自謂也

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

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答陸機詩曰樓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殿光偃臥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

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暎。言春暎

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

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篋篋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日也廣雅

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鑿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



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露物舂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舂惜也。高唐賦曰珍怪之列真。挺異。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吹山徒作千里曲絃人平精魂。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橋

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桓子新論曰。周易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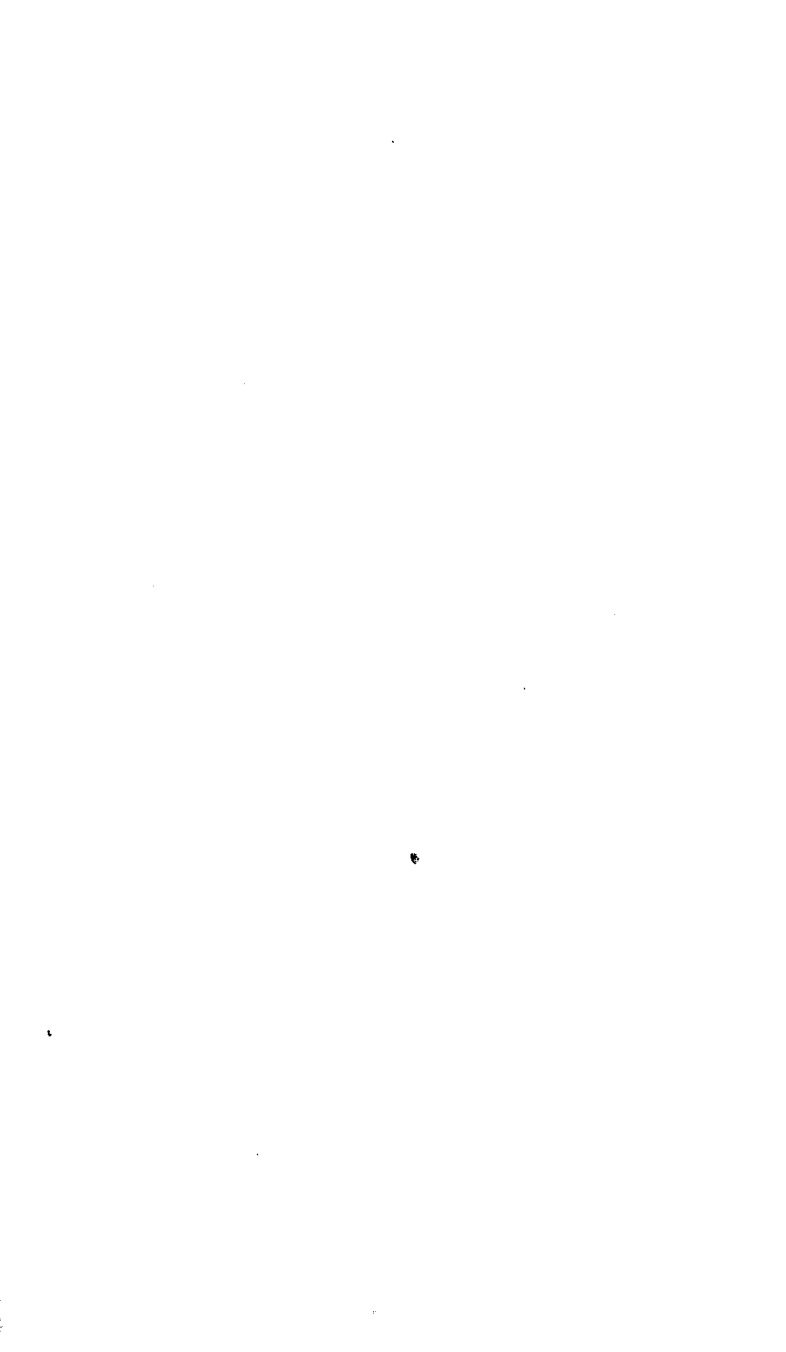
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曹子絕髮髯。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諸也。

國之圖。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

自然不復。恆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閒。豈為

願世也。俄者。須臾之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

卷二十七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五言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道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

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蹰險難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徽

之言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

阮籍詠懷詩曰朱鸞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躡曲也鄭玄曰躡可畏懼

道由周鄭間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闕五百歲

無尺椽伊穀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津濟渡處也

宮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擊處尚書令箴曰陰風振涼野飛雪矜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

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遲良馬煩。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轡。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轡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

殊亦然。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矣。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騰東路。

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

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壘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石扃幽闔。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惟彼雍門

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

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

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

闡訪川陸也。蜀都賦曰：經途所巨。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峻。河山信

重復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卻倚雲夢林前瞻荆臺囿尚書曰荆州雲土

昭王遊於荆臺司馬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囿于有切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

也毛襄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澳隈也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

也介大也耿與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起伏即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

炯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集曰上溇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瀾浪而相觸言客行既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

曉風逾廣雅曰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絕猶盡也條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也毛詩曰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周

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上言鄭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幽浦出馬水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水歸流東北驚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天際識歸舟雲中辨

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既

權懷祿情復協滄州趣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傲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躡塵自茲隔賞心

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溢囂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

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春年答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

俱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交藤

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萋詩傳曰獨鶴方朝唳飢颺此夜啼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溼雲已漫

漫多雨亦淒淒魏都賦曰窮岫溼雲日月常翳楚辭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

又曰粗綬也幽蹊山徑也緣源殊未極歸徑省如迷聲類曰省遠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山也

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且恨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賤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朕

違不可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休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還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章賢乞骸骨罷歸

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遠枚乘集有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遠枚乘集有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賦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汀葭稍靡靡江葭復依依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萋曰葭蘆也葭蘆依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

依田鶴遠相叫沙鴉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枚乘樂府詩曰美人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古沾衣裳

沾衣裳下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翥

恩甚戀重闌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瀟灑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瀟嶺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吳郡賦

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

知望鄉誰能縝不變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願望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衣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

復泱泱書曰泱泱不之貌也字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草露團兮故鄉邈已負山川脩且廣班固燕

日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詩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踟躕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

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陸

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頭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

望荆山一首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南

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繞重林雲霞肅川漲

周易曰燒萬物者莫疾于風說文曰燒曲木也奴教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玉柱

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一聞苦寒奏更使豔歌



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巨發魚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魚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權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權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障。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像，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尙。坐嘯，臥治，並見謝玄暉在郡臥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莅，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傾壁忽

斜豎，絕頂復孤員。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淺，流疾貌也。音淺。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荃，香草也。音淺。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五言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淮南子曰：豐水之

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

竭洛涸濟。溼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滄浪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鷗鳥賦曰：乘流則逝。毛

濯衣巾。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雜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

纓我

軍戎

從軍詩五首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武焉得久勞師。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塞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曹操

相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曰：獯虜

時句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韜曰：賞如

惟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軍人多。飲饒人馬皆溢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

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處丘詩王孫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歌

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外參時明政

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賈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

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

庇蔭齊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霑若膏

雨之潤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樂語曰長沮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

見殺迴輿而趣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尙我君

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還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國

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橋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肆苴曰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萋曰

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曰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萋詩序曰周公

武師暫往必速平奔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苟息曰懼無一

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夙夜自愴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餅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

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

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船總名於河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

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說文舫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

謂秦王曰一舉而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

伯王之名可成也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具臣矣與

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

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

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雖無鉞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竄立鉞刀一割之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

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曰：聚木曰榛。藿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鶴鵠摩

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

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廄。韓詩曰：肅肅免置

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廄，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

有德之國也。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齋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丞受敷錫，宅中

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監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丞受敷錫，宅中

拓宇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宣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暨其邈

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月竄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歷月髓，東震日域。服

明王盛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竄，充芮切。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

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

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有咎

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薦饗王衷

以答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為能辨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

也周禮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

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鑿百二十枝史記陟配在京隆德在民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

兆民奔精昭夜高燎揚晨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陰明浮燦

沈祭深淪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燦而揚光沈祭所祭水淪而沈靜也周禮注曰祭名也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於天鄭玄曰中成也燦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

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扶輪王濟鍾曰人序德頌曰濟蒙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

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振振盛貌遠駕乘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古辭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

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絲絲思遠道。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夢見

在我傍。忽覺在佗鄉。佗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但人入門成各自媚誰肯

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

相憶。

###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髮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毛詩傳曰閨內門

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儻

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嘔

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與喜樂賓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萃賴蕭也更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取也猪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見上句喻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獸人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詩曰雨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呂氏春秋曰天下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楚辭曰佛鬱兮不陳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柄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人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櫓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

樂府二首

燕歌行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

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雁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佗方鄭玄禮

貌也口簞切慊恨不滿之賤妾榮榮守空房榮單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

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微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毛詩曰夜如

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為犍織女為織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

得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艷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濡子不

野雉羣雛猴猿相追毛詩曰雉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高

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濡子曰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老萊子

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

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載馳載驅聊以忘憂辭曰聊嬉娛以忘憂又毛詩曰

以寫我憂

樂府四首 五言

笙篴引 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 因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鄭玄周禮注曰膳

曰珍聲類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漢書曰

曰宰治也 皇後及壯屬陽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

阿主家學歌舞 壽賓奉萬年酬 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厚之於始或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

薄之於終 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逾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耀華屋而焯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

不死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攘袖卷袂也 頭上金爵斂腰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斂斂頭上施爵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門嘯氣若蘭神女賦

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膺西施衣以玄錫，則行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

賦注曰：安猶焉也。南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臺臨大路，列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令顏。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周禮：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氏之辭，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

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

貫楛矢。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仰手接

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射之。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已見西邊城多警急，胡虜數

遷移。長楊賦曰：永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卑，著頤篇曰：永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

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曰陵賈寶劍直千金論關雞東郊

道走馬長楸間。漢書哇弘少時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指三挾

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餘

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蘇賦曰觀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平樂觀名脰鯉鵬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炮鼈脰鯉若頡解詰曰鵬少汁臠也子亮切臠鐵論曰煎魚切肝

氏傳曰宰夫鳴儔嘯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城取鞠也

毛丸可踢戲鞠巨六切史記曰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

王明君詞一首并序

石季倫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尙公主乃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敍之於

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僕御涕流離。

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

郭璞遊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

一方遠託異國兮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墼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

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雖陶莫昂立為復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

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著怨乎積

心慮憤鬱蔡琰詩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飛鴻不我顧佇立

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

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

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君子行 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谷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迷惑者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迷惑者

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纒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

位在南水在北北邊則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來饜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飯之少選問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饜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矣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

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灰煤煙塵也灰讀作壘入猶墮也逐臣尙何有棄友焉足歎閻君逐臣頑

父放子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福鍾恆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杖叔上書曰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求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故受之可為權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儒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

所下樂推而不猷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儒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

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出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

鏡舉自傾冠不見於明鏡相祖述故引之明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遠

果於自信鄧析然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深谷

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

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夏條集鮮藻寒

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吳

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奮物則可以戰，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獨體賦曰：飛

鏑音義曰：冒頓乃作為鳴鏑，朝食不免，宵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答蘇

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 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

戚故封建親戚以蕃，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

屏周不廢懿親也。且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

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

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

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傷也。古詩曰：今日

白宴會，歡樂難具陳，又寄世將幾何，日晷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

畫之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促促薄暮景。疊疊鮮克禁。景之薄。嗟凶。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蹙蹙而過中。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位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

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

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燕然山。

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迹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邈。遠也。獫狁

亮未夷。征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獫狁。子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

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迹。收功單

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鄯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傅望，仗節收振旅，勞歸士，受爵稟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秋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功大夏，旃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稟街傳。爵傳：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鄯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稟街，變夷邸開。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湖。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

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曹子建箴曰：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

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墳壠日月多，松柏鬱

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慷慨惟平生，俛仰獨

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鄭德漢書注曰：廛，甲第崇

高闕，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矯容脩態，絙洞房。尙書：曲池何湛湛，清川

帶華薄。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牕，又淑貌。色

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善哉膏梁士營生奧且博國語變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止也買達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奧藏也宴安消靈根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

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菴說文曰魯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

也地愆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齊謳行五言漢書禮樂志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

宅曰請更諸爽壇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戈高冥之獨鶴連軒翥之雙鶴崇或為嵩非也東被姑

尤側南界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

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

都賦曰百孟諸吞楚夢百二倅秦京子虛賦曰齊浮渤海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

品千名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

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二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

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倅齊等也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

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符潛夫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鄙哉牛山歎未及

至人情。論語荷黃曰。鄙哉經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傳齊侯飲酒。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勤助革切。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而親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麗。麗貌也。西京傳。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而親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賦曰。麗服。麗也。西京傳。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訊欲鳴當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漢書。殿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規行無曠迹。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將遂殊塗軌。要予同歸津。周易曰。天下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

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矣。時來亮急絃。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刺通曰：時乎時不再。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來急絃，已見上文。不復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毛詩曰：逝將去汝，憺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立。則功名不立，則功名不立。追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詩：追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閑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 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睨，晚黃。羽喈喈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已客遊不如蘿。自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章昭國語注曰：緬，猶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

吳趨行 五言 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詔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也。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

曰昔韓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諷方言曰秦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吳越春秋

昌門者象天通閩闔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閩闔門重巒承

風亦名破楚門也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詩游極於浮柱結重巒以相承軒長總也言長總開於屋藹藹慶雲被洽洽

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山澤多藏育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泰伯導

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是爲王季而昌爲文

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

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九厄曰初者之迹息而詩亡漢書陽

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諡曰大

矯言大皇生自富春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屬城咸有士吳邑最

爲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傅也

名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

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

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淑美難窮紀商摧爲此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時無

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蘋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來日苦短。

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樂以會興，悲以別

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為長夜之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

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

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遠房，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

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美曰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

孚蕙心，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

羽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詩

曰：窈窕淑女，又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釋名曰：爵

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

毛詩曰：玼，玉瑕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璠，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

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顧

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



衣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馥馥芳袖揮。冷冷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悲歌吐

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丹脣含九秋。妍迹

陵七盤。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下關七牧曰：蹶

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塞賦曰：忽飄然以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權。張衡

輕逝似驚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驚集。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權。張衡

曰：蟾蜍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遺芳結飛颿。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颿。治容不足詠。春遊良可

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芳結飛颿。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颿。治容不足詠。春遊良可

歎。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前緩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慶雲已宓

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

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尙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

要湘川娥。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

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

蓋翮翮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驚旗。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

見上注。楚辭曰：鑿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鑿在軾和在衡。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

攀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搃余轡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

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蘼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蘼，香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靈龜遊乎華池。發藻

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

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

曰：天道悠味。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毛詩

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

樂府一首

會吟行 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沈約宋書曰：控濮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

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

敷。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

口治梁及歧又曰岷山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宴列宿炳矣  
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五土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澎池溉粳稻輕雲隱松杞田毛詩曰澎池北流浸彼稻  
也楚辭曰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楚辭曰  
閣味貌也樹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飛燕躍廣途鶴首戲清泚曰文帝自  
高墉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驪淮南肆呈窈窕容路躍使娟子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  
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泚渚也女連袖方路磨隨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  
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句踐善廢與越叟  
識行止史記曰吳伐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  
戰於橋李闔闔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  
失其時其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  
道光明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  
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  
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  
輅輅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  
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質牽綴書土風辭彈意未已左氏傳晉  
春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八首

東武吟

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漢書曰王邑請召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

中人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遂李輕車追虜

窮塞垣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密塗巨

萬里寧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其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

重子反於是乎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孟子曰既竭心思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

一歲七奔命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答客難曰少壯辭家去窮老

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霽鎌刈葵藿倚仗牧雞犬說文曰鎌鏃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

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韞即中淮南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怨在己棄席思君

幌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己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

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告犯聞

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孽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告犯聞

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

為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

彊。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躡林。周禮曰：弓人為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

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

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

雜記曰：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蹠縮如蝟。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國殤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桓範世

相寶。饗爭益爵之。閒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日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己也。遠行以避之

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

關東為城。阜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

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

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

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今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獨何為楚辭曰貧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五言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鸚鵡之巢遠哉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

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絲竹徒滿坐愛人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苦熱行五言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

身熱頭且痛烏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南方不可以止離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王欽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之者焦烟蓋

日觸石倚而衡遊埋蒼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欲蒸之熱恆數四丈楚辭

日碣曲岸碣與圻同魏都賦曰窮岫溼雲日月恆繫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溼雲日月恆繫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

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含沙射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

流影吹蠱痛行暉千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蒼梧南海

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之則斃行暉旅之光暉也郭氣晝熏體茵露夜沾衣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

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旅之光暉也郭氣晝熏體茵露夜沾衣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

川記曰寧州郭氣茵露四時不絕茵音因草飢獫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蒼石縣有銅澗泉源涌謂

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茵音因草飢獫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蒼石縣有銅澗泉源涌謂

女傳陶答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

曹植大哀詩曰南方有郭氣晨鳥不得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

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曰淒淒百卉具腓毛葛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

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咸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

機括之發班固漢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

軍旅還京師朝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途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

見位次九卿對曰君執素錦繡從風而幣士曾不得緣衣大夫重乎

對曰君執素錦繡從風而幣士曾不得緣衣大夫重乎

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必求其以盛千將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

猜恨坐相仍馮衍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與

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尤載銘曰山陵之禍越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

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

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

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鷄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

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鸝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羣臣如積薪。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

後來者居上。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

見班婕妤怨詩。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

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放歌行。五言。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放歌行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徒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酈食

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日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

麗。華纓結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森纒。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

盡洛陽城中。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上林

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

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猶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

子。曰。農夫無草。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

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

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五言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中。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

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屯。周易曰。屯。難也。翻。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

賦曰。柰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莊子曰。從師不圍。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固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

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風餐委松

宿。雲臥恣天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

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整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

耶。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

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鼻也。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饒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

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透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透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

秀之飛薨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薨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

華英凝筵翼高蓋疊鼓送華輶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

上凝筵翼高蓋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

挽歌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薪葬之中野期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

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

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

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名也夙

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龍，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

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

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旆也。古以緇布為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閭。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中，閭之絳綉。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恍與荒同。古字通。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閭。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中，閭

且勿謹聽我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

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

挽歌。死生各異倫，祖載常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

也。庭輻車辭祖，故名曰祖載也。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輻。儀禮曰：遷于祖，用輻。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輻。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輻

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帷，衽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帷，衽

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衽，臥席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曰：湊，衆也。論語子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毛詩曰：乘其四騏，載駸駸。又曰：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曰：友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有騏，毛其四騏，載駸駸。又曰：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榷，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纈

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榷，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纈

傳：羊斟曰：疇昔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毛詩曰：一日不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曹植《曹娥誄》曰：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

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

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

曰始皇治鄜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冥冥長無曉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

北塊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

曰肥骨消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豐肌饜螻蟻妍姿永

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豐肌饜螻蟻妍姿永

夷泯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

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楚辭曰楚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

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

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

永歎假寐

挽歌詩一首 五言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素驂佇輻軒玄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

上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

旆禮記曰孔子為明器者備物而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振

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楚辭曰：冬

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字林曰：嵯峨高貌也。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蔡琰詩曰：馬爲立脚。又曰：風爲自蕭條。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 七言

荆軻 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徒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

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 并序 七言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

漢書注曰：酹。洽也。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羣兒競逐而天

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五言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

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鄭玄毛詩箋據鞍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曰迴首曰顧據鞍

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晉灼漢書

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

乏盡。薇蕨安可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辮命徒侶。吟嘯絕巖中。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

夫子故有窮。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君子道微矣。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鴛期。

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

長。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五言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陸韓卿

陸韓卿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史記侯嬴謂魏公子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好同蓋載。洪波陪

飲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歲暮寒颯及秋水

落芙蕖。爾雅曰。荷芙蕖也。郭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

君共船而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罪。罪。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

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

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辭曰。思玄賦曰。穆天曰。已矣。絕望

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





文選

卷二十九

雜詩上

古詩一十九首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毛詩曰邈

河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

緩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

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鬱鬱茂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牖牖也廣雅曰麻容也盈與羸同古字通娥娥

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纖也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史記

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碣中石

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

客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入爲

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

薄鄭玄毛詩箋曰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春秋

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宮北宮相去七里蔡質漢官典職曰南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

聽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所願謂富貴也人生

寄一世奄忽若鷗塵爾雅曰飄飄謂之森爾雅或為此鷗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謂逸足也無為守窮

賤轆軻長苦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轆軻不遇也轆與輅同苦閤切軻苦賀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注曰綺

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上有絃歌聲

音響一何悲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

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宋玉長笛賦曰一彈再三歎

慷慨有餘哀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願為雙鳴鶴

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在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

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沾野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沾野草。

時節忽復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鷓鴣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

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也。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鴻鵠一舉千里，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闕且語，南箕北有斗，牽牛

所恃者六翮耳。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闕且語，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晚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君子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曰：女蘿，松

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若頡篇曰：宜，千里遠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若頡篇曰：宜，千里遠

結婚悠悠隔山阿。說文曰：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爾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蔡質漢官典職曰：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遺，所思也。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

織。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

織。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

杆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

脈不得語。爾雅曰：脈，相視也。郭璞曰：脈，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奄也。

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

速。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戶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轅下駒。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也。

分召子神女賦曰：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

帶，沉吟聊躑躅。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思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

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

長夜之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

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

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呂氏春秋曰：死者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慕犂爲

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

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嗤笑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

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蟋蟀爲蟋蟀。姑也。蟋蟀力侯切。姑。胡切。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

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毛詩曰：巧笑倩兮。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

闈。楚辭曰：何須與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爾雅曰：晨風。鷓也。莊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

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

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說文

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

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其書於左。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耳。文綵雙鴛鴦，裁為合

權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

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 五言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論語摘輔像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不定。逮乎執子之手，又曰：王獨行，屏營不定。逮乎日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逮乎遊飛薄，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晨風，早風。言欲亦爾。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與蘇武三首 五言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夫冠纓，仕子之所遠

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其書於左。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耳。文綵雙鴛鴦，裁為合

權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

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 五言

遊而感逝川。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毛萇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海梁。遊子暮何之。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子兮何之也。徘徊踐路側。悵悵不得辭。廣雅曰悵悵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明德皓首以爲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利用明德聲類曰顯白首貌也。皓與顯古字通。

明德皓首以爲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利用明德聲類曰顯白首貌也。皓與顯古字通。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與鴛鴦。今爲參與辰。毛詩曰鴛鴦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

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與鴛鴦。今爲參與辰。毛詩曰鴛鴦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

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秦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毛詩曰呦呦秦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萃我有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鶴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况雙

飛龍。羽翼臨當乖。雙龍喻已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

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長歌正激烈中楚引蒼頡篇曰吟嘆也

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閒家語曰

公文伯卒敬姜曰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二三子無揮涕也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孟子曰霸

者之人歡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毛詩曰駢賦征夫又曰夜如參辰皆已沒史記繆賢

辭參辰已沒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曰燕王私

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頡竊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子感時彌增戀本也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收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

中州相去悠且長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嘉會已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令德已見上

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井序

張平子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元嘉七年爲

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諱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中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然考其

月此是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衡下車治威嚴能

內察屬縣。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姦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少歡而增爲四愁詩。

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

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側身東望涕霑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漢書曰王莽

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鏤謝承後漢書曰詔賜鑄大錢又造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

煩勞。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

南望涕沾襟。楚辭曰泣歔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

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

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

涕沾裳古長歌行曰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蔡雍獨斷曰侍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禮襜褕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

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沾巾說文曰美人贈我錦

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為天子所侍禮記曰存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致倚

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霈

雜詩一首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特棲鳥懷春

向我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褰袵欲從之路嶮不得征說文曰袵衣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風颯

揚塵起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尚書王曰

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馳翰未暇食。日吳不知晏。朝至于日吳。不遑暇食。沈迷簿  
領書。回回自昏亂。薄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  
白水。中有鳧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毛詩曰。鴻鴈于

雜詩二首 五言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  
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  
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噁。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毛萇曰。鬱  
鬱多悲思。絲絲思故鄉。古詩曰。綿綿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葛鵬與梁相。張府君。賤曰。悠悠夢想。向風長  
歎息。斷絕我中腸。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  
行。南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楚辭曰。然輅輻而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  
人。

朔風詩一首 四言



遊已見上文。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翹猶也。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何意迴飄舉。吹我入雲中。爾雅曰：扶搖謂之高。

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

不掩形。薇蕨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

寒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小雅曰：綺之精者曰綺。古老切。明晨乘機杼。日吳不成文。言憂甚而志亂。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

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其人謂天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

嗷嗷鳴索羣。楚辭曰：嗷嗷以寂寥。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楚辭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又曰：美人皓齒。以嬌。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說苑：楚王謂淳于

國子能為吾報之乎。將聘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廣雅曰：由行也。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文選 卷二十九 詩 六四三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樞軒。

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媮自閑。

風俗通曰：烈士，國讎亮不寒。甘心思喪元，塞謂杜絕也。孟子曰：拊劍西南望，思欲赴

太山。

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杲杲以朱光。

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

言得所也。大戴禮曰：眇眇，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客行士遙役，不得歸。

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遊子歎黍

離處者歌式微。

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暑震然四除。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與命公子攜

手同車。

揚手同車，已見上文。龍驥翼翼，揚鑣踟躕。

毛詩曰：四牡翼翼，揚鑣飛沫。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肅肅，征也。肅，光燈吐輝，華幔

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毛詩曰：且以酌醴，誰能烹魚。

絃超子野，歎過綿駒。

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孰克英賢，與爾

剖符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五言

傅休奔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奔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衣迎臚食其志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

號東箱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爲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露沾裳已

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一首五言

張茂先

暑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說文曰暑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毛詩曰正月繁霜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朱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

也無故自凝曰坐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左氏傳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尙書傳曰纊細綿也伏枕終遙

昔寤言莫子應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楚辭曰永思分內傷國語藍尹

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古詩曰：虛室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覆空牀。擁猶抱也。居歡愒夜促。在感怨宵長。一云：居歡愒夜促，爾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存茲。取此欲誰與。巢

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噎未集，魚已噉。鳴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零露垂

鮮澤。朗月耀其輝。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南方曰夏，景風。西方曰秋，商風。北方曰冬，朔風。霜而害之。曾雲無溫液。嚴霜有

凝威。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豐條並春盛貌也。落

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咸榮緒晉書曰曹據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適等寇掠城邑慮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鄭玄禮

振動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古詩曰凜凜歲暮杜篤首陽山賦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毛詩曰蟋

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颿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

毛萋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自我別旬朔

子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微言絕于耳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毛詩曰子惠思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

感舊詩一首五言

曹顏遠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鵲冠子曰家富疎廉蘭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史記曰闕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

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

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毛詩曰鷓鴣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

杙者鳥不棲也樹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周易曰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春秋說題辭曰乘懿誠之

侍君子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晉授之繁以繫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闕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賈逵國語注曰乘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惆悵已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垣草易彫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言既悟二物故當全

然歎惆悵出遊顧見上文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言既悟二物故當全

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綦充心虛張湛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古詩曰青青陵上柏文子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體輕道深難可期

精微非所慕魏武帝德產之緞也精微鄭玄曰緞密也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尚書曰禮記曰德產之緞也精微鄭玄曰緞密也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長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又曰行邁靡靡志殊隔過商參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正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

志殊隔過商參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正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

叔虞故參為晉星參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正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

鄉依其所生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

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彥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穎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上宰賈充

也毛詩曰佞人為藩毛萇曰佞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

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

子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楚人

楚山之中

羊質復虎文燕翼假鳳翔

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曹子建

王詩曰怨彼東路長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

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

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

僕夫已見上文深谷下無底高巖

穹蒼

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也

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

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廣雅曰感傷也

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禮記曰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也

安得恆道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沖

沖于時賈充徵為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

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柔條且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

劉楨詩曰：皦皦素

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

尸子曰：八極為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

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廣雅曰：歲，年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問辟為東曹掾，視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摠翠。黃華如散金。嘉齊亮有觀。顧此難久耽。

西京賦曰：嘉齊灌漑，爾雅樂之久。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頓猶止也。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者也。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繞戶隔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  
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秋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

翠林。迴颿扇綠竹也。陽曰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虫坏戶

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

馥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楚辭曰塞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騰雲似涌煙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騰雲似涌煙。

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案無蕭氏牘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案無蕭氏牘。

庭無貢公綦。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時人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贖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尙遺

王侯。道積自成基。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莊子曰不離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為無治謂之道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莊子曰不離

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丹氣謂赤水之氣也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陰曜然翳與曜古字通論衡曰

初出為雲繁雲為翳森森賦曰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楚辭曰激凝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

瞻玄雲之晦晦懸長雨之森森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楚辭曰激凝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

文選 卷二十九 詩 六五一

歎時遲晚節悲年促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鄭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

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行行入幽荒歐駱從祝髮東海王都東賦世俗號為東甌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播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賦世俗號為東甌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播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為

髮玄毛詩曰從隨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領頰夸瓊璫魚目笑明月俗之失也爾雅曰飯頰謂之鬢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瓊璫斂雖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

皆下節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騏驎而

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鄒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曰

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說文曰咆嗥也杜預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漢書

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莊子子游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竭來戒不虞劉向七言曰竭挺轡越飛岑劉向七言曰竭

周易曰君子以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峯漢書曰瓊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印蹙九折坂嘆曰奉生

治戎器戒不虞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峯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遂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厥嚴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曰深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翻翻如懸旌。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出觀軍馬陣。

入聞鞞鼓聲。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天生德，聰長鍊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楚辭曰：帶長鍊，陸離王逸曰：長鍊，劍名也。曹植結客篇曰：舍我衡

明神武門依更被縵胡纓。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慳，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帷，謂謀於帷帳

於營張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呂氏春秋曰：士尹隨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鵠之南面之牆，擊於其前

其父曰：吾特鞞而食三葉矣。今徒求鞞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徒也。西家高吾宮卑，濠注吾宮也。今

故不禁也。荆逾與兵攻宋，尹隨歸諫而止。孔子聞子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

謂乎高誘曰：鞞，出也。鞞，履也。孫武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公鵠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

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晏子春秋曰：管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

左有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首臣不習也。范昭

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弊。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

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注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

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兵法注曰：兵間拙

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尙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

圓。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莊子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

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

土風安所習。

文選 卷二十九 詩

六五三

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望舒四五





衣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沈液漱。

陳根綠葉腐秋莖。激蕩也。鄭玄毛詩曰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漢書徐福上書曰環堵自頽毀垣閭不隱。

形也。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說文曰燼薪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

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君子守固窮。

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君子守固窮。

在約不爽貞。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說

曰子思居衛。纒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

與人如奔之子。思辭曰假聞忘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俄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取志

於陵子比足黔婁牛。孟子章句曰陳仲子帶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

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牛言仲子曰先生何以爲。蓋妻曰以康爲諡。

易食也。緝續其麻曰辟練。絲曰繡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爲。蓋妻曰以康爲諡。

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警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諡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

也。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文選

卷三十

雜詩下

時興一首 五言

盧子諒 諶

輿登圓象運悠悠方儀廓

楚辭曰歲馳輿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象故曰圓忽忽歲

云暮游原采蕭蕭

楚辭曰歲忽忽而逝盡毛詩曰歲聿云暮采蕭蕭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伊洛皆水名及

凝霜露蔓草悲風振林薄

楚辭曰凝霜之紛紛撼撼芳葉零榮榮芬華落韓已見射雉賦字書下泉激

冽清曠野增遼索

毛詩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文字集略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莊子曰澹乎至

人心恬然存玄漠

言已澹乎同彼至人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恬然則縱

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結猶構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采菊東籬下。悠然望

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大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

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文字集略曰。裛。塗衣香也。然露塗花。亦謂之裛也。毛萋詩傳曰。掇。拾也。汎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毛詩曰。微我無

憂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汎英於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

林鳴也。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書動而夜息。天之道。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郭璞遊

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勰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詠貧士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孤雲。喻貧士也。陸機賦曰。摠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曖曖虛中滅。何時見

餘輝。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喻衆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亦喻量力守

故轍。豈不寒與飢。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

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上林賦曰：垂條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酌春酒。擿我園中蔬。張協歸舊賦曰：苦辭

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爲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閑居賦曰：微雨新晴。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周王傳：穆天子傳也。俛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五言 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

明且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櫺楹。升月照簾櫳。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團。分

躑躅足循廣除。瞬目矚曾穹。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躑躅足。擊欸聲。類曰：躑躅也。徒頌切。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瞬。索視之貌也。

穹天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毛詩曰：俾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爲夫婦。遐川阻昵愛。俯渚曠清容。

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古詩曰：織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兩王逸楚辭曰：王逸楚辭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傾河易迴幹。款顏難久惊。傾。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

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毛詩曰我馬維駒六書注曰幹轉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悅樂也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古詩曰馳長帷虹繞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子日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情整中帶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擣衣一首 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暑運倏如催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暑日景也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月運行

夕陰結空幙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楚辭曰美人皓齒以嬌左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

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魏牽訪議曰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日替櫛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提將也

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古詩曰相盈篋自余手幽絨候君開說文曰篋笥也又曰腰歸君子謂夫也毛

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左氏傳羊斟曰時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五言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白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楚辭曰：日杳杳以四頽。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

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陸機贈馮文懸詩曰：問子別所期。蠟靈綠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

人猶未適。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繁已繁。魏文帝秋胡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此離別

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楚

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楚

曰：望孟夏之短夜。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路阻莫贈問。云何

何。晦明兮若歲。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路阻莫贈問。云何

慰離析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毛詩曰：愛而不

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瓦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高

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

江。西都賦曰：臨峻。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常列壙。羣木旣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

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惟羊

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性廉。逸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莊子曰：顏成子遊。謂車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

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一首五言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曰班固書曰夫殿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矧迺歸山川。心迹雙

寂漠。爾雅曰矧况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閒可以羅雀也臥疾豐暇豫。翰墨

時閒作。國語優施曰我敦暇豫之事君幸之章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抽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諠。文賦曰觀古今樂也

善戲謔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不為虐兮

事而甄。馮子尋劉歆。子菜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菜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吏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於閣。潘安仁夏侯

載疲。誅曰。執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塊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澹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遊天

葛藟之飛莖。毛長詩傳曰捫持也。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美人遊

不還。佳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庚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

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友曰援。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美人遊



曰飲此酒矣。單蒼曰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言所思念。逸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焚焚對孤。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颯急。晚見朝日曛。楚辭曰。曛將出兮東方。王逸注。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虛有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童子謂黃帝曰。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車。而遊寬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匪。為衆人說。冀與智者論。者說難為俗人言。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徵士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斥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耳筆華軒章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

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箕箒留江介良人處雁門箕箒婦人所執也國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箒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五人出必厭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其人

漢書有馮門郡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日關牛羊下野雀滿空園牛下來古猛虎行曰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日暮不從。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野雀棲。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二年從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由東人也

車駕齋祭甘泉宮。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宮中為寧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慶畢。

休沐還舊邦。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下祭贈祭子薦詩曰戾舊邦也四牡矍長路。輕蓋若飛鴻。

日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迅風翼華蓋飄飄若鴻飛

酒高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徒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六樂陳廣坐。紉帳揚秦風。

迎羸羣衆廣坐之中嵇康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漢書曰歷七盤而履躡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

見魏都賦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周禮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人說疑曰汝奚惡死吾

瞻遲賓友仰徽容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見理不拔關道播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釋之文

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阮月城西門解中一首 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鉤也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說文曰

也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螻首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漢書曰梁冀第舍窗牖皆有綺疏青瑣也三五

二八時千里與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十六日，月小十五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

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文。曹植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歸華先委露，所障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下離枝，故

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所障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下離枝，故

云別葉。王漢楚辭注曰：委弃也。翼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陸機答張士然詩：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

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

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香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香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

自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香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左氏傳注曰：看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

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承波吞恆流，其如揖。

**始出尚書省一首**五言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

輔政，以眺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眺解褐

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金閨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

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寢，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寢北辰以喻帝位也。蕭子顯齊書曰：武帝崩也。繼體

酒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寢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寢北辰以喻帝位也。蕭子顯齊書曰：武帝崩也。繼體

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德，比頑童，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懼分日，微張晏曰：虹，蛇邪陰之氣也。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謔言流行，忠貞

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為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

混為一流，亦喻譏。**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

邪之穢，忠正也。**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

輔政故曰寬也。國語召公諫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

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英袞暢

人謀文明天啓英袞謂明帝也初為尚書令故曰英袞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青精翼紫軾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

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還視司隸章復見東都禮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維陽見更

始諸相指視之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以玄覽說文曰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不見面趨事

灑灑也桑禮切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不見面趨事

劍榮載為前行章昭漢書注曰榮載也音啓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遠國語

切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沈沈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

日海內知識零落始成與娛既乘丹石心窳流素絲涕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

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孫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歧

巖賦曰汎舟於清冷之澗重竿於巖澗之下如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直中書省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風動萬年枝。日華

承露掌。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晉灼甘泉賦注曰：宮事曰：綺。綺文也。綴錢也。綴錢也。網與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灑。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窮谷

連。王魏注曰：綺。綺文也。綴錢也。綴錢也。網與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灑。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窮谷

鳳池鳴珮多清響。晉中興時曰：荷池。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

賦曰：信美而非吾室。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怳。倪莊子曰：惠施之材。安

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

觀朝雨一首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

闕。呂氏春秋曰：有蛾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

周易曰：重。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鯁。成公綏慰

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形。鄒陽上書曰：鯨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

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鯨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鯁水次也。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菜。

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懼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萋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張景陽詩曰匪直望舒圓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以眺毛詩曰平楚正蒼然楚翹錯薪言刈其楚說

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溪流春穀泉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

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威紆距遙甸威紆威去紆餘流長之貌也嶠岳帶遠天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嶠高也切切陰風暮

柘起寒煙懷望心已極愴怳魂屢遷懷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愴愴而永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

結髮內侍論語子曰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方棄汝南諾言稅

遼東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謀諾魏志曰

爲飲食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五言徐勉伏曼容幕誌序曰曼容爲

謝玄暉

炎靈遺劍爾當塗駭龍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善炎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卽位中黃門以斬螭

讓等作亂切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

奏故自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常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宣縣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

也。著頌篇曰：宇邊也。說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莊子曰：鵲上城之境，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破風而

文曰：寓籍文字字也。曰：塿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虎，居毀切。紆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

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塿，居毀切。紆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固紆帶易守，漢書

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為啓疆曰：道或中行吳。北拒滌，鑿鑿西龕收組練。北拒謂禦曹也。春

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之中最上也。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滌馬，尚

秋感精，得曰：強傑並仗，戰兵雷合。龍門，滌音義同。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

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龍門，滌音義同。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

甲，被練為。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裘冕類禪郊，卜揆崇離殿。周禮

甲，被練為。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裘冕類禪郊，卜揆崇離殿。周禮

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禱。毛詩曰：下云其吉終然，允賦毛。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

正南曰：擢度也。度，日出以入，以知西東。說定北準極以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吳志曰：係權於武昌，臨

文公曰：一時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

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

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曰：子日，今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文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曰：子日，今

差世祀忽，寂漠市朝變。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然而去。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燕城賦曰：

子日：秦楚燕趙，一歌也。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

遐睎。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幽客滯江皋，從賞垂纓弁。幽客，眺白謂也。言從賞而垂纓弁遊也。楚

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長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

絢。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子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

曰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衍

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

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嶠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茲嶺復嶠既分區奠

淮服字林曰嶠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巖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濉陽縣東北

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任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楚辭曰遠望兮任眠枝乘兔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王肅家語注曰高丈

氏春秋曰客出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田駢送之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也何戎有焉又孔子曰衛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

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曰時盜賊強盛沒寇無已朝議求文武長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危子玄可堪此任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求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附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防或曰防屋櫓也論語子曰微管仲

吾其披髮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羣謝錄曰玄領左雅矣

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儻陸機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平生眊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

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儻陸機



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揚泉五湖賦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再遠  
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不淑已見替康幽憤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玄賦曰續連翩兮紛暗曖  
館娃宮兩去河陽谷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亟出行曰蒙霧犯風  
疾風高誘日以雨為沐浴也以疾風為梳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窺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秀毛詩曰秋霜被不凋其

和徐都曹一首五言集云和徐都曹勉味且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古詩曰驅車策馬游戲宛與洛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於

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疎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桃李成蹊

榆陰道周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儻為閼氏應劭曰名厲小字昭君娶女曰聰

居也南都賦曰相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靡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班婕妤好怨詩曰花叢亂

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餘坐惜紅粧變除緩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賢者楚成

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督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督途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尙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鄭玄毛詩箋曰尙猶也字書曰爾詞也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集云謝宣城眺臥疾

沈休文

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顧宗時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

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尙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

於俗避世揆余發皇鑿短翮屢飛飜楚辭曰皇鑿揆子于初度丁儀周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漢書典

金馬門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櫂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稚子豫章人襄辟公府不起時陳

接賓唯雅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踵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

楊傅玄雜詩曰机榻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

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眺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列子曰夢有六

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幾秋闌王充楚辭注曰蓀香草名也

神所交也莊子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梁書曰降昌中約出爲東陽

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梁書曰降昌中約出爲東陽

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率庸拙也東汜謂湯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璠鄭玄毛詩箋曰顧

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非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將隨渤灑去刷羽汎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

瀾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 王思遠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

物。況受光於宇宙乎？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

說文曰：隙，壁隙也。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為朱綴，今並為珠疑

華星出雲間。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楚辭曰：姱容修態，貞洞房。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疑太祖第三子也。覺贈丞相揚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為將，又復至。王府潛夫論曰：貴賤猶如

此。況乃曲池平。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盈門。及罷，門可設雀羅。後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

池又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漢書曰：子定國父子公闔門，周說孟嘗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

躡珠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家語曰：公自降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醜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

東情客就西階又曰：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

前皆以前脚踟躕地，久之膝公懼，使卒掘馬所踟躕地，入三尺所得石槩，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

學省愁臥一首五言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園。廣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軒臥。高牕時動扉。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

微。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榜欄飛。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魏

文帝詩曰：蜘蛛繞戶。屬。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蔽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山中有桂樹。歲暮

可言歸。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事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詠湖中雁一首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迴翔。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鸕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唼流牽弱

藻。斂翮帶餘霜。楚辭曰：鸕，鴈也。若唼夫梁藻。應瑒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上林賦曰：鴻鵠浮乎其上。懸飛竟不下。亂

起未成行。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乃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曰：願爲黃鵠兮歸

鄉。故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南都賦曰暮春開花已匝樹流嚶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詩曰昔日

繁華子安陸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東出千金堰西臨雁鵞陂洛陽記

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切

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塋朱超石與兒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

之千金塋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塋音竭塋塋古切塋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

異也漢宮殿疏曰其安有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漢書曰革假與母以寶珠

鴈驚陂承昆明下流也

因留第中假謁上綠幘博精毛長詩傳曰日出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

照耀紫燕已見緒白馬賦楚辭曰玉珮兮陸離

渭城有蘭池宮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吳都賦曰桃笙象簞韜於筒中漢書曰琴何羅行觸寶瑟瓶

句瑤漿密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枚乘兔園賦曰桑萎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楚辭曰長袂拂面善

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愛而不可見宿昔滅容儀毛詩曰愛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為公孫

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曰衆人投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

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為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五言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  
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王頤已見東京賦。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鷗襄反信。歸雲難寄音。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南都賦曰：齊僮唱分列。趙女祭。趙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賦：琴操曰：曾子耕於山。

之下。天雨雪。凍。每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理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沈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彈已見笙賦。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列

辭歸青餞於知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張洪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

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霞或為華。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為樂常苦晚。譬彼伺晨鳥。揚聲

當及旦。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為恆憂苦。守此貧與賤。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

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治或為綺。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曉焉不

得度。詩曰：跂彼已見上。毛詩曰：曉彼牽牛。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沙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繞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毛詩曰：終朝采練。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

里。踟躕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江離，已見子虛賦。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

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

形者不能隨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

彌年月，長嘯入飛颿。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滯

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飛閣纓虹帶

會臺冒雲冠。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為垂非也。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俠客控絕景，都

人驂玉軒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郟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遨遊放情，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願慷慨為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

飛轡，大耋嗟落暉。離騷引曰：屈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搃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毛詩曰：行道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

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七略曰：漢興，魯人感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為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蒼蒼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綺窗，飛陛，已見上文。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

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吳，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

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蒼苔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虞淵，已見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

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漢案：戶，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

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

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飀飀歸雁集。嘒嘒寒蟬鳴。

歸鴈，已見秋賦。寒蟬，已見上文。時昔同宴友。

翰飛戾高冥。

毛詩曰：匪鶉匪鷺，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言有名無實也。爾

雅曰：大梁，昂也。

擬四愁詩一首 七言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

南金。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琴也。

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擬古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書曰：酣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開月灼

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五言 并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辭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姆。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徐樂諸才。徐樂。已見賦。備應對之能。而雉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晤言。已見上文。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魏文帝嘗曰。撰其遺文。卻為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宇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

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竊窕究天人。王延壽上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為闕。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壘。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侯瑾箏賦曰。急絃。應柱。變詞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鳥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

燎煙。函崤沒無像。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奔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魏明帝自惜薄祐。曰：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沮漳已見登樓賦。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曹子建情

借身秦川。爰居伊洛。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上宰魏太祖也。東道彥。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雜詩曰：天子命上宰。

色紀見。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下。文。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

披玄雲。望白日。唯慶秦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公子謂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息肩已見東京賦。明兩謂力是視。敢有二心。慶秦欲重疊。公子特先賞。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文帝也。明兩已見謝宣遠

張子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已見房詩。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同乘並遊。後園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已見陸機擬今日。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

良宴會詩。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遭。天下遭氛慙。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運如。已見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董卓袁紹並

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螫賊。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王傳。王使富

辛卯晉曰：諸侯用學。螫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蝨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蠶食節曰賊。復視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已見謝玄暉始

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曠黑。毛詩曰：子與視

已見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執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上見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宣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別為國。此歡謂

可終。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謬焉。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水莊周所釣也。

上堂之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鄭禮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行觴奏悲歌。永夜繁白日，陸機詩曰：甲第椒蘭。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死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死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勗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隨，訴衷於來哲。

貧居晏里閭，少小長東平。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

流。招納廁羣英。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

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數奏究平生解達言相談說而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王逸晉書孔坦表曰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毛詩曰鷄棲于桀日之夕矣與揭音義同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續紛戾高冥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雁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第求涼溺水涸遠寒長

沙洛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顧我梁川時緩步集穎許漢書曰汝南穎

魏徒大梁故魏一號為梁一旦逢世難淪薄板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阻魏志曰公還

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荆州記曰薄沂縣浚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

一百六里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廢華榱金樽盈清醕馬融樛蒲賦曰坐華榱之高殿始奏延露

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見上調笑輒酬答嘲諠無慚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斂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述行賦曰芒芒河濱賈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說文曰

頭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泚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  
 南皮之遊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笛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誠不可忘並坐並已見上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傾醑係芳醕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丹梯丹墀也丹梯丹墀也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傾醑係芳醕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毛萇曰萍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楚辭曰日極千里西顧太

行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粲粲粲粲風搖木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

懷抱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游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鶴餘哇徹清

吳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

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